

719
275
2

楊鍾健著

新
眼
界

章鴻釗題



03033

新 眼 界

楊 鍾 健 著



3 0662 7345 3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敬獻于吾

慈母

||七四壽誕紀念||

代序（由北碚臨行書）

十萬長征未云多，一機凌雲逐氣波。
前去儘有新眼界，臨行仍憐舊山河。
敢將學術貢社會，欲爲中興作嘍囉。
臨歧回首秦關遠，未忘手中線一歌。

楊鍾健

書次號碼 910/4682
登錄號碼 200488
國民政府文官處圖

目次

| | | |
|---|-----------------|----|
| 一 | 出國之前..... | 一 |
| | (一) 釋題..... | 一 |
| | (二) 戰爭與新眼界..... | 四 |
| | (三) 舊河山..... | 七 |
| | (四) 擱淺在北碚..... | 一 |
| | (五) 重慶待發..... | 一三 |
| 二 | 途中..... | 一六 |
| | (一) 渝加機中..... | 一六 |
| | (二) 加城小住..... | 一八 |

| | |
|-------------|------|
| (三) 加喀途中 | 一一一 |
| (四) 喀城鱗爪 | 一一三 |
| (五) 喀拉哥到邁阿米 | 一二五 |
| (六) 邁阿米到紐約 | 一三一 |
| 三 紐約初瞥 | 一三五 |
| 四 華盛頓及其他 | 一五〇 |
| 五 紐哈芬及波斯頓 | 一六〇 |
| 六 加拿大旅行紀 | 一七二 |
| 七 東岸到西岸 | 一九五 |
| 八 南加里佛里亞 | 一一一五 |
| 九 威理斯訪問記 | 一一二二 |
| 十 大峽谷與新墨西哥 | 一一二八 |

| | | |
|----|-------------|-----|
| 十一 | 回到紐約 | 一四〇 |
| 十二 | 東岸拾零 | 一四七 |
| | (一) 華盛頓 | 一四七 |
| | (二) 波士頓與紐哈芬 | 一五五 |
| | (三) 紐約北部 | 一六一 |
| 十三 | 太平洋戰事結束 | 一七一 |
| 十四 | 由紐約到倫敦 | 一七八 |
| 十五 | 戰後的倫敦 | 一八五 |
| 十六 | 布內斯特附近考察記 | 一九八 |
| 十七 | 到歐洲大陸 | 二〇四 |
| 十八 | 蘇格蘭 | 二二一 |
| 十九 | 劍橋牛津與伯明罕 | 二三〇 |

| | | |
|-----|---------------|-----|
| 二十 | 又折回美國…………… | 二四二 |
| 二十一 | 太平洋之太平旅行…………… | 二五一 |
| 二十二 | 回到勝利後的中國…………… | 二六五 |
| 二十三 | 新眼界與新希望…………… | 二七五 |

重要人名地名索引（以不經見者爲限）

新眼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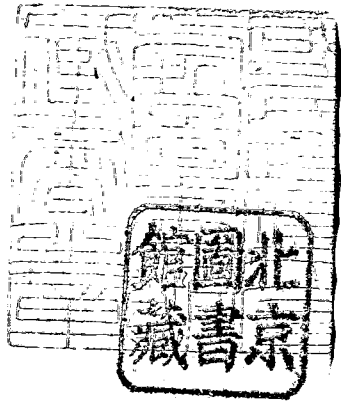
一 出國之前

(一) 釋題

許多學科學的人，如好久住在一個地方不出去，便同生了病一樣的不舒服。若是好久沒有新的材料，供他研究，也同樣的感覺到煩悶。

若說叫德日進在實驗室待半年，不令他看到新的山水，他便同得了病一樣，室內工作也作不好。又有一個法國名岩石學家拉誇在中國旅行，于歸國途中，路過安南，他沿途沒有得到關於他所特感興趣的岩石材料，他寫信給朋友道：『沒有什麼東西可吃。』此不過略舉二例。其實人生需要新的生命，源泉，新的刺激，人人如此，不過在學自然科學的人，尤為迫切。能時時有新的材料發現，可

一 出國之前



(南)

719
275
2

一

以使他的內心常保清新，足以鼓勵追求前進的勇氣。就是說一個學自然科學的人，需要時有新的眼界。這新的眼界，可以包括兩方面，已如上述，今再詳為申論一下。

一、旅行方面的新眼界。我國一般人，往往安土重遷，以老住在故鄉為樂，以旅行為苦，所以往往終生在百里之內，其眼界當然是很少的。此在今日，當然不合時代。現在的青年，需要隨時追求新的地方。地方走的一多，心胸自然擴大。自然，足不出戶的人，也可由書本上得到許多知識，但語云「百聞不如一見」，並不如俗人所講「看景不如聽景」，而實在是「聽景不如看景」。此即在平常遊歷，亦是如此。若果自己有一門專長，或者較感興趣的方面較多，無論自然科學方面也好，人情風物也好，都可以時時增加新知，擴充自己的新眼界。總之，要向外邊走，走的地方越多越好。能走到新的地方，自然最好，即不能向新的地方走，而舊的地方的重遊，也往往有益，因為可以發見以前所未發見的事物。雖為舊地，却一樣的可以擴充新眼界。

二、材料方面的新眼界，較為專門化。就是自己專門研究的，或感覺興趣的，總要有一種慾望求得新材料，以擴充關於知識方面的新眼界。譬如，我是學古生物的，老是抱着那幾塊標本，看來看去，

雖非玩物喪志，然日子一久，也覺無聊。如能看到新採出的標本，無論新種也好，舊種也好，心中常感到愉快。我想學其他方面學問的人，當然有同感。此等精神，名曰追求的精神，也就是科學研究不可少的精神。新材料，新知識，新眼界，然後達到科學的進步。老在故紙堆中找材料，在外國早已過去，在我國尚有人視爲時髦。故紙堆中，誠然也有新的材料，可以擴充吾人的新眼界。然真正的新知，還是寄託實在的事物上。

近來人喜歡談人生觀。若說一個新時代的人，或至少學過科學的人，其人生觀當爲新眼界的人生觀。因人生最高目的，在追求真理，增進人類知識，從而謀人類的福利。人生最有意義的工作，不在保守已有知識，及傳授於下一代，乃是在已有的知識上，再加上些知識，再以此傳於後代。換言之，就是以整個人類爲單位，要擴充整個人類的新眼界。世上的工作，還有比這個再純潔，再有意義嗎？吾人的人生，還有比這個更壯嚴，更偉大的嗎？

我今因將有國外之行，而此次所去地方，幾乎全是新地方。感覺於新眼界之擴充，甚有意義。因擬將所見所聞，擇要記之，卽名之曰新眼界。又恐讀者對此名或有誤會，因於未開場之前，略爲申述

至少我對於新眼界的看法和重視。不過這本遊詼式的新眼界，當然是着重上邊所述的第一類。專題研究的新眼界，只能約爲提及一二。我的意思，是除了供給臥遊上的材料以外，或者也可以對精神上，加一些興奮作用。故先以擇題當作楔子。

(一) 戰爭與新眼界

戰爭雖爲人類殘酷的悲劇，但却具有建設性推動性，使人類文化，繼續增高，並且使人們的眼界，另闢新天地。所以凡是中外歷史上的變亂，均多少有些此等作用。因爲在平時人們的動態與心理和戰時是不同的，而移徙的情形，也特別顯著，人人均須捨棄舊環境，另行奮鬥，以適應新環境。其結果，當然發生兩種現象。一種是淘汰作用。其不能適應新環境，或者干不準的人們，由此逝去。一種是免於淘汰和悲劇的人，再爲奮進，以創立新的局面。此當如生物史上之演化現象，不過在人類，相當複雜。所謂淘汰者，不一定是劣份子，自然也有倖存的，其成分或比其他生物爲多。但無論如何，其多數留存的人，總可以算是適者。而此等適者的新生活，與彼此的關係，也自然與前大不相同。其間

自然產生新的推進力量，所以每次戰爭以後，往往有一燦爛時期。而在戰爭中所發明所發見的東西，往往也很多。此等得來的新知識，在平時當然也有，不過推進的很慢罷了。

卽如這一次世界大戰，世界每一角落，每一個人，莫有不受了大戰的影響。就我國來說，淪陷區的人困苦顛連，同時敵人盤據若干年，自然也受了十分影響；而由戰區來到後方的人，每人都有一部逃亡的可歌可泣的歷史。至於原在後方的民衆，雖比較上不會有移徙之苦，但受了外來的影響，於生活方式上及思想上，當然也起了很大的變化。至於關於抗戰所發生的新的建設，新的局面，在均使一般人感覺到新接觸，擴充了新眼界。

從全世界戰局來講，其場面當然更大。此國軍隊，移往彼國，當然也於文化風俗上，發生了不少影響。盟國與盟國間，敵國與敵國間，當然免不了有許多接觸，有新知識的交換。而卽盟國與敵國間，也彼此互相學習不少。至於一小小的個人，在此潮流中，隨地隨時，可以說都是新天地，新材料，當然是不待言的。因爲戰爭的關係，以前一個人的環境，也被摧毀了。凡是在目下的生活狀況的人士，他的工作，可以說全由戰爭來決定，可說是戰爭命定一切。在此局面之下，個人幾乎選擇的自由很少，

一切要聽命大局面之支配。一個人如此，一家庭如此，一國也是如此。於是乎奮的不可復觀，決不能回復到以前所希望的境界。其結果，當然創造出將來的新環境，新局面。此所創造者，雖不一定是好的，於人類有福利的，然無論如何，思想上，行為上，都是新的，可無疑義。而算起總賬來，至少大體上都

是建設與推動人類的新文明的。

在此洪流中，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當抗戰發生以前，我在北平有很好的實驗室，能安心工作，自己認為很有興趣的工作。妻子也在身旁，生活雖不合標準，也還相當舒適。但是霹靂一聲，震驚了一切，離開故鄉似的北平，開始作飄泊的生活。由香港而長沙，寄寓七月，又由長沙過廣西經安南到昆明。在昆明住了將近三年，又到四川寄寓。其間也在許多地方，作過職業的旅行。但若非抗戰，我過去七年的行踪，絕不會同現在一樣，這是可以斷言的。十足的戰時生活，自然時時影響到身心。這些對於我，可以說全是新的，全是受了戰爭所賜的。

所以我們誠然厭惡戰爭，因牠是殘酷的。但牠於我們的新事物與新鼓勵，却也不少。我並不是謳歌戰爭，不過這是鐵的事實，我們無法否認的。過去如此，現在尤甚。我國如此，外國亦然。將來戰爭

結束以後，呈現於我們面前的，當然爲另一新的新世界。此新世界，也就是戰爭之賜，對於我們新眼界之擴充，莫有比這個更大，更有意義的了。所以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我們何幸而能處於此偉大的時代。至於這時代何以偉大，就是因爲我們可以藉此看到新局面，增廣我們的眼界。

(三) 舊河山

年來雖居北碚，雖會到野外作地質旅行若干次，然以在離亂之年，總覺家屬四處各地，不勝其苦。尤以母親年老在家，仍日日操作不怠，因久有歸省之思。比及奉命赴美，不勝悲喜交集。喜的是，可乘此開擴新眼界，至少對於個人的學養上，大有裨益，比之伏處北碚，總強的多。悲的是，不但不能回家，還要在此時期遠行，未免更增母親的掛念，和自己的思念之情。兩全之法，想回里一視，並乘此送妻回去，以便與母親及新由北平來的二子團聚。而我北碚的寓所，也可以簡單化一些。

由北碚回家的這一條路，已走過一回，但此次所經，並非完全相同。因上次去，是沿江到廣元，來時過成都。而這一次來去均過遂寧新道。川陝同爲後方重要省份，而由渝至雙石舖之汽車道，爲通

西北各省之主要交通線。當然沿途景象萬千，述不勝述。第一天由北碚起身，便很不吉利，匆促間送行李的人，在歌樂山少拿下一件行李。此車爲北碚校車，想來可以退回。不料後來追到竟發見其中大部分值錢的東西少掉，其毛病就出在司機或管車人身上。在歌樂山住在一個場面很大的旅館，每日八十元。然房間小如監牢，床上被褥，已成黑色。臉盆也莫有。毛房之髒，不能容足。當日會到甘肅油礦局運輸處處長張先生，一問我們住的是這個旅館，便立即警告我們，要小心行李。因據說在此旅館中，行李失掉，是沒有人可以負責的，於是乎嚇得我們連門也不敢出。

由歌樂山第一天起身，昏黑中到了檀南縣。住某一店中，設備更簡。幸僅爲三十元。所以雖幾同露天，而計值上，也視爲和歌樂山差不多。到廣元找不到旅館，因廣元爲交通孔道，十二點鐘以後到達，便很難找到旅店。後由人介紹，始得住於交通旅館一小房中，每日八十元，水錢另加。入夜不及一二時，房外槍聲連作兩次，後始悉爲某種衝突。後經打聽，才知廣元治安，大不如我前次在此調查之時，時常發生搶劫人命等案。

有一天因趕路，昏黑夜半，到了沔縣。住司機開入一店中，得一室，室戶無門，窗無紙，木板上打開

鋪蓋，用破簾遮着窗戶，以阻寒氣。院中空無一物，依牆有席棚一，則大毛廁也。雖嚴冬，尤臭氣逼人，甌無可下足處。如此莫草一夜，次晨整裝上車，臨上車時，舉頭望店門，其上有斗大四個字，則赫然『花園飯店』也。院中連草也沒有，何況乎花。如此名不符實，真荒天下之大唐也。

又有一天，在一小地方打尖，茶飯相惡，雖非夏天，而令人再難下嚥。吃後算賬，則竹槓爲沿途冠。看看該飯店招牌，則掛着『新生活飯堂』五字。閱此不禁啞然失笑，真是啼笑皆非。名實不符，上行下效，所謂建設如此而已。

寶雞爲西北交通要地，隴海路以西終點。連日汽車勞頓，今得再坐火車，心中感到愉快。爲安慰自己計，特忍痛購頭等臥車，以資休息。不料上車後，看車上設備，竟和以前二等相同。後經打聽，根本即無頭等車，今之頭等，即昔之二等也。但車上無暖氣，而暖氣管儼然，所以事實上反有了冷氣管，因此等金廚管，在冬天更發出冷氣。但床上仍只一氈一單，又不准攜帶行李。窗幃幔悉去，玻璃上已爲冰所蓋。忍凍一夜，幾不可支，自以爲苦。而上當，反不如上三等車，因人多反可以少暖也。後經打聽，知火車上之擁擠，正不下於汽車。甚至有人購得車票，尙擠不上車。車到站時，人們上下擁擠情形，不堪

入目，儼若昔日軍閥時代之交通情形矣。

在家住數週，目擊鄉下一切情形，多有可記。但這些不是本篇的主文，不能寫的太多，所以只可從略。印象最深的，當然爲物價。肉八十四元一斤，麥四百多元一斗。且尙有上漲趨勢，因之不但比重慶貴，比西安還貴。人民又擔心着明年的收成，因爲入冬以來，已無足用的雨雪。最妙的是，每一次天明，下薄薄的一層雪，遮不住塵土，而報上大登特登，名曰瑞雪，專電發出，各地報上均有，所以人們多不信陝西天旱。

我在寫至此時，適值陰歷元旦。陰歷已廢除三十餘年，在城市地方，本已不應鋪張，況且在軍事時期，又逼近前方，又值物價如此高漲。但事實上却大大相反，各家仍照常過年，彼此走親戚。我已多年不在家中過舊年，今在家鄉，忽見各種情形，彷彿又回到童年時代，引起了無限感慨。但同時好像覺得三四十年的光陰，沒有過去一樣。家鄉一切，還是仍舊。因此又聯想到雖然此地已通火車多年，而至今無一座真正的新式住宅，似乎受外界的洗禮並不深。華縣依然是古老的華縣。這些思潮，在心中上下不已。有時比照各處所見，頗覺矛盾。但是我終於不能如此久住下去，仍然匆匆的離開了。

故鄉，而回到北碚了。

以上所述，不過我臨出國前回鄉所經鴻爪之一。爲何要敘在主文的前邊。一來是表示我遠行前的序幕旅行，二來是表示我們雖然在抗戰之七年中，有多少進步，但也有些不容諱言的方面，須再靠我們努力去糾正。語云，知己知彼。何妨先知己，這也是反省工作中所不可少的！

(四) 擱淺在北碚

世上事以延期爲常例，以如期幹到者爲例外。我這一回去國，也自在常例之中。去年初勸議時，急如星火，恨不得馬上就到了美國。後來中訓團受訓，請假回家，一直到二月中旬，才回到北碚。當時以爲不久當可成行，誰知道等了差不多兩月，才有起身的消息。

現在出國沒有從前那樣方便，中央訓練團受訓，據說爲一種精神訓練，固不可少。此外手續上的種種，也相當複雜。幸大半由主管機關辦理，尙覺不十分費事。茲將各事，歸納起來，簡述於後。

關於身體健康方面，首須要檢查身體。我是在重慶市民醫院舉行，並要X光透視。此外遠打種

種預防針，如傷寒霍亂及天花接種等等。另外要打一種黃熱病預防針，因為在非洲有一種黃熱病，打了之後，方可保險。

關於護照方面，由主管向外交部請領，為官員護照，黑皮金字，與從前普通護照相同，手續尚為簡便。

關於護照簽字，要先親到美國大使館簽字。除填表格交像片外，最還要的是要打雙手指紋，共三份。據說因為在戰時都是如此。此外要在英國領事館簽過印度之字，可以不必自己親去。

關於請外匯方面，是一切錢均在印度及美國領取，國內不能支出一文。請外匯手續，須一切證件完備後交驗，始可請出。

以上各事辦完後，方可向航空主管處接洽飛印飛機。我關於上列各事，均已完竣，但只有最後二項，竟在此坐等了兩個月。因當時回家時，未能先將護照簽字，以便領取外匯，所以回到北碚以後才辦理後二者，於是延了又延。

北碚兩個月，即小住也不是無事可作。不過關於專題研究方面，不能放手去做罷了。所可惜的，

今年在貴陽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年會，竟未能參加。

終於一切都就緒了。離了北碚，前往重慶，候機起行。從此後一切之一切，均爲新眼界。我願意將我之新眼界，擇要敘述，以餉讀者。自釋題以至現在，所講均非主文，故均從略記述。但只此簡略的記述，或者也可以使大家明瞭我所以要作這一本新眼界的意義，故不嫌繁冗，置之卷首云云。

(五) 重慶待發

在北碚待了差不多兩個月，終於接到通知，說是十九日左右可以起身。於是將早已準備好的行李，再加以最後整理，於十五日離別了北碚的親友，登車往重慶。這綽算旅行的日程，更爲推進一步了。隨身的行李，相當簡單，一箱一包。到了重慶，即直往資源委員會接洽。始知請求的飛機票，尙未蒙批准，日期實未一定。但既已來此，只有住下再說。好在重慶尙有許多朋友可談，到也不感寂寞。

抗戰以來，主要在三個後方都市，住的最久。一爲長沙，不過短短七個月，舊的長沙，已不可復見了。昆明差不多三年，由二毛錢一斤肉，售到五元多一斤肉。聽說現在已成爲後方最貴的都市，新的

昆明，也已好久不見了。在重慶北碚，也住了三年多。我看過老的重慶，在抗戰前數年。也看到新的重慶，在抗戰中的掙扎與成長。現在雖然說勝利在望，但究於何時可以得到，無人能定，在如此情形下，我要離牠遠適異國，自然有許多感觸。

新的重慶，已非舊的重慶可比，已成為世界政治中心之一。有人比作亞洲燈塔，這亞洲的燈塔，自然大放光芒，不久要使亞洲黑暗的部分，盡成光明。但這路程的艱苦，是盡人皆知的。譬如我們的缺點很多，無庸諱言。有些人彷彿以為我們真已位於四大強之林，其實事實上尙待我們大大的努力。我國繁盛區域早已淪陷，後方若干都市的繁榮，也只是表面的。我們國家的財富與人家相比，真是遠而又遠，將來建設，真是千頭萬緒，比之抗戰工作，尤為困難。但這些困難，要忍着痛苦，努力打破的。

許多不能令人十分滿意的事情，常常易使人灰心。而物價的繼續上漲，尤使一般人感到氣悶。我在重慶這幾天，簡單的飯，即花四五十元一餐。豬肉已將一百元一斤，還常購不到。雞蛋六元一個。大多數的公教人員，以典賣為生。而少數人過十分闊綽的生活，窮極奢淫。這顯然是病態，而不是正

常的現象。交通十分擁擠，街道依然很髒，果皮滿地。多數人民，過其貧民窟式的生活。

總而言之，我的感觸是複雜的。情緒是喜樂悲哀不一的。有些事情，令人興奮，有些事情，令人悲哀。我只希望將來回國以後，興奮的事情，比悲哀多些。我很有理由這樣相信，然亦有理由，使我不無懷疑。重慶，中國的象徵，再見！以後你要給與更大的希望啊！

原是十九日起身，因未定到機位，或其他原因，改於二十二日起飛，但仍未能一定，直到二十一日上午，始知二十二日確可起身。但同時有一消息，即最高當局，有中止派員赴國外說。內容廣泛，甚為嚴厲，故不覺對我明日之可否成行，尙有懷疑。我對於出國，本是無所謂的，不過既已奉命，不得不行，所以也對之淡然。

此日再收拾一切，並會見許多朋友，自不覺有一番惆悵。同時向家中去信報告行期，一切均已確定，只靜待飛機起飛了。

二 途中

(一) 渝加機中

二十二日清晨，在晨光曦微中離了寓所，由會中派人同去機場。重慶街市，尙在睡夢中，街上十分清靜。到機場辦理手續，並無困難，可知傳言云云，至不可靠。七時發動起飛，繞了數周，已至上空。但俯視重慶近郊，因無經驗，已不十分辨別。此時也不暇辨別。正當此時，機身已順航線進駛，反而能認識青山綠水。由昆明到重慶這一段的天空航程，這是第二次，理當較為熟悉。不過也就是那末會事。機中較第一次時，稍爲顛簸，甚感不適。十時半到昆明機場。附近山水，有如故人，別來已三年許矣。在機場休息室中少休息，吃些所備茶點，不甚感興趣。在此下機旅客甚多，上者甚少。十時許機又開行，故機中比較空的多。由此飛過昆明湖，再西一段山水，當日曾經步行，今已片刻疾過。由此再西，卽爲未經之途，不過紅山疊疊，年代當然爲中生代者。未知多少寶物，藏在地下，留待吾人開發。過一小時

後，已入大山，當即爲喜馬拉亞山之延長，雪峯四峙，機中溫度已很冷。加上所有衣服及氈子外，尚再加上機上所備之氈，勉可支持。過山峯最高度後，即見山脚下叢林密鬱，想見森林之盛，道路之艱。

在如此情形下，又飛一時許，已見大河在望，蓋即爲恆河支河。不久在塞地亞下機，天氣熱不可耐。由招待人導至休息處吃午飯，渴極無可飲，只喝了些咖啡，吃些東西，隨又上機。開行前後不過半小時，因受熱，上機後，雖機身平穩，竟不可支，有如病人。但仍能俯視大河及所過之山脊。約又三小時，始到加爾各答飛機場。計由重慶到此，共行不及十二小時。除休息兩次外，實際飛行，不及十一時。

到機場即乘所備之大汽車入城，一切均熱帶景象。行十幾分鐘，即入市。印人貧苦者甚多，小攤小販，到處皆是，與繁華街市之大洋樓相輝映。無何，抵大東旅館後，身海關處檢查。檢查人員，相當客氣。時我甚渴，而伊等的問題甚多，乃要水一杯，精神少振。我因回答曾到過香港，故於檢查後，另有一人專問種種問題，實無所謂。平常東西，檢查並不甚嚴。但一切書籍文件，均須另包好，存留送檢查所檢查，檢查過後，始能取出。關於海關檢查，事後聞過往行人，傳言不一。有謂甚傲慢，有謂甚客氣，其實在英國人視之，已算十分客氣。不過在我們身受之者，未免有些『那個』耳。自然有許多麻煩，實由

少數國人行爲不檢之故。至其往往以殖民地主管者之態度對人，引起種種不滿，則又爲無可諱言者。

在海關經約二小時之逗留，可謂長矣。已將九時，出海關，至街道，有一印人幫忙叫一汽車。上車後要小賬，無零錢，只得讓車夫代付。言明到中國旅行社後共付三羅比，雖爲小竹槓，亦只有受之。無何抵中國旅行社，爲中國旅行社所經營。所住者五六人一大房，十分不方便，只有暫爲住下。

(二) 加城小住

加爾各答，爲英國在東方之一大城市，亦爲印度之第一大城。印度人口三四萬萬，被統治於少數民族之下，已有一百多年。然今仍爲世界主要問題之一。加城之繁華，固猶往昔，然已有濃厚的戰時色彩。晚上馬路無路燈，昏黑如國內之鄉下城市。大商店之貨窗及門與大建築之門窗，均於其外築一厚牆，以防彈片。印度地質調查所所在之大陳列館，已爲軍隊所佔，且將重要標本，移至內地。白天在街道上往來之兵士甚多，總之，一切均已戰時化了。但熱鬧地方，尙不減其繁榮。

我於到加之第二日，即移居於會中之一辦事處所備之宿舍，相當舒適。到此後第一件事，即辦取外匯，及西行之手續。而此尤要者，爲往警察局報到。因照規定，旅客於到達二十四小時內須親往報到。因我到之第二日爲星期日，故改於第三日前去。手續繁複，十時去時，尙未開始辦公，至十二時始完事。此外要往檢查所取回送檢之文件。原說過三四日可取回，但依時取時，仍未完，再去時，又失脫一件。故前後去了三次，始將此事辦理清楚。

關於外匯事，也頗有波折。到中央信託局詢問，知我之外匯尙未到，莫明其妙，只得暫等。西行事決乘車先往喀拉奇。我原定在印各地，於西行時略作遊覽。但一因天氣太熱，行旅困難。二因在印只許留兩星期，爲免延期麻煩，只好從略。三因無同行，一人旅行，心急如箭，無興遊覽，因將遊覽印度之議作罷。將來回轉時，或有機一遊，亦未可知。

因等外匯，等了六七天，尙無消息。在加用費，乃暫借者。後來商之中國銀行，始允以我之印章留此，如數暫支。到中國銀行辦理完竣後，乃定三日由此起身。在加竟住了十一天之多，照理應用此十一天光陰，在此遊覽。但除印度地質調查所去了兩次，與在印幾位地質家略作商談外，大部時間，

消耗於購置旅行用品，及看看附近街道。好幾次要往有名的植物園，均未去成。有一位朋友戲謂從前有人到西湖遊覽，到西湖後，閉戶不出，停了若干日，他去到西湖而未遊西湖，而自命曰已遊過西湖。今我之過加，亦與此相彷彿。某君蓋以幽默之故事，譏我之在加小住也。但我亦有事實上之困難，後來於離加前，曾一遊動物園，稍可解嘲。

在加城有一中國領事館，尙另有許多中國機關，真是『名目繁多，不及備載。』由重慶到加只一日，而在此竟住了十餘日。在此每日看報，報上國內消息甚少。但河南戰事已開始，中原大戰已開，尙不知以後將如何結果。其他戰事消息甚多，頗多令人不滿意之新聞。前途茫茫，今我之西行，正值軍事緊急之時，尤覺心中忐忑，不知如何是好也。

雖然國內已有停止派遣考察人員之信，但依然每班機到場，均有人來。且傳言不一，未知孰是。有者擬坐飛機，有者乘船。乘船須往孟買等候，且無一定班期。姚樹人先生前由教育部派遣赴美，已接洽好飛機優先權，但到加後始知喀拉奇美飛機辦事處名單上無名，不能去，在此已停數星期，尙無辦法。聞有先往開羅，再改乘美飛機之一法。此事雖由官場辦事，不知何處發生錯誤，當然不無令

人大生戒心。

臨行以前，尚須再到警察局辭行。因我之居留期已將兩週，據云可在喀再辦延期手續，所以只簡單的『辭行』而已。

(三) 加喀途中

原來想藉坐火車的機會，看看印度的風光。不料一上車，即爲黑夜。加城近郊風景，即不能看。由寓所到車站，有友人相送。約一刻鐘的汽車即到。車站甚大，印人甚多，相當雜亂。幸有人照料，尚很簡單的找到所定鋪位。一間有四鋪位，二上二下。但間間不相通，吃飯須下車。此等不能前後貫通之車，在印甚普通，想爲防止各等級混雜之故，或者可以名曰殖民地車。車上不預備鋪蓋，因多數人均自帶鋪蓋，我因天氣甚熱，故雖未帶，尚不覺困難。將開車時，除已有四人外，又上來二人，云要臥於地板上。他人既無異議，只有聽之。一切東西，須自加小心，爲我上車後之第一感想。

車行以後似稍涼，但仍爲熱風，汗流如故。窗外景物，不能細看，隨即入睡。後半夜有涼意，不料竟

因此少有傷風。起視車外，兩邊皆平原，無何可看，十分失望。下午過恆河，大致方向仍爲西偏北。所過大小車站，見印人形形色色，均以布包頭。如此熱天，不知如何忍受。一天吃飯，均有人送上車來，尙不感不便。

在車上再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地形少有山邱。然因過去匆匆，亦不辨爲何地層。總之，此次只能作旅行，不能作其他地質上之觀察。原爲二時半，即可到拉賀爾，因事誤於七時始到。共在車上約四十八小時。到站未見有人來站相接，卽雇車至預定之旅館中。幸所定房間，尙無問題。所住旅館爲此間最大之旅館，房間寬大。拉賀爾爲印度西北一大城，但亦很熱。街上植木甚盛，布置反覺較加城爲佳。在此休息一夜，於次日早，仍收拾一切再上車，轉喀拉奇。由此所定之車，爲冷氣車。旅行社之人趕來照料，其結果手續簡便，要了五六個羅比而去。上車開行不久，上來一中國人，爲在喀服務者。談及國內外情形可慰寂寞。

由拉賀爾到喀拉奇，大部分在沙漠中行走。車外溫度在百度以上。車內則約七十二度左右，故十分舒適。每當吃飯時，須下車轉飯車上吃飯，同時卽可感到酷熱之苦。沿途沙漠無垠，間以小圓邱，

有如新疆之沙漠及戈壁，頗令我憶及最近新疆之行。

到第二天上午十一時許，即到了喀拉奇。有資會辦事處派車來接，即入市寓於宿舍中，相當方便。計由加城過拉賀爾喀拉奇共一千九百餘英里。由加至拉賀爾爲七百五十五英里。差不多由印度北部最寬處橫穿，車上共行七十小時。

(四) 喀城鱗爪

在加城十餘日，天天感到酷熱。喀城雖然也熱，但比之加城，却舒服的多了。不但溫度稍低，且較乾爽。喀城地臨海岸，但因只住了二三天，並未有機會前往。喀城市面較加城小的多，熱鬧街道，只有一區。另有印度街市，則比較污穢，所有東西，比之加城，似還便宜些。

在此購到一枝美製派克自來水筆。聞在美購不到，因有兵士來此走私帶來，居然可以購到，想必在美當然貴的多了。

在此有兩件事要辦。一爲延長居留期，一爲接洽飛機事。據會中在此辦事人歐陽云，我之機位，

早已訂定，不成問題，大爲放心。因在加城，知有人雖早已辦過，而中途往往有變。到此知會中所派之人中，亦有人發生問題者。不知錯誤發生於何處。自己無問題，一切皆可放心。關於護照，已託辦事處去辦，聞過三五日後，始可拿回護照。既一刻不能起身，也只有聽之。

在此又補充的購了些東西。無事時並到街上遊覽。街市整潔寬敞，不似加城之繁鬧。此地爲印度一空軍大港，於對日軍事，關係重要。街上已看到加城之雙座人力車，但馬車甚多，亦有小轎竹積者。

喀城有一維多利亞陳列館，當去參觀。動物植物礦物及考古衣飾等均有，但相當古舊。地質方面標本尤少，且甚凌亂。可見外國之陳列館，亦有敷衍了事者。但如此小城，人口不過十萬，仍有些規模較大之陳列館，反視我國，相差遠矣。

在此究住若干日，本無一定。好在已休息二三日，故隨時可以起身。與歐陽君商，原定本星期六起身，後因由國內派美之軍事團過此，可有機座附加前往，乃決即爲起身。行李簡單，並不感匆忙。十一日午後，即離寓所，於下午四時到機場，因一切文字東西，均已在加喀兩處，於檢查所封固，只平常

檢查，較爲簡單。護照亦如規檢驗，卽於五時半上機起飛。從此雲天萬里，卽將達到美國矣。

(五)喀拉奇到暹阿米

所乘飛機，爲四發動機之客機，有坐位二十六軟椅，並可放下，以當仰臥，故甚舒適。二十六位，均已佔滿。除中國人十一位外，餘多爲美國士兵官佐。另有機上招待人員，對旅客招待甚週。起行之前，曾以美金五角，購得晚餐一包，爲一長方匣，內碎肉一包，牛肉湯乾一方塊，糖若干，乾麵包數塊，紙煙三枝等，爲供給兵士之用者。由此可見他們士兵待遇之一斑。

起飛不久，下視卽爲海洋，當卽波斯灣。此時天氣晴和，俯視水色與天色相同，時有白雲片片，點綴於天際間。機身甚平，不感顛簸，風色佳麗，足慰客況。此時亦不暇他思，但憑窗賞鑑空中奇景而已。無何，天已入暮，窗簾下垂，則只有靜坐機中，除機聲軋軋外，一切均甚寂靜。機內裝電燈甚多，但九十時以後關閉，而每座位旁有一小電燈可開，備不願入睡之人，可以看書報。中間道上，亦裝有較暗之電燈，備行人識路之用。

如此又數小時，於夜間一時半，抵機場降落，聞爲阿拉伯岸之亞丁。有人招待至飯廳。未入飯廳前，到一地交款，然後赴飯廳吃飯。一切有人招待。時在中夜，食慾不振，食後休息片刻，即又上機，於三時開行依地計之，當然要過紅海，不過在夜中不能看清楚而已。在亞丁感覺熱燥，然幸尙爲夜間，如爲白晝，當更熱不可耐矣。

比及天明，已見機下陸地，當已爲非洲地面。於七時到距中非某地（因在黑夜中）不遠之機場。下機吃些早點，於八時又起飛，至下午四時，在堪奴機場下機。途中經尼羅河上游之維多利亞湖。飛行甚低，湖中及岸上景物清晰可見。其他則飛行甚高，僅見邱陵起伏，沙磧茫茫而已。在堪奴亦只休息一小時，吃些東西。其就食方法，與前大同小異。後即於五時又起飛。因均西行，時間趕早，比加城又早六小時。如此飛行六小時，於下午三時（當地時間）到西岸之阿克拉，地臨海邊。下機後，到指定之一室休息，雖一人一室，床具甚佳，但聞半夜即要起飛，不敢就寢。後少爲休息，機場人員，於薄暮招待吾等赴海邊遊散。海邊盡爲細沙，水亦甚清，遊水者甚多。碧水天齊，波濤擊岸，不見此景，已多年矣，心神爲之舒暢。回後又吃一次飯，始回室休息。聞夜間一時起飛，故在床上，又熱又躁，又恐誤機，睡

不着，於十一時即起。後靜待一時，見皓月東升，碧空清澄，不免有故鄉之思。於十二時許，即有車來，當即赴機場上機。在此下機時，檢查身體，但出以證明書，即放行，每人付藥水一瓶，爲外用防止蚊蟲者。在熱帶已多日，今始如法使用，以備一格。

上機後招待員指導用『保生背心』爲黃色，每人一套，即在座前取下，依法試着。背旁有兩管。一個下去後按動，可使背心有氣，即可浮於海面不沉。其他一個拋擲於水面，即生一特殊之色，預備救生船接救者，可以易於找見。因由阿克拉起，即須過大西洋，不得不防萬一。橫過大西洋，爲一壯行，極欲俯視一切。惜在夜間，僅見窗外茫茫，月色中可隱約見海面。不久因身體困乏，亦便仰睡椅上，未及欣賞此奇景。但四時許天即明，窗外景色，十分清白。乍視之，海色與天色，幾不可辨，在天際合而爲一。時有片雲掠過，始知身在虛空。七時，到大西洋中之小島，名阿森島。機場亦規模甚大，下機後，驅車至飯廳吃飯，忽忽折返，但見附近山嶺相當之高，路旁火山岩甚多而已。

八時由阿森島起飛西行，可以飽嘗海面飛行。不過每次起飛後，均上升甚高，約一萬英尺，由上下視，不甚清楚。蓋據他們言，飛至一萬尺左右之高度，相當安全。故飛機初升與降落時，旅客均須自

動將椅上一帶繫於腰間，以防萬一。至升高之後，可以解下。由阿森島西飛，天氣清和，無風無雲，雖飛行甚高，而海面景色仍可見。至下午二時，始到南美洲巴西極東之那他城。由海面飛抵大陸時，心中甚暢，有若哥倫布之發見新大陸。海邊岩層清晰可辨，惜不能下去一看。抵機場後，即被送至宿舍。二人一房間，有床，大約在此有相當時期停留也。午飯後，在床上休息。本想出去一遊，因機場甚大，出外不便，因亦作罷。五時半吃茶，六時許赴機場，七時許到站，再作夜間飛行。於夜間一點三十分，到貝勒姆，亦為巴西濱大西洋之一城。在此少休息兼進茶點，即再起飛。時本地時間，只十一時許。至四點半，至喬治城，亦為濱海城市。

在喬治城吃早飯後，即又起飛，但飛出約十分鐘，飛機發生故障，即又折回，到原地降落，於是找地方居住。新築房舍，多人一間，有如船上通艙。但藉此洗洗身子，略作休息。據云機修好後，即可起身，但究於何時修好，不能一定，故只有隨時準備起身。後忽云機件須大修理，恐一刻不能起身。飛機在此拋錨，亦一趣事。在本人實無所謂，因正可藉此休息也。但由此北飛，過墨西哥灣，有九小時即可抵邁亞米。經此一波折，恐須稍延期。惟到十點半時，忽有人來接往機場，即忽忽起飛。到機場後，始知更

換一較小之運輸機，前所載我們過北非洲與大西洋之大飛機，尙在場待修。從此辭別，更乘小機。此機比前機雖小，但亦很大。內部裝備，與前在國內所乘之崑崙號相若，大小亦與之相埒。上機後除十一中國人外，其他乘客全換，蓋因我們特別提前啓行，其他人則尙須等候。

起飛後約四小時，於下午二時，到春尼達德，爲英屬一島。在此少候，卽又起飛。於三點半，到舊西班牙屬地，現歸美國內構島之三原城。實際已到美國地界了。下機後，在一室少試溫度，然後到飯廳，在廳外用點心。地臨海邊，望海水平靜，微波起伏，風景甚佳。但惜不能久停，卽又折返機場，於四點半再起飛行。由此起身後，爲最後赴美一段飛行。初尙可俯視海洋，不久入暮，一切昏暗，只有靜待到邁亞米。在此上機後，機上交來登岸之各調查表。如行李及個人人事登記等表，不下五六張，須一一親自填寫，並簽字，相當費事。填後交付機上招待人員，於九時許，卽見陸地在望，不久見一城市，電燈通明，紅黃照耀，甚爲美觀。此蓋卽美國南部石城邁亞米也。

下機後，卽有人導至一室。先試溫度，並作體格詢問。除同來美國兵數位有瘧疾外，其他均健康，自無問題。然後驗護照，亦甚簡單。行李並未檢查。離站後，卽驅車到城內。行李則另有人押運，一切均

託付他們，減少麻煩當不少。飛機場距城相當之遠，於二十分後，始到城市中心所定旅館下榻。時已近十一時。一天沒好好吃飯，腹中甚飢，而店內飯廳已關門，只得獨到街上，尋小飯店吃，名曰爬櫃台。人坐於櫃外，點要吃的東西，吃者甚多，且多女性。初在燈光輝煌之城市，過此生活，亦殊有趣。飯後回寓，即洗澡就寢。

計自十一日下午六時起身，於十四日下午九時許即到邁亞米。雖然西行趕太陽，爭取了若干鐘點，然亦不能不謂快。約計上下機共十一次之多，實際飛行時間，至多五十六小時，餘則爲休息時間。除在阿克拉及那他二地休息較久外，其他不過半小時至二小時之休息。沿途風平氣清，除上下時，稍感不適外，並無何特別困難。此次因戰爭關係，取此特殊路線來美，自算開了眼界。但因每地停留時間甚短，未能流覽風光，爲一憾事。如此長距離，以數日之時間，竟可達到。將來戰爭結束以後，航運更爲便利，自在意中。在某一方面言之，世界更爲縮小，一切自易溝通。每一國家，不求進步，難與並驅，中國自不能例外。不過就個人言之，旅行若快，並不能增加了解經過各地之實情，反覺或車或船，可以流覽風光。古人謂『馬瘦行遲自一奇，湖山佳處看無遺。』以飛機言，決不能語此。

(六) 邁阿米到紐約

邁亞米屬佛勞瑞達，爲美國南部濱海一大城。因在極南，天氣溫暖，每當冬天，爲有錢人士避寒勝地。風景佳麗。聞海邊佈置尤佳，惜未能一去。市區道旁樹以芭蕉爲多，滿市熱帶風味。我在此雖只停留了一天多，對之印象甚佳。

在此原想住幾天，以資休息。到旅行社詢問，候二三天車位不能定，湊巧明日有一座位，因爲方便計，決提前起身。道末一來，一切頓見緊張，又要寫信，又要定車票，又要收拾行李，因之忙了一天，對於市區風光未能多看。亦因天氣仍甚熱，不願多在街上行走。

邁亞米之夜景，爲燈光五色，但白天尤爲熱鬧。尤其當十二時及下午五時，各機關人下班時，街道上簡直爲人填滿，尤以女性爲多。五光十色，不一而定。其次卽爲士兵，陸軍水兵均多，也爲戰時特色。在此可以感覺到戰爭的，恐怕只此一點而已。所住街距河邊公園不遠，園門有佈告，夜間十二時至早五時，禁止行人，園內亦有棚帳，也可以說是戰時色彩。公園景物，富熱帶性。河邊水清船多，因障

海，幾可以說是海灘了。

我初入外國熱鬧都市，一切均自己來，找旅行社，找郵政局，均尙無大困難。到下午一切均已佈置就緒，只待明日起身，尙有數點時間遊散。回旅館時，雖已八時，而天色尙早，太陽未落，少爲準備行裝，卽就寢。

次早五時起來，辭別旅館，叫一汽車，直赴車站。上車進所定車廂。美國車只分二等，一爲普爾曼，卽臥車。白天坐位，到晚上一部署卽成爲床。此又可分二等，一爲許多人在一車內，一爲分室者，一人或二人一室。我們定者爲前者。其次等卽所謂座車，有如國內之三等車。不過全爲軟座，甚爲舒適。故短途旅行，坐車座，儘夠舒適。美國鐵路，全爲私人經營，有許多公司名稱，而每一行車，往往有特殊名稱，初至此，頗感複亂。

車開行後，不久卽離市區。兩旁森林密布，綠草叢生，已疲於空中旅行，除天色、水色、浮雲外，一無可見的我，對於在車中觀看景物，竟感覺到十二分的新鮮。其實飛行的機會，何嘗有坐車旅行的多呢。人總是厭舊喜新的動物，至少是喜歡變換環境的動物，單調過久，任何事都生厭了。

在車上吃飯，飯車距所坐車隔六七節，相當之遠。而去時座位常滿，有時要在車走廊立等許久。飯車中飯食，與普通相同，而價稍貴。吃後即須離座，以讓等候之人。在車上無事，看報，看來往行客，亦覺時間易過。一到晚上，由車役將座位佈置，成爲床舖，外蓋簾帳，望之有如我國的靈幕，不過十分舒適。

照時間爲早八時許到華盛頓，我爲要在華盛頓少停許，所以買票只買到華盛頓。不料五點許即被催醒，草草洗過臉，由窗看外邊景物，有許多大建築，我還以爲是距華盛頓不遠的什麼城，後車役告我，此即爲華盛頓。蓋車以六點許到，八時許由華盛頓開往紐約也。不久即到車站，即攜行李下車。最令人欣喜者，即一出車站，即遇盧鄒二君，在外相候。想不到我離邁亞米前，所發的信，他們竟可接到。相談之下，他們均贊成我由此直往紐約。因爲據說，在紐約，有什麼會云云。如此定先決到盧君的辦事地點休息，並由盧鄒二君，招來地質調查所同事阮君來談。異地相逢，交談甚歡。至十二時許，由鄒阮二君，送我到車站，再購票往紐約。在華盛頓忽忽之三小時，不過對其街道之廣闊，與路旁植樹之多，甚爲贊揚。據說紐約恰是相反。由此隻身赴此有名之大城，心中頗有戒心。

由華盛頓到紐約，共約四小時即到。沿途過許多有名的城，如巴爾梯摩，裴拉特爾斐亞，春桐等。但均忽忽經過，在車中遇數美國人，傾談甚客氣。說明到車站時，應注意之點。下午三時，車抵紐約，潘沙凡尼亞車站。將到站前，過一大隧道。車由漢德生河下經過，車站即在市區中心。由某君導余先寄存行李，並至站外雇一汽車，赴資會辦事處。此君始終幫忙，盛意可感。

驅車至瓦爾街四十號，至資會辦事處，多數人均不在。據云去參觀某廠。與一袁君晤談，知已爲我定好旅館。袁君乃與余離此，坐地下車，先到車站，取出行李，後雇汽車，到所定之旅館。地點在四十七街西，爲阿西來旅館。房屋甚小，光線甚暗，白天亦須開燈。每日三元，但已至此，只好暫住。

紐約爲余來美之第一目的地，既已到此，旅程自告一段落。計自四月二十二日由重慶起身，五月十七日到此，共計二十六日，其實實際旅行時日，不過八日左右。除兩段火車不計外，餘均由飛機代步。途中雖有麻煩，並無困難。旅程統計，自重慶至邁亞米，爲二萬二千公里左右，共程兩萬四千公里左右，以距離計之，可謂長途矣。

三 紐約初瞥

紐約爲世界一大都市，人口因戰時已增至八百萬。一人初到，當然如劉姥姥之進大觀園。不過逐漸認識，也竟無大困難。在阿西來住了三天，搬到第七十二街中央公園以西之哈爾格利夫旅館。房間較前者爲大，初住尙覺滿意。後覺天氣漸熱，西晒可畏，又以臨街，每日汽車，入夜不斷，極不安靜。但在這樣的都市，也談不到安靜。因爲此地距我所要工作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甚近，十分方便，所以就決定住下。因短期住此不願退房，再找旅館，亦不易得，且搬家也有許多不方便處。

到此不久，往哥倫比亞大學地質系參觀，會見貝爾克教授。伊在多年前，曾至中國，參加「中亞考察團」爲地質師，會會見多次。此次會見，相談甚歡。彼雖年已古稀，而工作猶昔。談及紐約情況，彼曰：要了解紐約，須先知有多長，有多寬，有多高，有多深，其語雖簡，但甚中肯。

卽以紐約主體之麻哈特島言，爲長約十五英里，寬三英里之地區。若再加上布魯克林及坤士

等區，已有兩倍麻哈特之大。西過漢特生河，雖爲紐基爾色所轄，但事實上亦爲紐約之近郊。範圍不可謂不大。紐約建築，以高樓著名。其最高者之摩天樓高一二五〇尺，合四二七公尺，幾相當於北碚附近之縉雲山，共有一〇二層樓，爲世界最高之建築。此外如RCA（羅氏中心甲建築）只稍次於此。其他八九十層之樓，不勝枚舉。尤以瓦爾街及時報廣場附近爲甚。所以若照其他都市，只六七層樓，或一二層樓者，紐約之平面發展，當不止此。最令人感覺偉大者，爲其深度。若干地下鐵路，往往數層。其關於市區建設，最低處，在海拔以下若干尺。

以如此偉大之都市，當然須先解決者，爲交通問題。而紐約於此，著有成績，實可謂爲近代物質文明之結晶。除地面之公共汽車，及電車，高架鐵路不計外，最重要者，當爲地下鐵路。凡市區及近郊之重要地點，均有地下鐵路可通，且有特快與普通之分。來去分軌，各不相擾。每天早上辦公時間，及每晚下辦公時間，此地下鐵路，於短期內，可運送二百萬人左右，由各處近郊至辦公室，並由辦公室送之回家。至言鐵路，最重要之二大車站，半在地下，有數處打通地下，由河床下經過。工程之大，比之巴黎、倫敦及柏林，遠爲過之。

紐約之如此高的建築，及地下交通之發達，實有其地質背景。因紐約城實位於古生代前變質岩之上。地質上名之曰「麻哈特片麻岩」，十分堅固，可以支持此等高樓。而地下隧道，亦易於施工也。反觀我上海，位於沖積層之上，外灘高樓，已有下沉之象，則不能同日而語。

高樓既如此之多，故立線交通，十分重要。凡重要樓，均有許多電梯。而電梯亦有特快與普通之別。特別只在某指定之層間行使。交通既有如此之便利，故覺無何困難。不過雖如此便利而省時，（如上下班之時）各層還時覺十分擁擠，在車中找不到地位，想見其人口衆多之一斑。

紐約主要地區爲麻哈特島，分爲上城下城。在美國都市多有上城下城之別。上城爲住宅區，或較不繁盛之地，而下城則爲繁華中心所在。麻哈特之下城在南端，所謂瓦爾街一帶，爲銀行中心。操美國經濟之牛耳，亦可爲世界經濟中心之一。而市面最繁華者，則爲由三十街到五十七街一帶。沿百老匯路，每日自朝至夜，行人不斷。東西則以第五馬路爲界。以東之公園路，最爲整齊，爲市區要人住所。而第五馬路，則爲市面中心。文化中心，則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在地之第一百十六街西部。

以如此大之城市，當然需要廣大公園。然第十街以南，樓房多空地少，故只偶爾有小公園。以北

則有很大之中央公園。在近郊有若干大公園，而以西園七十二街至一百二十街之沿漢德生河之公園，爲新建築者。聞有沿全島均作如此設備之計劃，因戰事起而停止，其完成當在戰事結束以後。凡初到紐約的人，莫不驚其繁華。各種交通工具，相當擁擠，重要街道，行人日夜不絕。旅館之多，爲各城冠。但找旅館竟和重慶一樣的困難。飯舖甚多，但去的稍遲，便要排班等候。而火車站來往行客，擁擠不堪。購票的地方，排成一長行，有如重慶之購汽車票。這些人不知自何處來，亦不知向何處去。而當局還作各種方法，勸市民不要於夏季作旅行，以免妨礙有關戰時之運輸。

此偉大之都市，有如我國之上海，富有國際性。人物各國全有，良莠亦至不齊。各式各樣黑幕，應有盡有。惜我無充足時間，詳爲調查。市面一切，當然比之我國一般都市爲整潔，然尙難謂之十分整潔。馬路上飛紙，煙頭，穢物，觸目皆是。然這末多人聚集之城，保持至如此乾淨亦至不易。

商業、經濟、工業、娛樂、消遣，當然紐約爲一大中心。然苟仔細觀察，其學術文化，亦十分可觀。卽以陳列館言，紐約之自然歷史博物館，在美國爲規模最大者。此外各種陳列館或陳列館性質之機關，據指南所示，有四十以上。所以我們不當只看人家的外形，其骨子裏一切，也是十分發達。

我昔論外國都市，嘗謂有三大特點。一爲銅像，一爲教堂，一爲陳列館。所謂銅像代表一切紀念建築，在我國亦有，如碑塔之類。所謂教堂，爲宗教產物，我國亦有，且甚多，如廟宇之類。至於陳列館一物，在我國歷來無有。近雖有若干陳列館，然比之人家實瞠乎其後。我嘗所以目西洋文化爲陳列館文化者，乃目擊其陳列館作用之偉大及發達。雖云言之過甚，然亦實爲至理。或謂目前上下言提倡科學，與建設工業，皆爲西洋文明之精髓，而子乃不言及，其故安在。不知陳列館之精神，即包這些者。查陳列館之主要作用有三，一爲研究中心，無論甚麼東西，均可爲研究對象。無論什麼材料，均可爲搜集目標。譬如煤則搜集所有之煤作此科研究，乃至用具、衣物，無一不然，此即純粹研究科學精神。而工業方面之進展，亦有不少陳列館。如紐約目下之科學陳列館，將各種戰爭工具，如飛機槍炮等，均爲陳列，日益求精，自有進步。一爲保管文物。一切實物既經搜集，自當排列次序類別，妥爲保管，方可免散失。而此乃陳列館最大功用。我國文物非不多，而因無適當保管之機關，乃至毀於兵火，毀於摧殘，乃至流落外洋，實爲可惜。其第三功用，即爲通俗教育。將重要標本陳列以後，定期公開，使民衆得隨時觀賞，自有無上之教育功用。而在城市附近之各級學校，亦即利用此爲實際參證之場所。

必另自組織，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此關於陳列館之感想，爲數十年來日夜縈繞於心胸者。今到紐約，目擊其陳列館之多與發達，不期使我此等感想，又較加強。關於在美所看各陳列館倘有機會，當擇我性之所近，作較詳之敘述。今姑先誌所感如此。

在美國談不到古跡。然若與我們古老國家，保存古跡之情形相比，也真令人慚愧。美國人雖無古跡，但對有歷史意義之地方，却加意保留。如華盛頓第一任總統就職之宣誓地點，在紐約瓦爾城，其地有一華盛頓像，並述明其地方之意義。在近郊華盛頓當年進兵之地，其當時古老房舍，均尙保存。這雖是一百六七十年之事，但看我國一百年以內之歷史古跡，保存多少，卽不勝其慚疚。如李鴻章當年過紐約，在上城河旁插一樹，此樹今尙保存。而我國關於李鴻章之文物，恐早喪失殆盡矣。

紐約雖住了許久，然仍覺天天作客。主要原因，爲老住在旅館中，不似當年在德時，常住於民家，與家庭生活接近。不過紐約旅館之多，不一定因爲來往旅客之多。許多人多以旅館爲家，租二三間

房子作爲住宅。如研究北京人之魏敦瑞，即住於我所住之旅館中，已兩三年。有許多老年人，子女長大，各自分居，爲節省勞力計，亦常住於旅館中。我呢，因爲行踪不定，也不願找民房，即常住於旅館中。又因找旅館不易，搬家困難，所以短期寓紐約，也不退租，自覺稍爲方便，多少也有「在家」之感。

既住的地方如此，當然吃飯更爲遊擊式的了。早上以爬櫃台爲常，即依小飯店之櫃台而食，要些橘子水，麵包，及咖啡之類。午間則在陳列館中之咖啡特內亞中果腹。所謂咖啡特內亞者，亦爲一種飯舖，不過要依次沿櫃台要東西，要到了後付錢，然後找地方自吃。此等咖啡特內亞，並不比飯舖便宜，不過一因不付小賬，二因可以自己或增或減的要東西，所以比較便宜些。晚間則另找飯舖吃飯，最便宜需大洋一元。一日之用，經常在二元至二元五之間。

紐約之飯舖，極有國際性，可以說各國飯舖均有。中國飯舖，當然也不少。不過此地之中國飯，相當洋化，又爲廣東做法。換言之，即洋化之廣東飯。當然也富有中國色彩，不過不純粹而已。在中國飯舖吃飯，一因一人要菜不便，二因簡單之飯不好吃，所以我個人很少上中國飯舖吃飯。其他如法國、意大利、英國、德國、瑞典、俄國，均有飯舖。即在此期間，要吃德國與奧國飯，亦儘有地點可去。不過洋人之

飯，究大同小異，所謂某國也者，也多本地化。如德國飯之做法，也已多少有些變質了。

由重慶到紐約，簡直不知道怎樣用錢。我抗戰七年許，物價漲的不成話，當然是通貨膨脹。依我重慶時來說，肉已到一百元一斤，雞蛋七八元一個。在重慶每月一人伙食，將近兩千元，如有家庭，當然照人口多少增加。最簡單的家庭，每月開支五六千元。所以每月收入，完全爲糊口之用。此尙指有平價米可領者而言。所謂薪水也者，真成了薪水，只可備每月購燃料買水等之用。由這樣一個地方，到了美國，一切日用東西，尙以分爲單位。當然覺得奇怪。在我們至少以元爲單位，相差千倍，所以竟以他們要幾分幾分，不免覺得有些奇怪。其實心中如一打算，合成黑市法幣，覺得自然還是此地生活貴。譬如在美擦一次皮鞋，需洋一毛，合爲法幣卽二十元以上，事實上照我來時，八元卽可擦皮鞋，豈不是還是中國便宜？又如在美吃最便宜的洋飯，須一元大洋。而重慶西餐，究須多少，不得而知。不過據我所知，以二百元在重慶，至少可以吃兩頓很好的飯。不過此是指以黑市爲比例而言，按之官價，只合二十元，當然就是美國便宜了。不過人人皆知，明市並不是代表市情。就郵政言，此地寄國內信爲七毛，而國內來信，爲二十八元，此爲一比四十，計算起來，覺得來信雖貴，也是便宜。

美國自珍珠港事變以來，已將三年，比之我們作戰七年半，當然短的多。他們之經濟基礎，比我們方便，物資比我們爲富，他們無被侵佔之地，當然談不到封鎖。然卽是如此，物價還是上漲。據說到一般物資，比之戰前，漲了百分之五十。卽戰前一元值之物，現在爲一元五毛。然許多美國人告訴我，實際情形，并不如此。原來商人漲價，中外一理。他們漲價的方式，一方面提高價目，一方面亦降低質料。價雖不漲，而質料降低，還不等於漲價嗎？換言之，卽目下以一元五之價，只可購以前七八毛之物，而購不到一元價之物。所以事實上漲到一倍以上。話雖如此，比之我國，當然好的多。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到緊張與戰時情形。

如有人到紐約市熱鬧街上一遊，電燈輝耀，百貨店中，遊人擁擠。市上燈紅酒綠，誰也看不到戰時景象。雖然這裏也放了許多次警報，然多是報而不警。剛開戰，當德國橫行歐非所向無敵時，此地人心，當然也振動，有警報練習，以備萬一。主要工作是指導人到堅固建築之中層，如十層以上，五十層以下之地區。當然也實行燈火管制。爲警傷人心計，每星期六正十二時，例放警笛。我到紐約數月，也有過幾次警報，不過事實上他們害怕德國之無開駛人飛機雖宣傳一時，但終未見到來。至最近

此等警報，已成例行公事，更無人聞報而警了。

美國於今真爲天之驕子。他東西爲大洋所阻，在目前的戰局下，決不怕有敵人侵入國土，而同時因物資豐富，生產力強，真負了世界兵工廠之使命，因而居然握了世界之牛耳。目下如此，將來亦然。何以如此，我現不能多言，容再有機會，詳爲申敘。現所欲指出者，其所以能如此，決非偶然，乃天時與地利所賜。但惜美國人，多不解此而已。

紐約爲美國第一大都市，當然中國僑民也不少，據云有一萬多人。在麻哈特島南，卽有數條街，爲僑民集中之所，卽名之爲中國城。自然以廣東人爲最多，所營職業，大多不外飯舖與洗衣二者。惜以不懂廣東話，故不易與他們接觸。雖滿腔熱情，而無由溝通，可見國語之重要。除僑民外，學生及因公寄寓者，也不少。有的替人服務，亦儼然如僑民。如有陝西友人 韓樹宣君，在美十三年之久，刻服務於紐約博物館中。一般言之，中國人在紐約地位平常，並不甚高。聞當珍珠港變剛發生後，美人震於日本之威，及中國軍獨抗戰之功，對中國人甚表敬仰。近因國內軍事失利，及其他種種原因，四強之說，已成問題。不過就我們本身言，以前四強之說，本很勉強，一切當然還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常覺西

洋人對於仁義二字，實談不到。伊等所欲者，爲力與利，而最重視現實。明乎此，則一切不難迎刃而解。總而言之，一切要靠自己。尤其是空譽不可恃。就我國內實際情形言，自然離標準甚遠，當然不能滿意，爲招毀之由。不過他們所說者，又不盡爲真實，片斷事實，均爲實在情形。但湊合起來，則無一是處。其結論，自然更爲荒謬。

此地僑民既多，當然有報紙，不過國內情形，也反映於此間。主要有兩種報紙，一爲華僑日報，替中央說話，可視爲國民黨之報。一爲僑民商報，則比較急進。二者形成對罵狀態。幸洋人看此等報者甚少，不然醜態畢露矣。最近大公報在此，刊行一紐約雙週，僅載重慶版少數社評，及若干已過時效之新聞，當然談不到有多大力量。

在紐約數月，正值美國改選之年，也爲不可多得的一個機會。羅斯福任總統已三次，打破開國以來紀錄。一九四四夏間，共和黨威爾基放棄競選，由該黨推杜威爲候選人。而民主黨則仍推羅斯福，不過副總統以杜魯門代替了瓦萊斯。數月以來，杜威大做其競選演說。將至選舉時，羅氏也來了幾次。外表看來，雙方彷彿旗鼓相當。競爭言論中，兩黨互相詆毀。共和黨說羅氏年老昏庸，內外均腐

敗，須要一變動。民主黨則屬杜氏爲年幼無知，尤其不懂得外交。其競選演說，及種種運動，自我們看來，猶如耍馬戲，殊不成體統。但其言論公開之風，亦殊可佩。

平心言之，羅氏秉政十二年，爲期稍長。但在過去一任身當世界巨變之中，儼然爲世界盟主，其成就亦自居多。今戰事未了，百端待理，如更易生手，似亦非計。此所以民主黨有所謂『不要在中流換馬』之口號也。就羅氏本人言，成功每在預期之上，自可急流勇退，享福林泉。但爲大局計，殊不相宜。此所以羅氏當提出爲候選人時，曾大爲民衆擁戴，謂彼以身任大元帥之職，等於軍人，在義不當言辭，自甚正當。說到共和黨方面，有一個大毛病，就是包括了不孤分子，不免爲人所厭惡。

就兩黨所代表之分子言，共和黨除孤立派外，多爲有產業階級，爲工黨老板，及大學教授之流。而民主黨則多爲勞工階級。此所以共和黨詆毀民主黨左傾，（事實上美國左派分子，加入民主黨，擁護羅斯福。）目華盛頓政府爲共產黨。此等曲折情形，我在此亦不必深責與追究。

大選計於十一月七日舉行。我所住的旅館，亦爲投票地點之一，選民須多日前登記，此日到場再投票。既不記名，亦不直選總統，只投所要選總統之投票人而已，故可謂十分秘密。當日時報廣場

一帶，人山人海，來看紐約時報之臨時公告。我於當夜，在場參觀。午夜始回。至十一點許，大勢已見明瞭，即羅氏以多數當選。民衆歡喜若狂，當羅氏票多之佈告映出，或映放羅氏照片時，台下報以掌聲與歡呼。反之，當杜氏票多之佈告發出，或放映杜氏照片時，民衆多作反對之聲。其實台下兩黨人俱有，不過羅氏既已壓倒杜氏，遂覺羅氏之掌聲更爲熱烈。

最有意思者，附近有許多以製就之徽章叫賣，上書「我告訴您如此」，即無論誰當選，他們全可以做生意。當選舉這一天，到處禁止喝酒，蓋恐喝多了酒，影響了選舉結果，至下午九時以後，始開酒禁，民衆歡狂，有在街上跳舞取樂者。

美國選舉方法，爲民衆投票，各以州爲單位。而每州各有其選舉總統之票數，大約以人口爲比例。如紐約州有三十七，爲最多。據人口投票結果，羅杜二氏，相差並不多，羅氏只多三百餘萬票。但以州計，則羅氏遠超過，杜氏不過九十九票，而羅氏則三百餘票。除總統選舉外，國會議員，亦同時舉行。其結果，民主黨在國會中，亦佔優勢。

此次美國大選，以前許多人，多預言羅氏行將勝利。當選舉臨近，兩黨大有不分上下之勢。而其

結果，羅氏仍佔優勢。其最大之原因，仍在戰事未了，中流不宜換馬，影響於一般人之心，但有表同情於共和黨之人。有人此夜關心局勢，中夜不能成眠者，其失望之情，亦可想見。

美國人士，多嫌中國不民主，以為美國十分民主。其實平心言之，此等選舉，何嘗代表民意。候選人由兩黨推定，再各加以麻醉性之宣傳，民衆何取何捨，已不自由，而對於有色人種之選舉，尙有種種限制。總之，有許多情形，無暇細言。但無論如何，總算民主，比之我們爲強。而選舉以後，兩黨仍一好如前，共以國家爲重，實可取法。且他們黨之黨員，仍有個人之自由。如民主黨黨員，可以投共和黨之候選人，共和黨黨員，亦可投民主黨候選人。且即選總統之人，選定以後，他們仍有充分投票之自由。此則大有民主風度，可爲吾人效法者。

在紐約數月所可誌爲鴻爪者，聊止於此。其實可記者尙多，不能不從略。惟尙有一事，不可不記，即我於離紐約前，曾有美人約我參加青光社之聚餐會。內中人士，均富商巨紳，握美國之中心樞紐，有千餘人。開會前，照例肅立，唱國歌，然後舉行吃飯之祈禱。祈禱後吃飯，談笑風生。飯後有數人演說，多宣揚愛國思想者。其中有一人談及後方情形，有『我們用若干科學家』云云，與前年我在新

「疆時，所聽『利用專家』之話，如出一口吻。蓋在此等人士之心目中，一切用資本支配，所謂科學者，不過他們工具之一。考近百年世界巨變，實由於工業復興，而工業之變化，則由於科學之進步。乃本末倒置，誠可爲浩嘆者矣。末後則唱許多愛情之歌，以作結束。

在美國許多集會中，此等氣象，到處可以看見，而以此次印象爲最深。同行之某美友，亦嘗言及，謂以數種不相干之事物，混於一起，卽宗教、愛國、音樂、男女愛情等，揉雜爲一。此等不相干之混合，看似可笑，不知於今美國發生偉大之力量，亦是由此。明乎此，則其他社會情形，不難迎刃而解，無何希奇。至於物質享受及科學研究，在他們視之，已無問題，只好有些，供他們之使用。我尙擬將此另爲申論，今不過聊述當時所見而已。

四 華盛頓及其他

在紐約雖住了數月，但未到其他城市參觀。我到美後之第一次旅行，爲赴華盛頓及斐拉特爾 麥亞，及普倫士敦，今濡筆記之。

由紐約到華盛頓，交通甚便。單就火車言，平均每點鐘有一次車，快車四個鐘頭即可到華盛頓。不但爲美國首都，在戰事實爲世界重心，尤其是自支配軍火一方面來看。所以當然有戰時的繁榮。最顯著的是找住處不易，旅館非經很早預定，簡直找不到。我已早託阮維周君設法，始找到距美國地質調查所不遠的青年會。

說是青年會，住的不一定是青年。好在外國人不服老，雖老亦可至少，自命青年。房間甚小，而廁所、洗澡、洗臉，均在另一地方。每日清晨，或晚間，十分擁擠，可賞鑑男性裸體之美。青年會在國內已甚普通，當然不必詳述。不過他們組織格外龐大就是了。

在華盛頓首先要看的，爲美國博物館，在距白宮不遠，建築甚新，其舊址亦在附近不遠。其中包括甚多，除自然科學外，尚有美術如繪畫雕刻等。也有若干中國的東西，不過並不算多。現任館長爲魏狄摩，係鳥類專家，嘗研究我國之若干鳥化石。新任事不久。我除看了一般外，特別接頭的人，有人類學門、地質、及介殼類專家。我國有一位毛應斗君，正在此研究昆蟲，故亦看了昆蟲部門。所比較詳細看的，當然爲脊椎動物化石一部。此博物館之骨化石，完全由計爾摩君主持下發展起來。伊年已七十一，在此服務四十餘年。據云當彼初來時，所有骨化石標本，只有二種，今則不但陳列廳中，美不勝收，即儲藏者及修理者，及正待修理者，不計其數。不過有一部份標本，如劍龍及其他若干化石，則係由紐哈芬皮保德陳列館搬來。因馬適當年，曾在美國地質調查所服務，用其經費作若干採集。伊死後，地質調查所向皮保德陳列館要求以一部標本運華盛頓，卽以之歸於美國博物院中。

美國博物院之脊椎動物化石，十分豐富，爲美國骨化石中心之一。尤以恐龍類，哺乳類各門見長。無脊椎古生物，亦收藏甚豐。至其陳列方式，亦力趨時尚，盡量用電光，而避用自然光線。其他各部門亦均在水準以上。

計爾摩已逾告老之年，繼其事者，爲蓋星君。惟彼服務軍中，此來未及相見。就地質方面言，關於古生物方面之陳列館及研究，均在此博物院中。有許多人兩邊列名，但實際研究與陳列，並不重複。

除了美國博物館外，即到美國地質調查所，規模宏大，除地質外，包括水利、製圖、土壤等工作。人員均甚緊張。於戰後另開一戰時地質部門，專解決有關戰事之地質問題。我國阮維周、徐近之、閻敦建三君，均在此工作。曾與現任所長，及地質主任談甚洽。在此遇到前在明興相識之德特拉。伊會在新疆、中亞、印度、緬甸，作不少工作，相隔十六七年，又在此相遇。伊原爲德人，近改美國籍，亦在所內工作。惟因種種關係，不十分得意。有一晚約到其家，在華盛頓近郊，風景甚佳。伊云美國人雖生活舒適，經濟有辦法，但亦不快樂，時有痛苦，其原因在不知如何生活，言頗中肯。蓋以美國人生活標準之高，在世界堪稱第一，然仍感覺苦悶，可見人生除物質以外，尙有其他需要。不過此理甚長，非三言兩語，在此所能說完也。

曾抽暇到國會圖書館參觀，遇一洛客先生，新自中國雲南歸來，正校查雲南某地地形圖。此圖書館建築甚大，收藏甚豐，中國書亦多。管理者爲曾在山西傳教之某君。另有幾位中國人士，在此服

務，謂圖書館有一批書籍，預備奉贈中國研究機關，羅列一廳，爲數甚多，但無目錄，檢查非易。惟據已看過之友人言，關於自然科學者，爲數甚少。

在華盛頓曾到大使館一訪，無要事只是看看而已。曾以星期之暇，由阮徐二君領導，看了有名的建築迭克生紀念廳，及華盛頓紀念塔。後者可在頂上望華盛頓全景。附近有若干低矮建築，均戰事起後所造，以應戰事需要。遠處飛機場及軍營在望，惜未能去看。附郊華盛頓墓，亦未能一去，尤爲歉然。

在華盛頓忽忽數日，所看不過如此。談到華盛頓，比紐約又不同。街道寬闊，多樹，亦無特別高的建築，亦無地下車。景物宜人，不過夏天比紐約熱。來此以前，得到友人警告，說是華盛頓熱的難受。但當我到的前兩天，天氣陰涼，且有雨，我因信人言，未攜外衣，十分狼狽，且竟傷風。但到第三天，天初晴後，太陽大施威力，而所穿衣服，又不便脫去，其狼狽之況，比涼還難受。離華盛頓的這一天，看了華盛頓紀念塔後，即回旅館取行李，到車站附近一家中國飯館吃飯，飯後即赴車站，轉裘拉特爾亞。

由華盛頓返紐約途中，我擬在二地一停。其一即為斐拉特爾斐亞。雖然只兩點鐘火車，可是因無冷氣，熱的難受。美國火車設備在平時很好，但在戰時，好火車給兵士等坐去了，平民只得坐較次的車。到斐城車站下車，即到所定之旅館去。到達以後，始知所定者無效，客滿無房間。經再三商洽，始得一房，可見戰時旅行之難。

到費城的首一目的，為參觀此地之自然科學研究院。故於達到之次日，即驅車前往。九時到門口，尙未開門。少等，門役延入，先到各室參觀陳列品。簡要而精當，相當入時。不久，見地質人士，導看實驗室中一切。後館長來，晤談片時。館長並非研究人士，此在美國已不一見。蓋他們以籌錢為主，誰能籌到經費，誰就有地位。與我國以權勢論者，又稍不相同。此外還會見若干研究人士，中有以研究介殼著名之沙里伯，年已近八十。雖已告老，尙工作如常，人亦精神暢旺，使我看到歐洲大陸景象。蓋美國實行少壯派，不大見白髮皓首之研究人員，故一見沙氏，不禁令人起敬。

斐城為美國一老城，很早即為文化中心。就脊椎動物化石之研究言，研究脊椎動物化石開山祖師萊登，即在比研究。研究院門外，有萊氏銅像一，即為紀念萊氏者，手持菊石及骨，英神奕奕，蓋十

九世紀之若干科學家仍爲博物一流，什麼均着手。不過萊氏究以骨化石著名耳。以後在美國著名之寇布氏，即在斐城作研究事業。研究院出版品中，在當年以寇氏之著作爲台柱，惜在研究院未見有紀念寇氏之何等表示耳。

在此遇一研究植物之李惠林君，承招待一切。李正在此研究一部中國植物標本。李君於植物之外，對化石植物亦十分感興趣。我國專研究新生代古植物者，尙無其人，尤乏以植物出身而研究古植物者。甚盼將來李君能研究古植物，必可於古植物及地層與古氣候上，大有貢獻也。

參觀研究院之後，李君偕余到斐城舊市區一遊，並看有名之美國哲學會會址。美國之哲學會，雖名哲學，實爲理學，包括科學研究在內。其刊物中，地質古生物之文章甚多。又到一古老建築，爲美國會第一次開會之地，外有華盛頓銅像。時因辦公時間已過，未能赴內部瞻仰。美國國會歷史，雖只一百五十餘年，比之我們，當然連零數尙不及。但他們對有歷史意味之物，加意保存。回視我國一百五十年來之史乘，究保存者幾何？只此已可令人慚歎。

以後又驅車到費城大學區參觀，以限於時間，未及去地質系。聞此間大學，以醫學十分著名。關

於地質方面，其設備與教學人才均與自然科學研究院合作，故亦不必單獨參觀。在大學區看各建築及學生住室後，時已不早，乃赴車站，轉車往普倫士頓。

斐城爲美國第三大城市，人口近二百萬，亦爲一歷史古城。但在此雖住了一夜一日，匆忙中看陳列館等等，以致所留時間有限，未能多看，實在可惜。以如此二百萬人之都市，來比擬其科學研究院之陳列館，似尚不夠大，有待擴充。該館人士，亦有此感，希望不久可以實現。

由斐城到普倫士頓，只一小時左右，火車即到，但須搭另一小支路，方可到普倫士頓。普倫士頓爲紐基爾塞省之文化城，以大學爲中心。城中一切，差不多與大學都有關係，也是一歷史名城。有一所建築，並爲最初國會開會之所。第一次大戰時，出風頭的威爾遜，嘗過此校的校長。

在此遇到習物理的陳省身，和習數學的段學復。段君爲同縣人，不期在此相逢，一切由他們招待，省去不少麻煩。城市花樹叢生，有如一大公園，極可暢人心神。由紐約斐城華盛頓等大都市來的我，到此尤感舒暢。

次日到校中地質系參觀。時值暑假期間，我所要看的兩人均不在。另見研究員耐特，專研究古

生代腹足類化石。他所採獲甚多，且均爲大規模者。又用酸溶洗，極細微之構造，均可顯出。相信此等研究，比以前片斷之材料，當然要進步。耐特並導我參觀其陳列館。陳列館甚小，只一大廳，一部且爲動物部門骨格所佔。且地狹而標本多，尤見擁擠。陳列亦均舊式，既無電光設備，亦少通俗說明。蓋此項陳列，專供研究教學之用，初不必深求。且一切標本，以新生代及哺乳動物化石爲多，恐龍等甚少。其他方面地質標本，如礦物岩石，亦應有盡有。

在此與耐特閑談，伊與楊遵義熟識。對楊之學行，十分推崇。又談及研究事，對我地質調查所出版品，頗有批評。彼同時爲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之特約研究員，對安得思當年在我國調查時經過，談之甚詳。言談間，替安氏辯護，以爲科學研究，與標本採集，爲國際性的，中國人不當反對。按當年安氏在華，我國雖反對，其結果安氏完全勝利，所有他想採之標本，完全運美，而事實上我國落了不知科學爲何物之名。與斯明並於答張繼書中，冷嘲熱罵，至今回想，尙令人痛心。今耐氏又言及此，所謂餘恨猶存。不過他他只知道向外國調查，不知外國人在他們國裏調查之滋味。見解偏狹，自不待言了。

下午由陳氏陪同參觀該校之研究院部分。國聯一部分工作人員，於歐洲戰事起後，亦在此工作。前德國數理大家安恩斯坦亦在此工作，因相左未及見。德國自希特勒秉政以後，持種族之偏見，將許多有名學者，驅向外國，替外國工作。安氏即爲其一。聞德國學術水準，已大不如前。以一國之榮譽，斷送於一人之手，其爲不智，可想而知。

我於當日夜車，即回紐約，此行可告一結束。不過數月以後，秋高葉斑之時，又到普倫士敦一行，見到研究脊椎動物化石的簡樸生，爲一年青古生物家。惟因抗戰期間，教書鐘點太多，不能以全付精力，從事研究。伊導我參觀地質實驗室，知其內台所儲存者，遠比已陳列者爲佳。有一第三紀初期蝙蝠化石，保存極佳。簡君告訴我，此化石發見歷史，極有興味，今轉述於後。

此標本原由其產地一本地人發見。發見後照一像，送給簡君，問他要不要。簡君一見此照片之後，夜裏睡不着。因爲此標本實太好，不但四肢俱全，且有微印，表示皮肉痕跡。但他又怕那人索價太昂，只說此標本只有古生物價值，並不值什麼錢。信發之後，日夜懸念，終於由那人手中拿來。他以後又到產地看了一眼，並未發見第二個。攜歸之後，精加修理，其胸部胃際，尚有一魚鱗，證明此蝙蝠以

魚作食料。彼以此標本由岩石之雙方修理故，背部腹部全可見，實爲保存佳良之標本。而發見的那位，以照片見示，尤見洋人常識之富，肯以科學標本交與識貨之人。

簡君尙有許多良好標本，不及一一詳敘。亦有一部份恐龍，尙未裝架，許多標本均爲尙未發表之件，尤可珍貴。

此外並看到研究無脊椎化石的胡臥爾，爲一九三七年莫斯科開地質會議時所組織萬國古生物協會之祕書。惟自戰事發生，未十分積極進行，繼續研究，當俟之戰後。

五 紐哈芬及波斯頓

美國的文化工業等中心，全在東北部一帶。尤以薩沙凡尼亞、紐基爾寒、紐約、康奈梯寇特、麻賽邱色慈等州爲最。爲人口最多，事業中心所在地方。原因因當年歐洲，尤其英國人來此最早，已經營最久。我第一次旅行所看到的幾個地方，也就位於此區。在紐約作了一月左右的停留，又計劃一旅行，即自紐約往紐哈芬及波斯頓等地一去。往返也不過八九天，但所得結果不少，印象亦深。

由紐約到紐哈芬，不過兩小時火車，屬康奈梯寇特州。紐哈芬在美國也算老都市，但始終爲一小型城，人口不過十六萬人。主要因爲經濟交通中心，爲紐約所佔。不過此地一百年來，爲文化中的一，頗值一看。

由紐約到紐哈芬火車中，有數處可以望見海，所謂海，並非洋，因爲大洋還爲長島所隔。紐哈芬即距海濱不遠，在康奈梯寇特河谷之口。兩小時在車上欣賞山水，頗有到處都爲公園之感。用中國

話講，真是江南。其實花木之盛，江南亦難與之相比。並非我們氣候及其他環境所限，實我人力未盡之故。

紐哈芬有二著名大學，即國人習知之耶魯大學。各門均甚好，聞醫學尤有名。今只言地質，也爲美國著名地質中心之一。有名之休啓特已故教授，即在此主教。目下主持地質系之主要人員，如克那夫（礦物岩石）、郎克外爾（普通地質）、及鄧巴（地層古生物），均甚出名。美國全國習用之地質教科書，即此數君所編。我國最近在此畢業者，爲楊遵義，在此頗留盛名，見者無不問楊君近況。惜楊君回國以後，未能大展其所學，殊惜我國對人才不能盡用，有負友邦人士期許。

地質系單有一樓，各主要科目，單有教室及實驗室。一切設備如參考書籍之配備，實習標本之陳設，及教室中各設備，均十分合用。我國大學可勉強與之相比者，爲北平大學。惜自抗戰以後，北平已非，不堪回首。此外看到他們的生物系，設備亦十分良好。

紐哈芬還有一主要文化機關，昔日獨立，今歸之大學，即爲皮包特陳列館。皮包特陳列館，爲脊椎古生物大家馬適所創辦。今者前館長魯爾已告老，由鄧巴主持。原有舊建築，近年改遷入現之新

建築中，包括地質、古生物、人類等，爲一完全之自然歷史陳列館。雖不如紐約之偉大，然以十六萬人之都市來比，實不算小。

美國古生物，尤其脊椎動物化石之特別研究，多爲有錢之人。此節當另有機會論及。今姑先述馬適。馬適有一極有錢之英國人皮包特，爲其舅父。馬適幼年求學，卽受皮氏供給。馬適學業完成後，到歐洲遊歷，回美後，在耶魯大學當一名不拿錢的教授。又由皮氏捐一筆鉅款，作爲馬適研究與採集費用。現在之皮包特陳列館，也就是紀念皮氏創始之功。馬適在耶魯教十年，有許多人，替他在中西部採集標本。他從事於脊椎化石之研究，在各門中，幾均有特長。尤以有齒之鳥，及帶甲之龍，最爲著名。晚年光景不佳，才受耶魯大學之錢。但皮包特陳列館之有今日，固由皮氏之錢的幫助，而馬適數十年心血，實爲其發展之主要原因。

馬適晚年，曾服務於美國地質調查所。故若干標本，均由地質調查所出資發掘。馬適故後，一部標本，移至華盛頓陳列於國立美國博物院中。但此間所有者，實尙甚多，有許多爲已記述之正型。在此稍加參證，除恐龍及許多哺乳化石外，以中生代之哺乳動物收藏最富。

除脊椎動物化石外，無脊椎化石，及古植物方面，亦收藏豐富。此外動物另佔一樓，餘爲礦產，人類亦有一部份。皮包特陳列館，雖爲較新建築，陳列亦多入時，但以辦公室介於一層與三層之間，實於參觀者不大方便。據鄧巴云，理想之建築，爲由一中間大廳，外通許多支廳。每一支廳，陳列一部分材料，如此可免參觀者一一參觀之勞。但此點在美國之陳列中，尙少有做到者。

我到此卽首先參觀他們實驗室及教室。古生物及地層，卽在此上課。並看到他們所採大批古生物標本，爲石灰質，而矽化之化石，正在浸入酸中修理。據云一噸石及化石，需一噸酸。此等大規模之採集與修理，我國似宜急起直追也。又看到他們之教育部分。原來美國陳列館，最注意於通俗教育，另設專部，以司其事。目的爲小學校及一般民衆，傳授自然常識，無怪其自然知識，十分普及。

研究骨化石的魯爾，已七十餘，早已告老，但尙常來工作。伊主編美國之科學雜誌。平時於恐龍及許多門類，均有研究，爲美國老輩古生物家之碩果僅存者。

在紐哈芬住了三天，看了一切，並在城市稍作遊覽，比之普倫士敦，又是一種景象。因爲城市較大，也有兩三家中國飯館。此地中國學生，也有數位，還看到我空軍青年，在此學習者。一切僅看了個

大概，即離此赴波斯頓。

由紐哈芬到波斯頓，約五小時火車，午發夕至。劍橋距波斯頓尚有一河之離，由此搭地下車前往，雖然一人獨行，在此尚無迷失之虞。出站後即到劍橋之哈佛大學門口。但託友人所訂之旅館在什麼地方，不得而知，而手提一箱，找不到汽車，行動很不方便。後將行李寄於一詢問處，訪找張其昀先生，小經波折，始得找見，才到所預定之大陸飯店下榻。

劍橋位於波斯頓附近，二者均為美國歷史名城，而劍橋尤為文化中心，以哈佛大學著名。聞此地有中國學生三百餘人，為中國學生最多的一個大學。在此執教者，有趙元任先生、張其昀、姚毓泰均來此研究，正住於此，得以相見。除哈佛大學外，尚有有名的麻省工業學校，亦為國人所習知者。

我來此主要目的，在看羅美爾教授，及其設備。羅美爾為美國脊椎動物學中之錚錚者，以前在芝加哥大學教書，後改來此執教。其所著之脊椎古生物學一書，為近年僅有善本。羅氏聞我來美，即函約來此，今特一遊，並參觀其一切設備。

古生物一門，在世界各國之學術地位，向不十分固定。有的歸地質系，有的歸動物學，亦有的獨

立，然以第一類者爲最多。可是哈佛大學之脊椎化石，則歸動物學系，即由羅氏主其事。我於到哈佛之次日，即到系中參觀。

此間不但有很好的動物學系，更有好的陳列館。各種標本也不少，陳列亦十分新式。聞古生物學大家阿家色，雖曾在此主教，但陳列收藏並不多。自羅氏來此，才蔚然成爲一中心。我來此時，羅氏正忙於其脊椎古生物教科書三版之修訂，圖件甚多，由其女書記幫忙。此女書記，本皮包特陳列館出身，爲魯爾之助手，不知何故，今在此工作。

除由羅氏導觀系中及陳列館一切外，並參觀附近之地質系，地理系，遇見許多人。陳列館之其他部門，亦逐一參觀。就中以所謂玻璃花，最爲名貴。蓋以前有一德人，善作玻璃花，形態逼真，惟該人祕不傳授。自其死後，此調已成泡影。此點頗有我東方人色彩，想不到外國也有『祖傳祕方』。

十餘年前我在德國讀書時，會到一個女古生物家名艾丁格，在佛郎克府新格貝格陳列館服務。伊多年從事於化石腦之研究，已儼然成爲世界此道之權威。猶憶前在北平，步達生研究北京人之時，特請人將她之腦化石一文，譯爲英文。十多年別後，今竟在哈佛相遇。原來她爲猶太種，自希特

勒秉政之後，仇視猶太人，伊隻身逃出，家產蕩然。然仍在哈佛從事於化石腦之研究，相與談及以前德國種種，真令人有隔世之感。

除了哈佛大學，遠到麻省工學院參觀，由到過中國之毛理士招待。毛曾執教天津北洋大學，後來參加安得忠之蒙古考察團，當時風頭十足，年少有為，今一見顏容蒼老，已非當年氣派，且不知何故，已成殘疾，用木足支持，一如葛利普。然伊仍大賣力氣，導余參觀各方設備，並其地質系。於標本陳列，隨用圖解說明等方法，言之十分起勁。後談到李仲揆先生之中國地質一書，伊出其所作書評見示，有相當批評。伊以為大忽略外國人之供獻，其實此亦一偏之見也。

劍橋，中國人甚多，然不及一一詳詢一切。只與張其昀姚樹人二先生稍作周旋，並訪趙元任先生一次。趙氏在此執教，其夫人楊女士談鋒甚健，近將有關於中國菜做法一書問世。此次承招待吃魚翅，海外奇珍。聞胡適之先生不久亦來此講學，哈佛當更熱鬧生色矣。

在哈佛住了三天，由張姚二公領導，到波斯頓城中一遊。惜因為時倉促，未及盡看，僅到所謂中國城區一看。美國各都市，均有中國城，以廣東福建同胞為多。大多數的開飯舖及洗衣二業，亦有從

事其他者。我們在一家中國飯舖吃飯，據云老板爲一大學教授所開。後來看了一次電影，共兩個電影主片，均荒誕不經。其一表演陳列館中埃及木乃伊復活，尤爲滑稽。美國人好激動新奇之事，電影作者，卽以此迎合他們的脾胃，固不止我國有火燒紅蓮寺一類之荒唐影片爲然。

波斯頓在當年殖民地時期，地位衝要，爲與歐洲交通最早口岸。以後紐約日益繁榮，後來居上，已不如前之重要。然仍爲擁有七八十萬人口之都市，尤爲麻省一主要中心。

本可由哈佛直回紐約，羅美爾約於星期六，到其鄉間住宅過週末，並可參觀附近阿摩斯特之地質標本，當卽允許同去。蓋羅氏之住宅，卽在以西約一百餘里之阿摩斯特附近。

是日早由校起身，先到車站，有其女同行。上車後，約二小時許，到某地轉搭汽車，行三四小時。於下午四時左右到一地，由其夫人駕車來接，不過數里，片刻卽到。其住所在叢林中，地勢爲冰期沖積物之小山邱，石塊累累，山坡草樹雜生。乍由大都市到此，舒暢心神不少。據羅氏言，彼在芝加哥執教時，感覺將來有在東方置宅，以娛晚年之必要。後來找到此，以三百元購一木造房舍，附地數百畝，可謂便宜之至。此房經他自己一再修理，已十分合用。原來麻賽邱、色慈，及康奈梯寇特等州，爲美洲最

先由白人開發之地。因地多開爲農田，後來人漸向西移，地又重複荒起來，改爲森林。而許多住宅，多爲百年以上所建，尙十分合用。不過格式自然古老，別有風味。當由哈佛來此途中，卽見此等住宅不少，而伊所購之住宅，亦爲其一。

入晚，我卽在此古老而有新式設備如水電等之家中吃飯。據羅氏云，那個吃飯用的大棹，也有一百餘年之歷史。我聽了很慚愧。不要看美國是個一百五十年的後進國家，他們到有這古董，且注意製造歷史。不要說我們是許多千年的古國，找百年左右的東西就不容易。就以我家論，不到七十年，兩次毀於兵火，不用說沒有一百年的東西，三十年的東西，已寥若晨星了。

羅氏還有一姨妹，在此過夏，她在中西部奧布林附近一學校服務，故對太谷銘賢學校情形甚熟悉。他借羅之地皮，在林中距羅氏宅約一里處，自建小房一座。有時獨住。我很佩他們之膽量，住在此等荒野，並不擔心治安！

晚間與羅氏傾談美國古生物學進展經過，及現況甚詳。第二天，我方起床至外，見伊正事推除草機在剪草，滿頭大汗，知他在星期還有重要工作。他說購此房後，一切改良與修理之各工程，均伊

抽暇所幹。且指上部尚有未完工程，在房後，他又更伸出增加一間，石木等件，均已齊全，只待繼續工作。我與他往視，果見木架已立，只待做牆。此等勞作，在洋人本甚平常，不以為異。如邱吉爾之私宅，即由伊親手作成者亦不少，何況一大學教授。不過在習知於我國知識階級之情形的我來看，自不免有很深的感觸，不惜費紙筆一為敘述。

當天下午，坐他們之車，到阿穆斯特參觀何穆斯特學院。先找到管理化石的一位先生，據羅氏言，這位先生，本習他業，後來忽然對採集與修理化石，感覺興趣，即在此工作。多數標本，均彼所採修。惟他生性孤僻，從未到任何陳列館參觀，所以工作至為粗糙。他導我們參觀其陳列館，關於古生物部門，却也井井有條。只是許多骨架之裝置，少見免污而已。其他陳列部，亦草草一視。後來他導我們到一地下室，十分廣大，所擺者全為產自附近之三疊紀上部恐龍骨印。原來在康奈梯寇特河谷，三疊紀紅色地層，十分發育，即所謂紐瓦克系，為紅色砂岩，頁岩，與火成岩相間之地層。紐約對過之紐基爾塞，即為此地層。不過在此十分發達，最奇特的，數十年來，迭次發見許多大小不同之足印，但可歸於此足印之恐龍，至今未發見。其足印前足小而後足大。以所具三長趾言，實為板龍一類之足印。

此等化石，在南非德國與我國雲南（即與祿豐龍相似之恐龍）發見而此間有此衆多之足印，亦是爲當時板龍盛存之一例證。

由阿穆斯特學院，視康奈梯寇特河谷風景如畫，雖林草甚多，而紅色地層之地形，尙了然可辨。據云除足印外，尙有魚化石甚多。後來他於我回紐約之後，寄來魚標本若干，想見其熱心招待之情。按此恐龍足印，在各陳列館均有，而以此間爲最豐。爲我生平所見足印最大之收集。皮包特陳列館中，亦有不少，正由魯爾研究，不久或可完成，公之同好。

由阿穆斯特回到羅氏住所，與之遊覽附近山坡及叢林。羅氏指點其所有地界，方圓不下六七里。如此江山，想見他老兄享林泉之福之樂，不禁生羨慕之心，而覺與我之歷年飄泊相比，真有天淵之別也。

晚間羅氏夫婦，其姨姊及其女，與余同往附近林中一瀑布之上，作野餐，極其賓主之樂。

第二天早晨，羅氏即回哈佛。我於早飯後，則由伊夫人姊妹送至阿穆斯特搭汽車往北漢普頓。蓋因抗戰時期間，汽車不易，有勞她們送得太遠。到北漢普頓後，即購火車票到紐約。因開車尙早，乃

到城市一遊。雖爲小城市，然市政整潔，公園、學校、教堂，應有盡有。不知我國何年建設，始可趕上他們。在如此心情下，又到了車站上車南行，沿途只經一較大都市。果然沿河谷，風景宜人。紅色岩石，時入眼際，惜不能就近一視。天氣甚熱，於晚間又過紐哈芬，不兩小時，即重回紐約，而我之第二次旅行，亦告結束。

六 加拿大旅行記

既到美國，想利用一切機會，參觀所有想看的東西。除美國東部，及中西部各地外，還想往加拿大一行。所以於回到紐約之後，便計劃第三次旅行。時值盛夏，紐約溫度，常在一百以上，所住旅館，小而一窗，空氣不流通，尤爲悶人。且博物館中休假的休假，停工的停工，工作不緊張，我也感覺不方便，正可藉此出外一遊。

計劃雖如此，但手續相當繁重。等到我準備妥當，已是九月過了紐約熱的最高峯了。加拿大爲英國一自治領，要去當然要辦由美出境手續，及入加手續，須由我大使館向美外交部及加拿大大使館辦理。只此就費了差不多一月時間。結果弄來後，還不限將來再回美國的入境手續。原來我們由邁亞米入境，在一特種條款下，出境後即不許再入。要另照未來過辦法，從新再辦入境手續。當然可以，不過多一道手續而已。既已如此，也只有候到加後，再辦回美手續。

由紐約往加，本有許多路可走。我所擇者，爲由佈佛樓一條。佈佛樓爲紐約州西北一大城市，位於伊內湖之東端，一夜火車卽到。未離紐約前，特將所欲去之地方，包括加拿大在內，主要段落之車票訂好，又託通濟隆訂好各地之旅館。此在平時，本用不着。不過在戰時，無論車上及旅館，均十分擁擠，訂票須在起程一月以前，但不能太遲。太遲則訂不到，所以往返跑了許多次，始將一切辦好。

計此行由紐約出發，先到佈佛樓。由佈佛樓過有名之耐阿格拉瀑布，到加拿大之托然拖。由托然拖到加拿大京城吾他哇。又由吾他哇到魁北克境之蒙特爾。爲此行東北之終點。再由蒙特爾折返到美之第籌，再入美境。由第籌往安夏巴，由安夏巴到芝加哥。由芝加哥南行，到擇齊納齊。由擇齊納齊到哥倫布士，由哥倫布士到克勤惟蘭，由克勤惟蘭到皮慈堡。由皮慈堡始折返紐約。共過主要城市十一個，行程在萬里左右，茲記沿途所見於次。

佈佛樓之陳列館，名曰佈佛樓科學陳列館。實亦爲自然歷史陳列館。主持古生物者，爲研究無脊椎動物之萊曼。彼服役於有關戰時之工作，經約定，始特來會見。館長爲韓木林，去時正在廳中，佈置一切。陳列館並不大，而佈置相當精緻，且十分通俗。樓下廣廳之外，有許多小間，每一間有專題陳

列，陳列相關標本。如天文部雖小只一室而許多天空現象均列入，極合教育之用。又有最出名之玻璃人，人身一切組織可透視。且每按一處，如呼吸器官，則有電力使其部分循行一回，極爲醒目。樓上多爲地質及生物標本，亦有不少活的標本。另有一室，專陳列伊內湖乃至耐阿格拉瀑布一帶之地形、地質、礦產及生物，極合地方教育之用。關於脊椎古生物方面，以泥盆紀魚類最多。以前有專人在此研究，現只儲存而已。另外還有不少中國古董之類。聞館長云，有許多珍品，未及細看，不過仰詔陶器，有由瑞典贈送者若干。總之，在外國中國文物，也像印度及非洲土人的東西，無論多少好壞和真假，總要一見在陳列館有若干，以備一格。若是好的話，還可以吸收觀衆，增高聲望。

葛利普先生在壯年時，曾任佈佛樓多年，於此地附近之古生物及地層，有若干精詳研究。在此陳列館中，關於無脊椎動物研究室，即名曰葛利普紀念室。按葛在我國執教二十餘年，對我國古生物與地質工作，且有極大之推動力，除中國地質學會之葛師獎章外（按此亦自抗戰後停止），無其他紀念之表示，今於參觀此地葛氏紀念室之餘，不禁大有感想。

葛氏有一胞弟，現年六十五歲，名約翰葛利普，原爲訂書業出身，近已在家閑居。由萊曼之約，乃

抽假去訪。一見之餘，頗有見了葛師本人之感，因長得十分像。承招待一切，並示葛師種種紀念品。如中國地質學會所出之葛氏紀念專號若干論文，及葛師一九三三年來美時之許多照片。聞葛於前次來美開會時，尙抽暇到佈佛樓盤桓數日，以敘兄弟之情。此次過此，得便道謁見葛師之地，不勝欣幸。自入美以來，凡見地質界人士，十九均以葛師近况爲問。惜我自一九三七冬與葛師別後，亦不知其詳。來美前風傳已由其住宅被送至某地，顯然不能自由。想念之餘，實不知何時河山可以重光，而再得有惜日北平朝夕過從之樂也。

在佈佛樓忽忽一天，大部時間用於參觀陳列館，及訪問葛先生二事，只晚上在繁華街道，略一遊覽。大凡美國街市，到處一律，無何新奇。不過因人家建築好，水管方便，馬路完好，所以市房十分齊整。不知何日我國各都市，始能現代化平均發達。照原定計劃，由佈佛樓往耐阿格拉瀑布，次早到車站，購短途票，往耐阿格拉。上車後，駛向邊境，大有出國之感。過了耐阿格拉站，一站即下車。雇車過境，但剛不數步，換一加境開車者，伊大敲一下竹槓。而此加境之開車者，因等人又耽誤許多時，始再開車過兩國交界之橋。橋即在耐阿格拉瀑布之下，瀑布清晰在望。但此時心情，無心看風景而

注意過境之手續。入橋口時，美方查驗護照，到橋彼端，則由加方查驗。因手續均已辦理，故並無困難。

我由紐約來此之前，曾由資源委員會紐約辦事處加籍顧問介紹在此地附近辦一工廠之韓賴特君。此日他即在橋對過一旅館中相候。相見之後，即導余往外，看此世界有名之耐阿格拉瀑布。瀑在美方固可看見，而以在加方看之，最爲壯觀。

所謂耐阿格拉瀑布者，在伊內湖與東北翁達內湖之交通處。美國與加拿大間之五大湖，此二湖在最東。伊內湖比翁達內湖地勢較高，且因附近岩層均大致平鋪，而無傾斜，爲志留紀與奧陶紀地層。其上部爲石灰岩，下爲砂石與頁岩相同之地層。水流至石灰岩處，成一絕壁，大約爲四十公尺，一瀉而下，因成巨觀。瀑布之圖，普通地質書上均有，今竝立參觀，見浪花四射，銀瀑如布，不勝其流連。據云於晚上或陰雨後由浪花所成之霧中透視，可有各色光彩，尤爲美觀，但我未及看到。蓋此日天氣晴朗，又非晚間也。至於瀑布之聲，可聞數里，亦一壯觀。水由此瀑布入一狹谷，東向注入翁達內湖中，亦爲美加交界之線。沿此峽谷向東數里，尚有一觀察台，並可由此坐繩車，到谷中心觀看，我僅到

台上一觀，未赴中心而返。

看了瀑布之後，韓賴特君驅車到高處，可望伊內湖東部及流水東注之狀。並至附近一工廠之辦事處參觀，看附近各有名剖面之照片，及水利事業。蓋耐阿格拉瀑布，不僅爲一風景區，且爲一工業區，爲此地繁榮之一大原因。不但此瀑布之水力，可以利用，他們並以人工造成許多水道，作爲發動電力之用。參觀後，即驅車往附近一小城名卡他內尼，有伊主持之一工廠，造各種應用機器。忽忽一周，未及詳看。然只就其繪圖室言，已比我中國地質調查所之繪圖室大幾倍，可見他們組織之大。後至韓氏家，其夫人招待甚殷，午間同至另一地吃飯，由伊介紹許多本地人士相晤，男女全有，不一一記上姓名。吃飯以後，又到附近遊散，至一大高爾富球場旁，可看他們作高爾富之戰。入加以後，所見人士，均覺和藹易近，留了很深的印像。

由耐阿格拉瀑布，可搭火車直往托然拖。但韓君堅持由汽車送我前往。值此汽油如血之際，盛意可感。他的意思，想讓我看看加拿大鄉村景色。他說加拿大一切落後，鄉下建設不佳，請我不必太批評。其實加拿大鄉村已十分現代化，我真不敢將我們鄉村情形之實況，告訴他。

由耐阿格拉瀑布到托然拖，係沿翁達內湖東端而行。有時道路，恰在湖邊，可望湖中景色。美加交界，即以湖中間一線爲界。公路之佳，一如美國。共計約四小時，即到。沿途果看了不少在火車上所未見的。到托然拖後，爲時尙早，略與韓君週旋，並道謝忱。後伊即驅車而返。

托然拖爲加拿大一大城市，我在此只住了三夜兩天，當然所知有限。地位於翁達內湖之西北邊，一邊臨湖，一邊有小邱陵地，風景甚佳。前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步達生，即爲托然拖人。步氏逝世，已歷十年，尙覺遺愛在人。今來此，實不勝其念舊之情。

在托然拖遇一中國醫生艾君夫婦，在此開業，承蒙招待。蓋此地也有華僑六七千人，爲加拿大華人最多之一城。就醫者聞以華人爲最多。此地亦有我領事館，領事馮君，曾一見，聞將奉調回國。艾君曾用汽車導余遍遊城中各重要區域。湖邊遊藝場十分廣大，各式遊戲均有。市中重要建築，除教堂外以大學之建築最宏大。

在托然拖主要任務，爲參觀翁達內皇家博物館。此博物館比佛樓科學博物館爲大，比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院爲小，似恰得中。內中包括甚富，如礦產、地質、古生物、生物、歷史、考古、民俗等，無不盡

有，堪稱大觀。礦產部分，用玻璃表示礦區，及礦層情形，尤爲新奇。生物部份，亦盡量用新方式陳列。並曾至其實驗室，看標本之儲藏方法。其關翁達內湖附近之生物，及區域礦產，最爲精彩。尤令人嘆觀止者爲中國部份，收藏之富，爲我來美後所僅見，恐只有英倫可與之比。蓋英國與我國接觸最先，其對於我古物之收藏，亦下手最早，捷足先得，自爲當然。更有令人滿意者，爲陳列方法，依年代區分，如自古代商起至清止，每朝均有專室或數室。其所劃分之標本，可靠與否，當然尙不一定。不過總不至令人如參觀他博物館中國部分，有進了古董舖之感。然他們把此均叫作考古，與其他民族之古物同等看待，實有未當。按歷史與考古之界限，本不易分，即以有文字起爲歷史而言，自商以後，已有歷史，並非考古。或者在美加人看來，他們歷史不過一二百年，遂以爲我中國在民國以前，均爲古時乎。

主持中國部份者爲懷特司教，他在中國數十年，先在福建，後在河南，能操中語。其圖書館尙懸有前河南督軍赴伊之木匾，及其他紀念品。中國圖書，亦收藏甚富。除彼之外，尙有數人，在此作研究。所以不但自然科學如此，即我國文物，我不研究，他人代之研究者，亦大有人在，不可不十分警惕。

古生物部分，以西加拿大白堊紀之恐龍最多，亦有不少其他名貴化石。主持者羅素君，服務軍中，未能一見，只見修理化石之斯坦伯君。斯君並示其最近用一種特殊橡皮所作之模型若干。此等橡皮模型，用特種程序，尚可連續加大，故於研究小化石，十分便利。蓋由此連續放大，可使細微構造，完全放大，易於辨認，而不失原形。現在許多地方，均用此方法研究小化石。惜在戰時，此等橡皮，不易購到。我國採用，尚須待之抗戰勝利以後也。

斯坦伯爲老斯坦伯之子。老斯坦伯，在美中西部，終身採集化石，並作研究。伊本人並非科班出身，而爲一種所謂旅行科學家，但成績甚著。據斯坦伯云，彼自十三歲時，即隨其父作各種採集工作。以後或野外採集，或室中修理，裝修垂數十年。但彼生平，未一次爲文記述化石，而祇努力於此種工作，十分感覺興趣，亦不可多得之奇人也。

由託然拖到悟他哇快車，不過四五小時即到。我因爲要看沿途景色，所以搭白天的慢車。九時由站起身東行，沿途景色甚佳，人口並不繁多。農村景色，十分濃厚。荒涼之中，有新式氣象。

在悟他哇只住了一天兩夜，時間匆忙，未及訪我國大使館。只蒙在此地質調查所服務之斯坦

伯招待一切。斯君亦老斯坦伯之子，爲在託然拖斯之長兄，以研究骨化石著名。尤以禽龍一類化石爲多。在此並見其子，亦習古生物。惟現在軍中服役，將來必可繼乃父之志。一門三代，均爲知名之古生物家，實不多睹，可謂盛事。

斯君先導我至維多利亞博物館參觀，地質調查所卽在此，並見所長第穆。對我國地質情形，傾談甚詳。他問我中國有多少地質家，我答實際工作者，約一百五十人，他聽後似爲驚奇，因加拿大尚不及此數。可見我們人雖少，比不上俄美，但能大爲努力，亦當可有好的成績。加拿大地質調查所，亦傾全力於實用方面，以應戰時需要。陳列館中大部份，已不公開，作爲別用。惟古生物部份，尙有一大部分保留。各種恐龍，除加拿大西郊阿爾伯他所產者外，美國者亦不少。其他各化石，亦均有若干，爲之代表。有名古生物家藍普所研究之標本，多存於此。全陳列館中，無地層之陳列，較爲特別。但對鑛產，十分注意。

斯坦伯個人所研究之一部分，卽其實驗，因此地地方不夠，已移出。據彼云，曾遷移數次，最後遷到全城最古之破爛建築中，以迄於今。彼云，地方雖不好，但無人要，所以自後卽未再搬家，可見其言

之慨然矣，該處有伊研究之化石甚多，尤以圓頂禽龍化石最多而好。彼亦以一部分時間，從事戰時工作，故實驗室事實上等於停頓，亦無可如何者。

在加拿大最後訪問之一城，爲蒙特爾，距伍他哇也只兩小時火車。我丟的時候，正值魁北克開第二次羅邱會議，而蒙特爾也正要開萬國救濟會議。正所謂冠蓋往來，旅館擁擠。幸先已定好房間。當日到達竟尙不能有房，等到下午五六時後，才可移入。

到蒙特爾第一件事，就是向此間美國領事館，交涉再入美境護照簽證問題。去時知已有我華盛頓大使館之請求美外交部之通知，但仍要填許多表，交數張照片，印手指紋，一如在重慶時所爲，雖云戰時，亦可謂麻煩之至，而三小時光陰，全費於此，以後還得到移民局再交涉，又是一小時多，纔算手續完成。

蒙特爾已歸魁北克，爲加拿大一大工業城市。一邊沿湖，一邊爲山地，風景甚佳。在此遇到前在波斯頓會見之謝強君，招待一切，減去不少麻煩。在此參觀本地之大學，並看其陳列館。陳列館名萊德巴司，陳列館蓋爲紀念萊氏而設。負責人因事前未約，他去，未能見，會到保管人約漢生，爲女性，才

由紐約參觀歸來，導看一切陳列館地方小而甚舊，但內容尚佳。尤以加拿大本地產之岩石鑛物標本最多。化石依地層次序排列，亦大有可觀。動物部分亦不少，骨格收藏亦多。惜研究人員不多，或因戰時之故。此外又參觀萊氏圖書館，收藏書籍甚富，許多有名雜誌，均爲全套。我只有在地質地理等門，看了一看。圖書館中，正有一特別展覽會，展覽太平洋文物，平平無何特點。不過於通俗教育上，尙有裨益。

以後以半日之暇，到山頂一遊。先由馬路盤旋而上，繼取小道到山頂。林木甚盛，有一大廣廳，爲遊人休息之所。前英王喬治曾來此遊覽，尙有不少遺跡可尋。由此可俯覽全市熱鬧街道，週圍市區，及魁北克河，均收眼底。此等美國及加拿大都市，本均近一百年左右之產物，然經西人足跡一至，大爲整頓，卽成現代化之都市，反觀我國，自號有數千年之歷史，然除北平外，古色古香之都市，已不多見，而新式者更談不上。到現在始言建國，亦云晚矣。

蒙特爾爲加拿大之最東端。由此照原來計劃，直往第籌。爲米其根之大都市。夜間上車，次早已過伍他哇。托然拖等城，將近美國邊境矣。『何事忽忽來復去，不把他鄉當故鄉，』實可寫出我此

時之心境於萬一。

第三籌爲人口一百五十萬以上之都市，爲美一大工業城。福特汽車公司卽在此，但竟無一自然歷史博物館。文化中心，在距此約一小時之安夏巴，所以我在此只住了一夜，看了看都市，卽於次早，搭車往安夏巴。

在安夏巴住一旅館中，爲來美後的住旅館之最不潔者。床單破而且髒，晚上不能成睡，似有動物爬來爬去，可見外國也有臭虫。早上到學校找人，先到地質系與動物學系，因在一樓，均看了一看。在此除見地質系主任藍德思外，並見到已老之有名地質家胡布氏。伊在菲利賓及太平洋各島，曾工作，已逾八十，尙工作如常，正爲政府預備伊所作之剖面地圖照片等，以供戰事參考，可謂全國動員矣。

除地質系外，另有古生物陳列館，在另一建築中，與其他陳列館如動物考古等在一起。有名之脊椎動物家克斯，卽在此。伊已告老，但仍工作。到後由伊招待一切，看了陳列館之外，並看其實驗室儲藏之重要標本。其特別爲二疊三疊紀化石最多，尤以三疊紀古鱷魚類最多而好。其保存情形，頗

與我祿豐系相似。陳列館參觀人並不多，蓋安夏巴本爲一小城市，以大學爲主，故此陳列館，主要爲研究用。承繼克斯之年青古生物家葛雷高，現服役軍中，不及相晤，至以爲憾。以後又看了看動物陳列，訪動物部布爾特君，正研究現代各動物之生殖器官，令我各動物之生殖骨，收集宏富。據云以之鑑定各動物，十分可靠而準確。惜在化石上，此等骨保存尙少，然亦爲可以十分注意之工作。

據克斯言，彼二十年前，與其太太週遊世界，到南非，太太生病，死於該地，獨身已多年。彼曾到過中國，但未到北平。上次在莫斯科開地質會時，彼本想過中國到莫斯科去，因時局關係，取消西伯利亞地質旅行，伊因之亦未去成。近作全世界中生代及古生代末期地層之研究，對中國地層，甚感興趣。可惜伊所知中國材料並不多，只將已知者照抄，又有許多矛盾地方。我答應供給他材料，但不知尙趕得上他用與否耳。

安夏巴爲中國學生集中地點之一。以前在一百以上，近不過數十人。此外聞有空軍，在此受訓練者也不少。我由克斯介紹，見了新到過中國的一位，名叫高爾，於前年到重慶，係美政府派去。據他說，曾由重慶往威遠榮縣自流井各地，可見與實用問題有關。伊能操中國語，晚間約到其家，來賓甚

多，最奇者，十餘人中，無論男女，都能說幾句中國語，可見此地人士，對東方事甚注意，來來去去者，實繁有徒。

安夏巴一日，已看了不少，次日由此搭車，直往芝加哥。

芝加哥爲美國第二大都市，僅次於紐約，人口三百三十餘萬，位於美國中西部，爲交通中心。故歷次各黨舉行大會，均擇此地。我此次來此，住於下城一大旅館中，並無人招待，至爲茫然。次日始冒雨往芝加哥大學。上汽車以後，說明方向，開車的十分不願意，因他們喜歡在熱鬧區域來往，旅程既短，得資又多。但我達到芝加哥大學之後，化了將近兩元，亦可爲貴矣。但因相距甚遠，又不知如何乘電車，亦只有如此。到後課至一東方文化陳列館中一看，後獨找至瓦爾克陳列館中，地質系地理系亦均在此。先到樓上，見修理化石之某君，招待一切。我即在陳列館參觀。此陳列館，乃紀念瓦爾克，故以之得名。古生物地質部門，均十分豐富。尤以當年威理士頓在此，關於美二疊三疊之硬頭類及獸形類化石，最爲特著。惟陳列方式，十分古舊，如置身歐洲大陸之陳列館中一般，此陳列館爲大學研究用，自無足深責。

一會兒在此任古生物之伍爾生來，伍爲羅美爾之高足，羅去哈佛後，卽由伊繼任。亦對二疊紀三疊紀化石，甚有研究。伊近在美地質學會特刊中，發表一專著，名爲『哺乳動物之來源』，相當之好。伍君除再導我看陳列館外，並至其實驗室儲藏室，及地質系一一參觀，並見地文教授某，及一洞穴專家某君等。

晚間遇中國同學數人，並有在此教化學之馬祖望君，聞此地中國學生甚多，惜過此忽忽，未及一一會見，只看到鄒謙夫婦，承招待並開車遊芝加哥近郊，以及西北大學一帶。並於離芝城之日，到猶太區參觀，人民甚窮，街市污穢，予我以甚深之印象。

在此曾與人談及國內及國外情形，乃至紐約新來之各考查人員。某君謂新派來之人，有英國話說不通，日日在紐約吃中國飯。按以前在紐約，曾聞人云，資委會辦事處人員，對本會新來之考查者，有三大工作，一爲吃中國飯，一爲找大夫看病，一爲向重慶寫報告，甚爲諷刺而幽默。今某君所言，不過如此，亦未加添多少。不過吃飯看病作報告，均非十分可以非議之事，只要事情辦得好，不能讓他有中國飯不吃，如他喜歡吃的話；有病不看，如他有病的話；有報告不寫，如必須報告的話。主要是

看他能勝任其使命與否，到不必講求此等小節也。至於語言一層，也是如此，誰能保個個人各種語言全通，況且也有言過其實之處乎？

在芝加哥，又以一日之工夫，參觀最有名的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原名費爾德博物館，為紀念費氏而設，原在大學區附近，後移今址，大為擴充。近改稱今名，只在內設一費氏紀念廳。全部陳列，包括自然歷史，各部一如紐約，不過規模較小，但新式則過之，可以恰合芝加哥城市之需要。我主要看動物人類地質古生物等組，並遇已告老之地質家尼古拉，動物部主管沈克，及研究中國爬行類之賴普。脊椎古生物主持者為馬克隆，正研究馬化石。此博物院之脊椎古生物，以新生代為最多。與瓦爾克陳列館不相重複，可以互為補足。近聞二者有合併之說，惟當我去時，尚未見之事實。陳列部份，除普通化石陳列外，並將化石生存情況，採掘方法，亦特別陳列，於一般人之了解上，十分有用。

照原定計劃，芝加哥看完以後，前往伍海阿之擇齊納齊。由芝加哥到擇齊納齊，一夜火車即到。到擇齊納齊時，正清早六時，天尙未明，巴爾博驅車來接，到預定之旅館。巴原在北平燕大教書，在中

國地質界甚知名，我們一起，也曾作幾次地質旅行。他回英以後，在英甚不得意，前來美國，在擇齊納齊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此來他鄉遇舊知，自有相當感想。

巴氏雖爲地質家，但因任事務方面之事，系中事並未擔任。此間地質與地理系併爲一系，主任爲瑞琪，乃礦物學家。另外有已告老之地文學家范乃滿，在地理系相當有名。其所著之地理教科書尚通用。古生物與地層，爲賈士德，爲一年青之古生物家。此地以無脊椎古生物爲主，脊椎化石，亦有一些，但不佔重要地位。此外尚有其他教授數人，均作片段聚談。

系中之陳列館，就標本言，尙不少。但陳列十分散漫。據云戰後方可有一特殊之建築，大爲整理。化石中有古生代之蝸子類化石，及魚爲最多。因附近奧陶紀地層十分發育，故奧陶紀之各化石，收藏甚富。

賈士德在此，極力使古生物知識通俗化。有一種組織，不時到野外旅行，由愛好化石標本者參加。此等參加者，不一定爲專家，多爲業餘古生物學家。我此次趕上參加，往城南不遠之奧陶紀地層作旅行。參加者共有一百餘人，且有不少老太婆。他們對化石，全都感覺興趣，賈亦不厭繁瑣，一詳

爲解說。此地之薄層石灰岩中，化石極爲豐富，由化石性質，可分爲數層，均有特殊之石燕、珊瑚、及苔蘚蟲等。我自己也採了不少，作爲來此之紀念。

擇齊納齊，位於河邊，兩邊爲很高之台地，地形與萊因河有些相像。據云，正因如此，歐洲人競來北美時，許多德人，選定此地。至今尙爲德籍美人聚集中心。賈爾德太太，卽爲其中之一，見了便回憶到德國女子之樸實勞苦情形，我們曾一塊上街，到菜市購東西。賈君並於餘暇，導我驅車遊城市許多公園。擇齊納齊公園之多，與風景之佳，爲中西部名城之最，引起人不少的留戀。

巴爾博必欲我遷至其家中住一夜，其太太公子，均久居中國，客廳中陳列甚多。據巴云，尙擬於戰後再往中國工作，此蓋歐美科學家一般之心理，初無足異。在此留連數日，於晚間上車，往伍海阿中部之哥倫布斯。巴送到車站，上車倉卒，車頭煤灰飛入左眼，痛不可忍。

哥倫布斯距擇齊納齊約四小時火車卽到。次日參觀了三個機關。一爲伍海阿州立大學之地質系，一爲伍海阿地質調查所，二者在一起。前者之主任爲賈爾曼，爲地層兼古生物家，後者之所長，爲斯導特。其他爲地理系，在附近另一建築中。地質系與地質調查所，同在一起，工作與經費及人員，

均可合作，兩有便利，非如我國各省地質調查所，自成系統也。有許多人，均在野外工作或休假，故只與主任及所長會談。其陳列館雖為大學用，然可引人注意之標本，如泥盆紀魚，及許多無脊椎動物化石均多。但中生代及新生代化石則較少，而陳列方法，亦較陳舊。賈君並導我參觀大學全部及運動場。惜左眼作痛，至為不快，後到地理系遇某君，引我到市中找一太夫醫，不過去掉沙粒，立即見好，花了三塊之多，不過一二分鐘手術，亦可云竹槓矣。哥倫布斯都市尙相當繁盛，因時間匆忙，不及細遊，當晚即離了哥倫布斯往克勒維蘭。

克勒維蘭亦為中西部一大城，人口將及百萬。然次早到克勒維蘭自然歷史博物館參觀，則相當失望。因建築甚小，規模不大，不足以應如此大都市之需要，至為顯然。但地址雖小，而陳列則應有盡有，亦有一部份，力採新式用光線布景之法。但地質古生物標本，比較甚少。此地主持古生物者，為以研究魚化石著名之董克。其實驗室在地窖內，所藏以泥盆紀魚化石為最多，當為美國古生代魚化石中心點之一。以後曾參觀附近之圖書館，亦由博物館長招待。此博物館開亦有擴充計劃，恐將待至戰後矣。

下午董氏導余到近郊，看地質。因城內卽有泥盆紀上部之頁岩露出，名爲克勒維蘭頁岩。據云卽可找魚化石，惜未獲得。後來並便道參觀西方大學，及克斯應用科學院，僅看了一部陳列，卽匆匆而回。

這一次加拿大及美中西部旅行，預定最後一城，爲皮磁堡。因卡爾奈基研究院，及主要之陳列館在此，不能不去。由克勒維蘭到皮磁堡，只四小時火車，當晚離克內維蘭，夜間卽到。董克送到車站，招待一切，並無困難。

主持卡爾奈基博物館者爲一俄種美人，名阿維諾夫。由俄來此已多年。彼曾往新疆去過，能說幾句中國話。相見之後，以爲等了一月，才見我來。因去加前通信，彼知我將來，而我繞了一大圈子，已將三個多星期矣。彼爲一昆蟲學家，對中國之蝴蝶，特感興趣。陳列館昆蟲收藏甚豐，伊又爲一天才藝術家，能用水彩畫描繪生物，維妙維肖，並向我當面表演。其正在進行中之潘沙凡尼亞省植物圖譜插圖。在此工作之地質人員，又有一俄種人，亦來美多年，名他爾馬科夫，專研究無脊椎動物化石。伊雖爲俄人，但在西北利亞住多年，於遠東情形甚熟悉。其面孔亦類黃種人，當有蒙古人血統。一九

一八俄國革命，及二次世界大戰前，希特拉驅逐猶太人，多少優秀份子前來美國。他們造就人才，美國享受現成，誠所謂爲淵驅魚，爲堯舜驅民矣。

脊椎動物化石之主持人爲克依，才由野外採集歸來。聞在此服務，研究脊椎動物化石者，尙有一克拉克君，近在我國西北服軍役，未能在此會見，亦一憾事。

卡爾奈基博物館收藏之富，足可與華盛頓紐約紐哈芬等相匹。就脊椎動物化石而言，許多恐龍之正型，如圓頂龍，梁龍等，均在此。其他部門，亦均平均發展。又有藝術部門，收羅我國東西亦不少。地質標本中，由德國採者很多。實驗室中，儲藏甚豐。克依經一一說明，知關於美國新生代地層之化石，收藏甚富。惜爲時間所限，未能一一參看。又關於以橡皮作模型及放大之法，即在此間發明。惜本人未在此，由其夫人代爲說明，並看了最近作成的許多模型。

卡爾奈基博物館，組織宏大，堪與紐約相比。遊其地窖一層，如印刷、裝架木工、鐵工等，應有盡有。據阿維諾夫云，除到野外考查所需之汽油，須仰給於人外，直接間接有關於博物館之設備無不俱全，此等博物館，在我國恐三五十年內，尙不易做到。

皮磁堡爲美國工業中心，附近有大煉鋼廠，因附近卽有豐富之煤可供用。皮磁堡之有今日，亦受地質環境所賜。皮磁堡大學，卽在卡爾奈基博物館對過，但並非一大學園地，而爲類似紐約最南建築之大建築。阿維諾夫，導余參觀若干教室。每一教室內之一切佈置，代表一國。入代表中國之室中，一切尙有幾分相像。門口有石獅子，但放於門內，頭向室內，未免見所未見耳。

在皮磁堡住了兩天，全部時間，用於上二者之參觀。尤以在博物館中，看了許多標本，並看到正在裝修中之電光佈景陳列，工程十分複雜。至於都市本身，雖未細看，而美國都市，實際上到處一樣，千篇一律，亦不必一一盡述。

由皮磁堡回紐約，只一夜火車，此次旅行，於以結束。

七 東岸到西岸

有許多美國朋友說，到美國不橫穿大陸到西部去，不能算了解美國，紐約太國際化了，我對此很同意。往中國去的外國人，在北平甚至上海，住一些時，自以爲了解中國，殊不知遺笑大方。我於東部及中西部各地，既已大致看過，所以下一計劃，即爲往西部去，從紐約到舊金山。換句話說，就是從東岸到西岸，由大西洋西岸，到太平洋東岸。照例預先要有許多準備，如定車票訂旅館之類。終於於一個冬天的下午，離開了紐約。

由紐約到西岸，有許多路可走。最普通者，乃過芝加哥往西。我即採此路，由潘沙凡尼亞車站下午起身，次日清晨可到。因車誤點至三小時之多，故早九時多始到。到後離轉往林肯城之車，尙有三數小時，乃驅車到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一看，直接訪馬格魯，幸未外出，與之傾談一切地質古生物問題。看到伍爾生所著之脊椎動物教科原稿，後來又便到陳列室一看。關於墨西哥火山，爲近數

週之新陳列，我前來時尙無此。今不過一月許，已有變動，可見他們是隨時在求進步的。

十二時由車站轉車西行，因爲白天，所訂者只有一坐位，亦相當舒適。由此西行，地勢多半平坦，無何山嶺可見。然新生代地層亦不少。沿途人煙，已不如東部之繁盛，樹木亦少。過伍穆哈，爲一大城市，已到夜間，但見燈光一片，未及詳看市容。此車誤點，於夜十二點多，才到了預定作第一次停留的

林肯城

林肯爲耐布拉斯加之首城，有大學在焉。次日早打電話給愛理士，伊片刻即來。伊爲一白俄，來美二十餘年，早改作美國人。曾在中亞細亞工作過，太太亦爲白俄，曾任哈爾濱北平相當時期。愛氏先在堪薩斯地質調查所，後來耐布拉斯加地質調查所服務，已六七年，相見傾談甚恰。是日雖爲星期，仍由伊導至大學去看。原來我來此所要看的三個機關，均在大學內，一爲地質系，一爲陳列館，在一建築中，一爲地質調查所，亦在大學內，故十分便利。

是日下午，地質系主任，兼陳列館長壽爾磁亦前來招待，共同看其陳列館。耐布拉斯加西北，爲沙漠，其新生代地層，發育甚佳，多處爲美國有名產化石區域。故此陳列報於新生代化石，收藏甚

富。此外尚有若干洞穴堆積中之化石，亦均一一參觀。中間有廳，專陳列象類化石。此外關於無脊椎古生物及地層，亦有相當陳列。樓上有動物及藝術等陳列品，只草草看了一遍。

地質調查所，單獨有一建築，連同水利在一起。蓋耐布拉斯加平原與沙漠多，水利十分重要。關於水位測量，設備甚佳，土壤亦十分注意。華盛頓美國地質調查所在此設有工作站。前在我地質調查所服務之梭頗，在此尚有一辦公室。所長康得約，出外旅行未見，聞爲一普通地質專家，作古生物研究者。只愛理士一人，據云，一切均自己工作，無人幫忙。彼年來於新生代草類化石之研究，極爲努力，據云，爲鑑定地層之最好標本。惜在我國，尙未發見過此類化石。地質調查所無陳列館，取其不與大學之陳列館重複，而工作則彼此合作。

在林肯停了二三天，卽以大部分時間，在三處參觀。壽爾磁爲研究新生代哺乳動物化石者，愛理士因研究草化石，於新生代地層亦注意，我們卽談及第三紀與第四紀之分界問題，開了一座談會。由我先報告我國新生代地層，及我對於分界之觀點。伊等將美國情形，作同樣報告，知西處不甚相合。卽我們之泥河灣層，視爲上新統上部者，他們以之當作更新統下部。其地層亦有許多地方不

甚明瞭。此問題甚大，恐非更加精詳研究與調查，尙不易即作定案。

未來林肯前，曾與愛理士函商，並得所長康德的同意，可有一汽車，備汽油，在附近作數日地質旅行。但到了林肯以後，天氣大變，大雪紛飛，地面成一銀世界，許多露頭不能看，而地凍路滑，行車亦不易。無法之中，乃決先往堪薩斯之勞然斯參觀，等回來天氣變好時，再赴野外。但也用了一個上午，驅車到東南五十英里外之淚水一地，看二疊紀地層，中有筳蝸化石甚多，俯拾即是。在沿途也看了許多黃土堆積，與我北方各黃土，完全相同。

由林肯城往勞然斯，搭白天火車，藉以看沿途景物。天氣轉好，沿途隨地，除老地層外，時有新生代地層露出，尤以黃土爲多。在耐布拉斯加等地，一般景物，頗與我西北有些相像。將來西北開發，當亦有如此一日。在美國，南北交通，不如東西之方便。所乘爲慢車。到堪薩斯城，還須換車。車行甚慢，且又誤點，而我所要換之車，亦因誤點未來，只有在車站守候。堪薩斯爲美中西部之大城，爲堪薩斯之首府。惜時間有限，只出車站，略爲展望而已。十一點許，終於趕上開往勞然斯之車，爲由東來開往西岸之通車。車上甚擁擠，竟找不到坐位。好在由此到勞然斯，只一點鐘左右之火車，而因誤點，到夜一

時始到站。下車後，又無汽車可叫，昏暗中自己沿街行走，但經行十餘分鐘後，我所定之旅館招牌，赫然在望，亦爲巧事，真所謂庸人自有庸福。

勞然斯有一大學，一自然科學陳列館，及堪薩斯地質調查所，均在大學區，參觀甚爲方便。次早我所要看之赫爾來接，當即到自然科學陳列館，伊爲館長，係動物學家，現美國哺乳動物學會會長，曾在加里佛尼亞之貝克來工作多年，亦作些古生物工作，近始來此當館長，及動物學系主任。其風度與巴爾博相仿，當爲英國種之美人。到後先參觀陳列館，入正廳。有一大廣廳，作半圓形，陳列美國北自阿拉斯加，南迄墨西哥之主要動物岩石樹木。風景一律連續，而各具本地特色。此爲前任所創立者。雖有許多可議，然於一班人參觀，亦可引人入勝。其他部門，亦應有盡有。陳列相當新式，爲美中西部最好之博物館。地層方面，亦甚見長。古生物之脊椎動物，採集甚多。主持者爲喜巴德，以研究齧齒類著名。在此遇到前在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當保管員之瑞格。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之脊椎動物，由氏一人之力收集而成，近雖告老，但仍不甘家居，在此間工作。我看他正在自己修理一上新統駝駝骨架。此陳列館之骨化石實驗室雖不大，而不在地窖，兩邊有窗，窗外風景甚佳，工作可以

忘倦。我戲謂他，雖在此工作，亦等於告老，可以欣賞山水矣。因勞然斯大學區，位於一山脊上，林木茂盛，而風景地勢，亦殊可觀，不禁羨慕他們之安靜研究室生活。

在此應赫爾之約，在斯努樓上動物系，作一公開講演。伊事先即有通知，故聽者甚多，爲動物系地質系博物館及地質調查所之人員。本約講三十分鐘，竟講了六十分，題爲中國古生物之進展，乃普通題目，藉資宣傳而已。

第二天尚有半天時間，用以參觀地質系，及地質調查所，均在博物館附近。主任與所長，爲一人兼，名穆爾旦，在同一建築中，因地質調查所之新建築，爲軍事機關所用，尙不能完全移入。此地地質調查所，與耐布拉斯加相同，亦十分注重水利及土壤，乃因地域環境使然。曾在他們各研究室一看，地質系之教室實驗室，亦看了看。此等地質系與地質調查所合作辦法，在我國地質人才不多而經費有限之情形下，實可取法。後來他們帶我看他們已建築成之地質調查所新址，規模甚大，辦公廳研究實驗室，均甚寬大。每一主要研究人員，均有其特有之小實驗室，已有一部遷入，而大部爲軍事機關所用。但將來如均能遷入，實爲一規模甚大而完全之地質調查所。

在勞然斯停了二天，天氣均好，參觀完畢之後，於當天搭車回林肯，以期於夜間可以到達。赫爾道到車站，留連不捨，而車又誤點，在河畔遊散，見有從河中所掘出之沙，據云以前不久，其中有象牛等化石發見，送到陳列館。可見他們民衆，與自然研究機關聲氣甚通。

不幸回到林肯後，天氣又大變，雨雪交加，比前數日更甚。我赴野外旅行之計劃，當然不能實現。此次費盡手續交涉到車與油，而不能出發，反要瘡人之人情，實覺天公太不做美。

在林肯尚有數天之停留，因車票已沿途訂好，不能因野外旅行不能去而改變行期。所以仍到地質系陳列館地質調查所三處參觀，遇到已告老之巴爾博教授，亦以研究脊椎動物化石出名，在此校任教多年。地質系及陳列館之有今日，實出他之力。壽爾磁對彼十分尊重，尙看到歐陸尊師精神。壽氏並帶我參觀其化石標本儲藏室，在另一建築中。因目下之地方不夠用，附近另有一部份，爲儲藏標本之用。內有化石甚多，尙多未加修理者。嘗覺美國各地採集工作，比研究工作爲速，尙須許多脊椎動物專家，從事工作，正不必在美國以外，再尋什麼標本。

在實驗室中，與修理之萊德爾談甚久。他有二拿手工作，不可不記。一爲首先用鐵條裝修骨架，

不使鐵架顯露於外，一切均由脊椎之神經洞及肢骨之中孔穿過。故標本甚好，像帶着骨架站起，栩栩如生。此間陳列館中，有許多骨架，即用此法。此本無何新奇，不過裝置起來，當然有實際困難待克服。大凡此等作法，只限於新生代及保存佳良之標本，其他亦不易作到。我在該地時，正裝好一上新統駱駝骨架，曾在其側與巴壽萊等共照一像，以爲紀念。其他一工作，即爲伊所作成之骨化石樂器。因附近某地層產犀牛化石甚多。而此犀牛骨格，化石程度甚好，擊之有清脆之聲。伊乃用許多犀牛之肋骨化石，分別長短，及發音之清濁，製成一骨化石鋼琴。伊親爲表演，果然所有音調，均甚清楚，聞伊作成此之後，在各處表演，報上大爲鼓吹，曾轟動一時。今則只陳列於展覽室中，作爲古玩而已。

在此與愛理士談及俄國大地質學家奧布洛斯啓夫之近況。據云最近與他尙通信，十分健康，工作如常。他曾將奧氏在新疆尤其迪化以西等地之油田報告，譯爲英文。據云，係應美某石油公司之約而作，作後除送外，尙有原稿，我卽一爲查閱，多爲我前年去新所去之地區。奧氏有將此譯文發表之意，我當卽表示贊成。因俄文文獻能讀者甚少，不知多少俄人有名有價值之科學觀察，因發表俄文，而不爲世人所注意，此不過其一耳。

離林肯西去之日爲星期天，無何事，愛壽二君，導余參觀林肯最有名之首府建築，爲一高塔，此大建築高度等於塔底部十字路建築之長，十分現代化。耐布拉斯加州政府辦公廳卽在此，其中地上裝飾用許多化石，如恐龍古象等，用石鑲成，十分逼真而美觀，聞卽巴爾博所設計者。其審判廳，州議會，會議廳，均在內，設備富麗堂皇而新式。其中一部，爲歷史陳列館，爲紅印度文化，及殖民地時代之各種器具等。不要看美國歷史短，他們十分注意歷史遺物，且不時不惜人工，製造歷史，實可令我們以古國文化自豪之國民警惕。此外新石器時代之石器及遺物亦甚多。此間陳列，與大學之自然科學博物館，並不重複，且可互相補充。聞近有計劃，擬將此移至大學，合併爲一，惟一時尙不至實現。

此次前後兩次，在林肯城住許多天。各種材料，比以前往各地旅行，看的較爲詳盡。而愛理士及壽爾破招待之熱誠，尤出人意料之外。蓋愛爲俄籍人，而壽在美古生物界中，因與佛內克斯合作，有外江派之稱。然就我們局外人看，皆一樣的，有可取與不可取也。

事完之後，因要於兩點前辭退房間，乃將行李移於地質調查所所備之車中，晚間與愛君同吃

飯，並到其家。其夫人生長於哈爾濱，到過北平，對遠東情形甚熟悉，傾談甚洽。至十一點開車到站，而據車站公告，誤點兩小時，要等到夜間二點，乃與愛君辭回，獨自在車站守候。美國本以趕快及守時間見稱，而因在戰時，一切軍事第一，故普通客車常常誤點。如果在美國，可以看到戰事景象的話，火車誤點，應也是其中的一個。

終於上了火車入座，次早醒來，已見荒野一片，淒涼萬狀，此當已至耐布拉斯加西部。乃至科落內多東部，不毛之地，當然很多化石地點，無慮千百，惜均不能一去，誠憾事之至。上午十點半始到頓佛，住預定之旅館。下午即往科落內多自然學博物館去參觀。

頓佛爲科落內多首府，爲西部大城，人口三十餘萬，位於落機山東坡下。此地之自然科學博物館，在市中心區外一大公園中。時積雪未化，道路泥濘，驅車前往，幸即找到全部陳列館，規模甚大，包括自然科學全部，而關於動物部門之光線布景陳列，亦十分完備。尙有一部，正在裝修，得以看到其設備之經過。主要在畫景之前，實物佈景之後，要有凹入區帶，方可十分逼真。陳列廳後部，有大講演廳，爲每週一定時間作公開講演之用。可見他們對通俗宣傳方面，十分注意。至於地質及古生物部

份，陳列在最低一層。地質方面，岩石及地層標本甚多，但陳列古舊，聞將有改良計劃，即以之移於靠牆部分，使中間地位寬闊。如此必須用電光光線方可。古生物標本亦不少，脊椎化石有一大梁龍骨架，及許多滄龍，陳列甚得法。在此無脊椎古生物專家。修理者兼管一切，名藍恆木，年已八十五，尚工作如常。據云彼於五十七歲時，始對修理化石，感覺興趣。已將近三十年，工作未斷，深可佩服。伊正作一禽龍之模型，預備作交換之用。修理室甚大，設備相當完善，亦作儲藏室之用。另有一室，爲一繪圖員，專繪古代風景畫，作爲佈景之用。有一新生代動物陳列室，主要爲哺乳動物，各門類均有陳列，附以佈景，一如樓上之動物。我次日早仍去一次，並與地質人員會見。據云不久會有一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某君前來，係奉派考察美國博物館情形，作爲戰後恢復英倫博物館之準備。可見他們對此，亦十分注重。此地館長名貝理，前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會見，招待一切，十分滿意。

在此會到習地質之黃天祿，與其他二中國人。黃君前會通信，有意回國工作，在此晤見，始悉已改入美國國籍，娶有美婦，生子數人，故至少在戰事期間，恐不易到中國服務。其他二君，亦在此實習理工者，均爲有用人才。我國專門人才固不多，然逐漸各方均有其代表，苟善爲培養，而使得各展其

所長，亦不難樹立很好之基礎。

在頓佛還看了州立陳列館，樓上爲鑛物岩石，除全國性之陳列外，每一部均有地方標本陳列一專櫃，極爲新穎。地質調查所亦在內，惜未見何主要人物。樓下則爲文物之陳列，二者放在一起，大有不倫不類之感。此外以餘暇到藝術陳列館一看，無非圖書古物，紅印度人文化之類。亦有一廳，除中國東西外，日本東西亦雜列一起，作爲點飾。

下午到車站，上車西行，因誤點等了五小時，始得上車。於上車前，只有在車站附近盤桓，不覺令人有心煩之感。自由重慶西來，一年將完，大半時間，消磨於路上。上車下車，出棧入棧，所得究有多少，難以自解。而所受遊離之苦，則只有一人，於此萬萬人海舉目無親中身受之而已。車開行卽入夜，一夜展轉，於次日上午，車在威明州西南行，由車窗可見不毛之地甚多。威明本以產中生代上期，及新生代化石著名。此地當有化石地層之一，惜未能下車一視。由車上看此不毛之地之一切，幾疑在蒙古新疆之荒野，而不知尙坐在外國時代化之車中。下午五時始到奧格當，因與由芝加哥來之車相併，在此停留很久，約五小時始開行。開行不久，卽過有名之鹽湖。路軌係穿湖之一部而過，兩邊山色

湖光，映眼如畫。當美國西部未開發以前，此等地方，還不和我之羅布諾爾及居延海一樣嗎？我想總有一天，我有機會，可以在臥車上，看此等地方之景色，一如現在看鹽湖的景色一樣。

雖然說此次由紐約西行，由東岸到西岸，可以橫穿大陸，看不少東西，但其結果，不免有些失望。因有許多地方，全非在夜間經過不可。如由紐約到芝加哥，由芝加哥到林肯，也有一半，在白天看到。由林肯到頓佛為夜間，由頓佛到奧格當也一大部分時間在夜間，今由鹽湖西行，正要看許多山地，而又入夜間，如此則美西岸之大山如落磯山等，均糊裏糊塗，於枕上經過了，古人云：『馬瘦行遲自一奇，湖山佳處看無遺，』我今則『快車旅行亦一憾，好山好水看不見，』奈何奈何。

但次早醒來，推窗一望，亦有可少慰於萬一者。阿爾卑斯式之山岳，險峻挺秀，雜以谷坡積雪，沿山林木風景之好，為入美以來所初見。車蜿蜒在半山中徐行，經過許多山洞，有一列車同時穿三數小山洞，有時山洞歷十數分鐘始過，均堪稱壯觀。午間下山入平地，將到貝克來時，又有小山嶺，而三佛蘭西斯哥海灣已在望。車道沿海灣行許久，尤足暢人心神，因又為一番景象也。這一段好風景之飽嘗，應該感謝火車之誤點。蓋以原訂時間，上午八點左右即可到貝克來，則此山此水，必大半在夜

間度過。因兩次大誤點，於下午五時許始抵貝克來車站，因而到看了風景，此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到貝克來無人接，車站甚小，沒有租用汽車，又不知所訂旅館在何處。幸在車上，遇一美婦，其夫曾在中亞細亞工作，現在貝克來大學教書，其夫以汽車接她，她即導我上她們之車。其公子開車，始得很順利的達到旅館。

在旅館中住了兩天，並遇到甘願。伊爲此間大學古生物系主任，前曾到過中國，與我在四川發見恐龍化石，此來找他，亦有舊雨重逢之樂。但因我打算在貝克來住一些時期，久住旅館不便，好在紐約起身之前，得博物館中尼古拉女士之介紹，由其住在貝克來之姊，代爲我找一民房。房東名勞爾德，其夫也到過中國。我因恐有不便，故先定二夜旅館，待面洽後再移入。訪問之後，知房間久待，乃定星期日移入。星期早上，行李收拾好，辭退房間，但找不到汽車。欲將行李令旅館中夫役送往，而他們說夫役不許外出。我因房東處已去過，知相距不遠，乃獨自攜兩件行李，去到住所。雖然距離不過二里之遙，但因有七十磅之行李，也十分吃力。努力再努力，始到目的地，而已出了一身大汗，不免

脫去衣服。不料房間久未住人，天氣又冷，大意之下，竟得傷風。此巧小秀麗之貝克來，實予我以初來之大不良印象。

所住地方，在大山南之一小山東坡。房間在樓下，西北角兩邊有窗，窗外有環繞房舍之花園。樹木之外，雜花並列，十分秀麗。遠處東北，可看山坡林木，與房舍相間。兩邊雖有房舍，但由房邊可以看見三藩市連貫貝克來之大橋。於晚間放映紅色信號時，可以更清楚望見。在紐約旅館亂烘烘之情景下久住而後來此，得此環境，大有別有天地之概。房內爲一大間，附洗澡室及儲藏室，有一鐵床，可以扶起，藏入壁中。但我凶少生客，所以照常放於室中。

到此佈置已定，即按時到加里佛尼亞大學去。此爲美最大大學之一，開在平時，工作者連學生可有五萬人。我自然先到古生物系。在美國古生物系和地質分開，而自成一系，以此間爲第一。但尙無單獨建築，附於採礦系之樓上。據云以前在地質系，因那房子非寬大者，故移於此。系中包括古植物，由錢耐主持。錢前曾參加中亞考察團，對中國新生代植物化石，有若干研究。我在山東所採之上中新統植物化石，亦由彼研究。無脊椎動物化石爲克拉克，脊椎動物化石爲甘願。甘以研究爬行動

物著名，曾到中國，與我同去山西四川等地。此外有一斯梯爾吞，研究新生代化石。於去年夏赴南美，尚未回，未能見。此外尚有若干人，從事各項研究。陳列室僅爲樓上一走廊，標本並不多。但儲藏室則收羅甚富。甘曾在南非，採有許多二疊紀三疊紀許多化石，無地可放，一部分放於校內鐘塔之內。據云當平時，彼有十五人，從事修理工作。目下則僅留一人。在戰時，各人均不能充分作研究工作，即甘本人，亦每週兩次有防海岸任務，可見戰事在美國，誠可謂全體動員。

真正之地質系，在單獨一建築中，但不合用。因該建築本爲圖書館。自圖書館有了新建築後，爲地質系佔用。爲一圓形建築，只得因地勢佈置。但就內容言，亦十分充實。前主任勞德巴克已老，但仍工作如常。彼於民國三年至四年間，曾在中國調查，特別注重四川紅色地層，及石油問題，但結果至今未發表。聞存於某石油公司內。科學方面，只有恐龍之發見，已由甘頗發表。現任主任，爲脫德雅佛魯，原爲勞之助教，亦會同到中國。在此有一中國學生習地質方一年，爲中山大學畢業者。

時值殘年將盡，耶誕不遠，學校人士，大半忙於預備過節，故一切工作，大有停頓之勢。最難堪的，嘗爲天涯旅客。二十五這一天，我惟一可去的地方，爲尼古拉之姊處。在彼處吃飯。飯後同遊三藩市。

由貝克來往三藩市，須過一橋，名曰海灣橋，長八英里，合二十四里，分上下二層。上層走汽車，下層走電車。橋中有一小島，穿山洞而過，誠爲建築大觀。過橋後驅車到三藩市之海邊，茫茫大洋，一望無際。水天盡處，卽炮火連天之戰場，卽多災多難之我國。流連久之，不勝感喟。後返往金門公園遊覽，到加里佛尼亞學院之自然科學館參觀。主要爲非洲廳，水族館，及美洲館三部，亦算相當之好。因在假期，未找何人。隨後又驅車再回她處，同吃晚飯。聖誕樹下，禮物雜陳，不看此景色，已多年矣。我國摩登人士，近來對聖誕亦染了些習氣，可見此等東西，我國人最易吸收，而對真正之科學氣象如陳列館者，亦只若有若無，取其皮毛捨其精髓，如此洋化前途仍大可憂也。

未參加此聖誕節聚會之前，尼古拉之姊，曾約我往南部沿海海灣一遊。因她之丈夫賴吞在斯坦福大學附近養病。她要接回來過節。我們先由貝克來到伍克蘭。伍克蘭爲海灣東岸一大市，與貝克來三藩市鼎足而立。惟事實上二都市房舍相接，大有合而爲一之勢。過伍克蘭後，沿公路而行，東邊爲山，西邊爲海灣，路旁林木甚多，多果木樹。蓋加里佛尼亞，實以產水果著名。由此過一建築，謂此建築在一百年前，她特向我稱道。我並不笑她，而相當佩服她歷史意識之富。此在我國，大多數人，尙

不之知也。南行約四十公里，在一小地吃午飯。再行到距貝克來五十三英里之小村市，至一家，彼從前曾住過者，由一對老夫婦招待。彼等曾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聞我自東來，十分熱誠。少休息後，我們沿海灣西岸行，先到斯坦佛大學，中有一著名之教堂，參觀以後，又坐車繞學校各地，然後沿公路北行，沿太平洋之山在西，海灣在東，夕陽映射，景色宜人，於薄暮中，到三藩市未停，過橋而返貝克來。此行共一百二十英里，得以看附近鄉下風光，故值得一記也。

過了聖誕節，就是新年。而新年者，我年年最不快活之紀念時期。念十二月三十日，又爲吾父忌辰，遊子天涯，撫今追昔，誠不知此身何在。且今在此過年，十分清涼。回憶去年此時，正值我回國，積返陝，途中過沔縣，到張良廟，雖在途中，但還不孤寂。今年在此，則自除夕至新年，一人獨處，未與任何人接談，亦未訪任何人，可謂閉門思過之機會。

新年以後，仍照常到學校工作。同時有一人爲我繪若干標本圖。午間常在學校俱樂部吃飯。在學校有一老式建築中，備早午飯，兼備若干雜誌及棋之類，供教授食用休息。我因他們之介紹爲會員，故感覺十分便利。飯食相當清潔，而變化甚少。晚上則在外邊隨便找地另吃，多不滿意。吃飯遠不

如紐約之易於挑選。

我現在願意回頭再記我工作的地方古生物系。人事問題，在到處都有。錢耐在學術界聲譽及年資，均可當此地古生物系主任。不知爲什麼，自馬修死後甘願繼爲主任。因此兩個人間頗有些合不來。有人說，他們簡直避不見面。事實上，我此次來此，照理說在中國時，全是朋友，應該一會，見見面。可是始終未在一場合遇到他們，未免我要把謠傳看成事實了。

系中自然也有一個圖書館，名爲馬修圖書館，爲紀念馬修而設。馬修死後，把書籍亦捐於此。可是圖書並不多，比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奧斯朋圖書館，就差的多。如我國的古生物誌，及中國地質學會會誌也不全，這也難怪，究竟他們中心甚多，也不必吹毛求疵了。

在貝克來住的相當之久，有時也到許多人家中參加晚會。有一次在一友人家中，看到前在明與之一教授，爲黑特惟希之學生，算起與我有同師之誼。可是他已六七十歲，似乎有些不敢高攀了。甘願的家，在距此六英里之一山城，在山谷中，風景極佳，爲伊新建之住宅。可見他們早已解決了個人的問題，生活安靜，當然可以用全付精力，來作研究事業。

在三藩市及伍克蘭，均有中國區，尤以三藩市爲最大。據云爲美國之最大者，曾均去過數次。主要自然還是飯舖，不過三藩市還有幾家大的商店。至於貝克來也有幾家廣東飯舖，中飯美飯兼備，在熱鬧區域，並無特殊之中國區域。此地爲我國人聚集中心地之一，亦如紐約也有許多中文報紙，且背景不同，互相攻罵，不知何日，始可談到真正之統一也。

八 南加里佛尼亞

就我的所學看來，美西岸除貝克來外，並無何特別古生物中心。不過以南五百英里許之巴沙頂那之加里佛尼亞工業學院之地質系，有許多標本，爲西岸除貝克來外之惟一中心。附近落衫機城之博物館，也還有不少標本，所以很值得前往一看。決定之後，計劃一切，終於過年不久前往。由貝克來到巴沙頂那，搭的是夜車。下午六點半上車，次日早七時許即到，未能看沿途景色。所以如此，因爲事實上的便利，而留待回來時搭白天車。只可惜兩次均定的貝克斯非爾特一線，沿海一路，聞說風景甚好，竟至沒有工夫欣賞。

到車站，有工學院地質系斯托克來接，減少不少麻煩。因下車的地點在落衫機附近之格林達爾，距巴沙頂那，尚有八九哩。驅車前往，先到預定之旅館中報到，然後即直到工學院。工學院各建築集中在一起，建築甚整齊。地質系單在一樓，但一大部份，爲軍事機關所佔用，故顯得很擁擠。陳列標

本，多在走廊。圖書館在下層。脊椎古生物專家，前在貝克來執教之梅恩士，告老後在此。人已逾七十，據云十分龍鍾。但他仍致力不衰。所有標本，以加里佛尼亞者爲最多，多爲第三紀者。但另有一大滄龍骨架，曾由甘頤研究，近正在裝陳，將以之懸於樓梯房之壁上，規模很大，我在時正將木架作好，標本尙未放上，而壁上工作，亦已開始。據云巴沙坦那一帶，常易地震。所以此等裝陳工作，尤須特別堅固耐震方可。斯托克本人，爲一研究哺乳類化石之古生物家。第三紀各地層之典型標本甚多，對於附近各地區之景物剖面等，均有很好之設備外，又在墨西哥作過洞穴地層採掘工作，故於其地之照片及標本，亦多有陳列。第四紀落衫機附近之土瀝青中之骨化石，亦有若干代表，但重要之陳列，則在落衫機自然歷史博物館。

美國的學校組織，至不統一，各地所有，並不一致。地質系之地位與系統，亦至不一樣。有的獨立，有的尙與地理合而爲一。而每一地質系之工作，亦受人事關係甚大，其傳統精神尙有。例如此地之工學院，顧名思義，已當無真正之地質，至少也要偏重應用，但居然爲西部古生物中心之一，還不是因爲斯托克一人嗎？組織系統，固然要講，但主要還是要有人工作，能充實內部，光掛牌子，沒有用的。

或是牌子與內容不一致，只要有成績，也不足爲盛德之累。

在巴沙頂那地質系，有一位我國同學，在此研究地球物理之傳承義，到此已多年，很有成績。談及李仲揆先生中國地質一書，云此地之地球物理學家，對此書中之論構造與地球物理各點，多有批評。我因出於範圍，不能置可否。但一本完善的書，本不易做，也各有特長，各有缺點。此外聞尚有在此攻讀之若干國人，因限於時間，多未及會見。

洛杉磯有一自然歷史博物館，規模很大。斯托克曾導我去參觀。美國所謂自然歷史博物館，實際上包括人文及自然科學、藝術、民俗當然也在內。其中有許多中國東西，雖無甚精彩，却也有不少東西，很費了工夫與錢。其中有清初某人的壽屏，他們也收來，不知文字，分掛作兩起，次序錯亂，這也難怪他們。自然科學部分，亦甚平常。脊椎動物化石方面，由斯氏主持，完全爲洛杉磯市附近藍旗拉布拉之更新統末期，甚至近代骨化石。此等化石採自土瀝青中，色褐，且有油臭，化石之豐富，與周口店相若。化石以劍齒虎、鹿、牛、羊、豬、象及馬類爲主，多者竟以千計。完整之骨架甚多，單陳一廳，亦甚偉大。周口店之骨化石，前曾有專廳陳列，戰事起後，零落可惜。今在此地看此，不禁令人想到周口店。

與此等骨化石共生者，尚有近代印人之頭及骨，並有石器等，可見其年代甚新。斯氏並導我到原來地點參觀，地已闢爲公園，化石層在黑色之土濫青中，大部份已掩蓋。但採掘之地，成爲凹地，尙可看見。附近並有前人用三合土所作之主要化石造像，如獼猴，劍齒虎，鹿等。但製造粗糙，極不順眼，斯有毀去重新改作之意。但此亦非易事，因藝術家並不一定爲古生物家，而古生物家，亦不一定爲藝術家。但無論如何，此等工作，實可取法。其實周口店將來，亦可闢作公園，將各動物再造起來，亦爲一有意義之工作。

我在巴沙頂那，除看了以上各地方之外，還參觀了幾處地方。爲巴沙頂那附近之地震研究室，由顧屯堡主持。彼原在德國，因避納粹凶鋒，來此主持地震研究室。其中儀器，十分完備，建築於火成岩上，基礎穩固。彼曾示以近多年之觀測，並特別指出最近之日本地震，相當激烈。又云戰事發生以後，亞洲全部，幾不能接得報告。故對於重慶地質調查所之觀測報告，十分重視。所中地震研究室，李善邦，卽爲氏之高足，相談之頃，殊爲親密。此外並看了許多室中照像，其中之一，表示北加里佛尼亞南北山脈之斷層，因地震關係，許多河谷，因之作直角傾斜，閱之甚有興會。此地震研究室，位於一小

山坡，林木茂盛，風景清幽。在此等環境中工作，真有不少福氣。

其二，曾參觀加里佛尼亞大學之地質系。聞此大學，照例歸貝克來大學，爲加里佛尼亞大學之一部。但因不甘驥尾，已改稱南加里佛尼亞大學。地在洛杉磯郊外數十里，將及海濱，建築甚大。聞尙有戰後種種擴充計劃。地質系主任者爲米勒氏，本爲一普通地質家，擅長岩石。但因教書關係，亦及地層古生物等，並有教料二本問世。不過不如休啓特之書採用者之多耳。古生物部份，只有一人主持研究無脊椎動物。骨化石付之缺如。華盛頓地質調查所，在此設有工作站，但均出外調查，未及會見。

在參觀以上地方來往途中，看了有名之荷來塢城，亦爲洛杉磯附近一名地，爲製造電影中心。斯氏本有約我到此地吃飯一次之意，因當晚汽車出去，中途汽車拋錨未果。

以洛杉磯爲中心，有幾個小城市，如格林達爾，巴沙頂那，荷來塢等，可以說均已看過。在此停留了數天，觀賞此地的風景。氣候比之貝克來，尤爲溫暖。沿街盡爲巴焦、檉杉等熱帶性樹木。斯氏並導我看附郊各地。以東大山在望，峙立如壁，顯然爲一大斷層。卽巴沙頂那附近，亦有小斷層，成爲台地。

式之峭壁。附近盆地中地層，爲上新統岩層，由巴沙頂那往落衫機，沿途卽有甚佳之露頭。雖爲砂相沈積，如砂岩頁岩泥岩等，但都沉澱於海中。其中含油，落衫機市區，卽有許多小型油井。以上所述之更新統後期骨化石沉積，亦是與油有關。據云在沖積層中，冒出油泉，成爲「泥火山」，一如我前幾年在獨山子所見。動物行遊其中，或飲水，而陷入泥中，因之成爲化石。聞此等地層，延入海中，故有在海中打油之計劃。美國油田甚多，此不過其一。然因在沿岸，且交通便利，誠非我國情形所能與比也。

在此竣事以後，又回貝克來。起身之晨，遇大風雨，幸有斯氏用車相送，得無困難。所取路線，仍爲來時的路線，不過爲白天，可以看沿途風景。車開之後，不久卽入山地，車中有播音機，向旅客報告一切，並詳述沿途風景，及可注意之點。如過某山，某險要，及沿線某大工程，均一一講述，便利旅客不少。在其他各線，至少於戰時，未聞有此設備。則此南太平洋鐵路公司之如此作法，亦可爲難能可貴。中有一越山下平原工程，作盤旋狀，與重慶至歌樂公路工程相同，不過規模較大。據美國人言，當年修築西部山地鐵路時，工程家見峭嶺如壁，無有辦法，正在思索間，適一羣印人，驅車而過，以馬鞭作勢，迴轉於地上，成螺旋形。該工程師乃大悟，始有此等工程。此說法當然不盡可靠，然亦見傳說之甚。

過山後入加里佛尼亞盆地，南北長而東西狹。海相上新統沉積，即在沖積層之下，產油甚豐。貝克斯非爾特爲其中心。由車窗外望，油井如林，誠爲大觀。

在車中行了一日，比黃昏後，到盆地北端，甫過山，時已昏黑不可見，於十時許始又回到貝克來，而此一小旅行，乃告終結。

九 威理士訪問記

以往在中國作過地質工作的外國人，碩果僅存的，就是威理士和布拉克威爾德。伊等曾在山東、陝西、山西、四川等地調查，橫穿秦嶺，其發表的結果，和李希霍芬的工作，共同奠定了中國地質的初步基礎。此外在中國西北，做過一些工作，而現在還生存的，就是俄國的奧布魯布洛啓夫。威氏在貝克來附近之斯坦佛大學任教，已告老多年，接他事的布拉克威爾德，亦於我去斯坦佛的時候告老。可見他在美國地質界，也是少有的宿將。

我因貝克來距斯坦佛大學不遠，所以找一機會，前去參觀該大學的地質系，並訪問這位和中國地質史有關兩位大將。但因種種關係，當日往返，未及細看。然却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印象。

三藩市附近的兩大學，一在貝克來，為加里佛尼亞大學，較為平民化。一為斯坦佛大學，在海灣之西，三藩市之南約數十里，較為貴族化。由貝克來前去，最平常的法子，是過海灣大橋，到三藩市，或

搭火車，或搭汽車。我去時是搭的汽車前去的，其時已是初春，花木開始放榮。到後見其大學建築，依山傍湖，草木叢茂，實爲一理想之大學區。在此有曾在國內相識之牛滿江君，到站相接。因車站距校尚遠，乃驅汽車前往，先至地質系。則現主任布拉克威爾德正在守候。寒暄之餘，導觀該系之各設備，正相其他大學一樣，因在戰時，學生相當之少。且有許多教授已不在，往他地服務去了。各重要功課，均有專門教室。各部之實習用標本，亦十分充實。但爲免重複起見，沒有脊椎動物化石。據布氏言，地史及脊椎古生物由他教，因他原爲有名脊椎古生物家威理斯頓學生，所以相當內行。事實上他也有幾種脊椎動物化石論文發表。

斯坦佛大學地質系標本，收藏最富的，爲海相第三紀介殼類化石，及近代介類。因地位在太平洋岸，而海相第三紀地層又很發達，有地理上的便利，再加以努力收集，自然甚爲可觀。據主管其事者言，當推首指，是否言過其實，不得而知。不過陸相介類，並不很完全，却爲實情。在此除了地質系外，布氏並介紹了許多位地質家，及有關地質科學之人物，不及一一詳記。最重要的，當然爲威理士。

威理士今年已八十五歲，尙常到系中工作，看看書，寫寫東西。因他不一定每天來，所以我未來之前，曾特地約好。飯前飯後，在他房中共談了兩次，所得印象很多，茲只擇尤要記之於次。

八十五歲的人，看去當然有些龍鍾。不過他的精神很好，視聽均尙健全。這樣年紀的人，並一生作地質工作，當然貢獻很大。不過有些人一到老年，往往好作理論工作，或者仍固執自己已往見解，作不合實際之結論。威氏雖年老，却無此病。彼有一文，講及地質構造，以示其子，子爲習物理者，看後告之曰：「爸爸！你的理論全錯了！」他當即改正，並與子合作，將該文全部修正，用二人名義發表。此等虛心態度，誠可取法。

威氏對太平洋區地質，特有見解，以爲並不如一般人所云，太平洋爲古老之大海底，歷史很久。實際上有許多證據，證明太平洋爲一甚新之海洋。我當即言至今並未見有何海相沉積出自太平洋。彼云未發見之物，不能即指爲未曾存在之物。其言論甚具革命性。此等精神，出自八十五老翁之口，自尤可驚。

他爲極力反對威格奈大陸飄移說之一人，有數種文章發表抨擊大陸飄移學說。我們所談，以

關於此問題者最久。彼謂目下之南北美接頭之巴拿馬，即爲北非與南美東部會相連接之證，而貝林海峽，尤爲另一證據。此等忽連忽斷足可說明一切，用不着大陸飄移也。彼稱大陸飄移學說爲一神話，實諷刺之甚。

談及中國地質問題，彼甚感興趣，對中國二十年地質之進展，十分敬佩。彼尙能道及，當年在中國調查地質之種種情形及瑣事。他因我爲陝西人，特別想出陝西許多地方，及當年情況。可惜有些小地名，因拼音不準，竟猜不出是什麼地方。後來談到中國冰川問題，威氏仍持懷疑態度，不甚相信。（後與布拉克威爾德談，亦如此。）我問他當年過秦嶺時，是否見有冰川遺跡，他堅決的說沒有，但我想關於此點，未必可據以爲證，作爲反對冰川存在之理由。因想他當年觀察未周，且有固執成見之毛病存在。但無論如何，此一大問題，一時不易使各人具同一見解，尙爲將來之重要工作。

威氏最後送我他若干近著，後來又寄來他最近一張照片。總之，在地質人物，尤其有關中國地質人物，碩果僅存的，恐以威氏爲西半球唯一人，所以樂於與之一談。

後來又與布拉克威爾德談許久，無非關於改進地質工作之商討。彼談及當年在中國調查地

質時情形，謂當時彼尚年輕，不過二十二三歲，找到化石，不敢自信，畫圖寄與瓦爾寇特。經回信，竟與所猜差不多，十分高興，得鼓勵精神不少。可見青年人工作，實隨時需要有人鼓勵。彼又言在中國時所用名片爲白來德，真是以黑作白了，頗可發笑。彼雖離華甚久，然尚能說幾句北方腔之國語。

午飯在他們教授飯廳吃，多爲地質及古生物學界人。有一位礦物學家於飯後導我到其礦物岩石儲室參觀，有不少好標本。因時間忽忽，不及細看。

參觀各處完後，又與牛君到該校大教堂，建築壯嚴，爲該教學聖地。們外廊上鋪地石板上，刊數字，每班畢業生所留紀念。數字卽代表畢業年數，甚爲別致。後來牛君導至中國學生宿舍，爲一單獨小樓。此間我中國學生有十餘人，相見甚歡，並遇農林部派來考察之李君。室內有中國報紙數，均三藩市出版，聞亦各有派別。值此時期，我尚不能統一陣線，實可爲浩嘆。談片刻，牛君等導至飯廳吃飯。在此又遇中國學生多人，一同進餐，蓋爲彼等表示歡迎李君及余之意。飯後又回中國學生宿舍，大家必須余等致短詞，首由我略說明近年來地質進展情形，及對在外我國學生之願望。李君則談中國農林界情形，及近來國內推進改良種籽，尚能博得農民同情之實際狀況。後來自由講話，多對

國內情形，十分關心。在外我國學生，均未來新中國中堅分子，又爲目下青年界之精英，自可十分重視，尤欽佩他們之無旁觀態度。有許多人對國內時事，如國共問題，好像看爲不相關之兩人吵架，對於軍事，也以看戲態度對之。打的好，叫一聲好，打的不好，卽叫倒好，完全爲隔岸觀火態度，不知自己居於何地位。

因決於晚間回貝克來，而又爲講演耽擱，因之更遲，於十時許，始離宿舍赴車站。其中有一位廣東女生黃淑煒，原係在貝克來讀書，來此稍住數日，亦要回貝克來，因一同就道，改乘火車。天已大黑，也不能再看沿途景物。到三藩市卽轉車過橋，回寓，而這一段小旅行，亦告結束。

十 大峽谷與新墨西哥

在貝克來過耶誕節，過了新年，過了舊歷新年，此可留戀的加里佛尼亞春天，已不容許再爲留戀，而要作離開之計。大凡人總是重於情感，無論在什麼地方，一住久了，總有些留戀，不管這地方是好還是壞。何況貝克來，又是一個花園式的小城市！

在貝克來古生物研究室之工作，本極平常。總而言之，是作客。作客有作客的難處，不管人家招待的如何之週，自己總覺得不方便。所缺的是什麼？就是主權，自己不能支配一切。在紐約，何嘗不如此。所以一切只有忍受。三月多的時間，過得很快，而今又要作東返之計了。在此情形下，對於貝克來及其附近，到不勝其惜別之情。

未來此以前，本有願望，想到附近野外看看，得些野外的知識。不料來此之後，一來主要的有地質及古生物興趣的地方，距此並不很近，二來在打仗期間，人家的汽油很困難，不但他不答應，自己

也不好請求，所以只得作爲罷論。我在貝克來期間，只到巴沙頂那及斯坦佛兩地，各去了一次。今因離此在即，對三藩市及附近之烏克蘭市，及近郊各地，也想觀光。不早遊玩，恐以後更無機會。所以每逢星期，或較有餘暇之日，往往獨到三藩市看看。後來認識了黃淑煒，她因情形較熟，更得到嚮導之便。有一天到貝克來後邊的山坡，俯看海灣大橋，及金門大橋，此山此水，以前均爲荒鄙之地，自白人前來開發，不多年即成爲世界有名之城市。我立國將近五千年，到近年始言建國。這國如何建法，當然大費氣力。不過不建更不得了。看我各城市及鄉村，有什麼財產和值錢的東西，新工業未興，舊農村破產，房屋多爲簡陋不堪者，人民十九在死亡線上掙扎。以如此之國家，而要躋於四強之列，當然人家瞧不起，而自己也有難爲情。我不知幾時，才可見由重慶到海棠溪，到江北，也有這麼兩座大橋。我不知道幾時才可見我各大城市，均現代化起來。我不知幾時才見我全國上下人民生活標準，達到美國人目下一半的程度（全體辦到，當然更難）。在如此的心情下，我看這鼎足而立的太平洋岸的城市。

在此住的較久，也認識不少本地人。我所住的房東太太，年已八十多，尙很健康。在他們這樣衛

生環境下，當然沒有什麼稀奇。她曾有數次，約我參加本地會到過中國的美人的聚餐會。在座數十人，多曾在中國教會或學界服務之人士。這一種組織，或者沒有什麼惡意，聽他們談話，相反的，對中國事，相當同情，相當幫忙。

有一次有機會看到已故古生物家馬修之太太。現已嫁另一位穆先生，為印刷家。聽說在馬生前，馬家夫婦與穆家夫婦，均甚認識，且相當熟。馬死後，穆之太太不久亦故去，兩家各有子女若干人，於是將兩家併為一家，即前馬修夫人，已變作穆太太了。我在穆家聽到她談馬修生前事甚詳。此事在中國，覺得不平常，而在他們，則視為很合理。據她說，當他們在紐約時，谷蘭階曾問她有無什麼人可以繪古生物圖。她當即介紹她的女兒，到博物館工作，因而認識了青年古生物家寇爾伯，遂成為姻眷，亦竟成為佳話。我們又談到歐洲的戰事，據說有一段軼聞，也很有趣。有一次，美空軍飛機抵瑞士領空，地上瑞士防空隊，當即用無線電，予以警告。告以此乃瑞士領空，不當飛過。上空美軍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底下瑞士防空隊又云：『知道而不去，明知故犯，我要開炮了。』上邊又答：『莫有辦法。』底下當即開炮，但上邊云：『打的太低，不夠高。』下邊云：『我知道我知道。』由此故事，可

說明瑞士防空隊之不肯打高，顯係虛應故事，遮軸心耳目，而美空軍亦早知如此，故放膽飛過，所謂瑞士之中立，不過爾爾。而欲使軸心國之早日崩潰，乃人同此心也。

帶我前去之人，即介紹我目下住宅之人，爲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尼古拉斯所介紹，爲其胞姊。他有一義女，母女二人，在某區作玩具工作，其女地位較高，彼不過將已作好之玩具，用膠黏於一起而已。然此等工作，她們視爲很有興趣，也足維持一家人生活，且有汽車兜風，可見美國人生活之高，而階級相差之不大。

她們這些人，全很篤信宗教，見面時必勸上教堂。貝克來教堂甚多，每到星期清晨，教堂門口車輛盈街，均去作禮拜。在我們看來，覺得很好笑，而不知宗教在西洋文化上，實佔重要地位。您看羅斯福每次講演，最後總是歸結到上帝。他們能把許多相矛盾之事物，歸結一起，竟好像十分諧和，這就是他們的藝術。

行期定後，即收拾一切，預備東返。離貝克來期愈近，更覺得加里佛尼亞春天之可愛。我由東部來此時，走的是北路，今東返，決取道南路。本打算還要到特克薩斯一去，因無多可看，野外又不能去，

因而作罷，只過大峽谷及阿格貝克二地時，下車一遊。

由貝克來到大峽谷，約二十六七小時大車。在一個很好的春天清晨，由寓所到車站。只有黃淑、煒到站相送。車開後，先北行，再轉南，與由落衫機來此時，路線相同。當天下午，到貝克斯非爾特，才折向東行過山地。白天一天均在平原中走，無甚可看。今將入山，而天已入暮，大山只有在車中睡覺度過，未免失之交臂。第二天早晨，推窗一望，仍在山地中走，但已過了分水嶺了。因車誤點，於下午一時，始到威廉士下車。

火車誤點，汽車也順延，還等過了兩三次車才開行。在車站停了三個鐘頭，也不便往他處去。等到上汽車後向北行，不久即入大叢林，林木一望無際，顯爲人工培養之結果。不久爲荒原，十足沙漠景况。遠看科落內多大平原台地已在望，而道旁峙立之紅紫色小山，由紅砂岩及頁岩等造成，當爲三疊紀初期，惜不能下車一視。再前行不久，又入叢林，蓋已抵公園附近，道旁有專爲趕車來遊者所設之幕帳地方，設備完善，亦不及細看。由威廉士到大峽谷，共汽車兩小時。以前本有火車來往，自戰事發生後已取消。只有汽車來往，且旅客亦不甚多。此亦爲一戰時景象。到後即住所預定之旅館中。

我第一次出門，很不湊巧，也可說是運氣不順。前次西來，正遇雨雪，以致許多地方沒有看。今到大峽谷，即見天氣大變，狂風中雪霰紛飛。在夜間睡在旅館中，尚不覺什麼，次早推窗一觀，一望皆白，樹林上堆滿雪霰，實爲多年未見之好風景。但到此，時間有限，不能出去遊散，未免大爲掃興。

大峽谷爲科落內多河流到科落內多及阿內宋那等州，穿古生代以前，及古生代地層一部且及中生代者。最特別處，乃在很小區域內，全部露出。此蓋因地層大致平鋪，傾斜不大，而因河流侵蝕甚深之故。古生代以前之地層，因底部未全露出，厚度不詳，爲變質岩及火成岩。河谷最後侵蝕，及於此層。其最上部，即原古界，相當我國之震旦紀，有最早之植物化石。在此層之後，古生代之前，有一甚大之間斷或不整合，代表一長期侵蝕面。以上即爲古生代岩層，除志留紀泥盆紀及上石炭紀，因爲由侵蝕面代表，付之缺如外，餘均保存。共厚一千公尺以上。各岩層雖爲海相，而因岩面風化，均帶紅色，故自遠視之，一如普通之紅色岩層。真正中生代紅色岩層，則在附近露出。大峽谷本區，並未發育。其上則爲新生代之歷史。故自元古代界起，共有五大階段，代表地殼在本地之歷史。經由當局，闢爲國家公園。公園區設有辦事處，附設一研究性之機關，專司關於自然科學方面之事，包括地史、岩石、

恰配上峽谷之景物。室內火爐中火光熊熊，尤具詩意。旅館中招待，均爲紅印度人。按所謂紅印度人，實爲蒙古種之一分枝，爲美洲土著民族，早年自亞洲移徙而來。在美國西南部各州，現尙有殘餘，比較以新墨西哥爲最多。旅館內亦經售關於此民族之各種服飾及紀念品等。

從上列附近一地所看峽谷電影，乃前多年曾在大峽谷及科落內多河沿岸探險之某君及其家屬，在此演映其本身所經歷，及其他有關幻燈及電影，並加以說明。雖不免爲一種營業性質，然而對遊覽者說明一切，亦有可取。

由峽谷村到谷底遊覽，本有驛子可乘，作一日或兩日之旅行。但因遇雪雨，道路泥滑，且在此時，亦不易找，所以未能往谷底一遊，誠爲憾事。

在峽谷住了三天，對各景物，大致看完後，離此仍返威廉士。由此搭車，繼續東行。所搭的爲白天車，藉以看看沿途風景。所經阿內宋那，以至新墨西哥境，全爲沙漠區域。除若干小山脊外，卽爲荒沙，間以小邱陵。當然人口稀少，與我西北相似，所不同者，在此沙漠中，有此雙軌大鐵路，且時可見工程甚佳之公路上，有不少汽車往來如飛而已。

照我預定，第二個停止地點，爲新墨西哥之阿貝格克。蓋以我西去之前，有美國友人介紹此地附近之紅印度人村民，以便東返時，過此參觀。因此地乃紅印度人集居之中心也。車於下午八時即至，次日早所約之人，竟未見來。因乘暇訪西南紅印度人管理處，所介紹之人亦未在，由伊凡斯接待，傾談之餘，略悉他們管治印人之情形。後由他導到爲印人所設之教育機關，因時間有限，只參觀了一部分，爲教育女孩子治家訓練。每人有一小房間，一切佈置及各種器具，均自出心裁，自己作成。材料則大半利用煤油空箱子。我想及我在昆明時，家中一切，均由煤油箱子作成，不過他們所作更爲精緻罷了。於此之外，又教導他們作各種手工藝術作品，亦有學習縫紉者。聞至相當期間，即令回去，如此可逐漸使印人現代化。事後伊氏導我至其家中，在郊外，風景甚佳。家中房亦由土木作成，不過佈置新式。我想我西北住宅能照此改良，亦何嘗不能合用呢？

歸途參觀阿比貝克之老城。聞有數家舊房，如郵政局之類，亦有多少多少年，言此津津有味。不過自我們歷史悠久國家比之，亦不過那末回事而已。

次日仍無印人來接消息，知發生了甚麼變故。下午乘暇參觀阿比貝克大學，先到人類系，後到

地質系。地質系甚簡陋，無多可述。此大學因建築在沙漠區，多爲黃色土所築成，自遠觀之，與我西北相同。不過入內一看，知此等建築，亦有洋灰水泥，十分堅固，非我所可比也。又到大學圖書館，亦甚廣大。按美人開發西部，不過一百年左右歷史，大可供我之借鏡。

因所約之印人無望，另由伊凡斯介紹一西班牙與紅印度人混合種之青年赴鄉下距城約五十英里之地的某印人村莊參觀。此人受印人管理處之命，爲該區指導員，推廣各種植物種子並勸導本地人改良生產，其工作有如我農業改進所之工作。當日由伊開車前往，得看近郊風景。離開主要公路之後，各支路雖不甚佳，然比我一般公路，尙覺好些。先到一較大之紅印人村中，由村長招待，彼爲印人，家中佈置雖簡，然已十分美化。村中房舍，均用土皮作成，且爲平頂，如自外觀之，直如新疆民間建築。這位先生，以種子分配於他們，由村長招待，我無所事，只賞鑑此印人村中風味而已。事完後又折回，在沿途並到其他二村中一視，據云，雖然很近，而卻爲另一部落。印人部落複雜，我在此不能詳述。只知他們彼此之間，往往語言亦不能通，因至今尙無可以通行之文字。當白人自歐洲來時，如何能以少數人克服了本地主人翁的印人，最大原因，乃爲他們不合作。彼此部落間不但沒有組

織，且鬧意見，白人卽利用此弱點，從中離間，使之自相殘害。因而最短期間，平定了北美。至於白人炮火利害，更不用說是佔優勢的了。此是早話，現在不提。而今印人在美國，並不佔重要地位。人數與力量，均當在黑人之下。所以看見這些印人，也不勝其『懷古』之情了。

據帶我參觀的那位說，印人於這幾天，要舉行一種迷信的儀式，有者二三日，或者七八日，在村中大事慶祝，有跳舞賽會等，但不許外人看，卽白人亦不許入內。我因此想到預定接我而未來者，或者因此。蓋今日所去之一村，次日卽不能去，因各村時間不同，前一二日，或正爲其慶祝之日。此雖爲一種猜想，但後來回到紐約，與原介紹前去之人相談後，知此乃實在情形，只有付之遺憾而已。

在阿貝格克住了三天，雖未照原來計劃，但也看了不少的東西。這一帶原爲西班牙殖民地，所以西班牙色彩尙十分濃厚。有些地名，仍爲西班牙文，此亦歷史的慘事。昔日發現北美者爲哥倫布，西班牙人。西班牙帝國，在北美洲勢力，當日何等雄厚，而今安在？盛衰無常，有如棋局，卽此可見。由野外參觀回城後，卽定當晚起身東行。行前到某一飯館欣賞那墨西哥口味，均爲辣味，有如湖南菜不過作法不同而已。

由阿貝格克東行，擇的夜車。因爲一長段旅行，次日下午始到堪薩斯城。該城前於西去時曾由林肯過此，但只轉了車，未及入市參觀。這次來此，又適逢晚間，且候車時間，只有三四小時，所以也未能入市內一看，聽說此城內有中國古物美術等甚多，爲美國之冠。

十一 回到紐約

由堪薩斯城上車東行爲夜車，不及看沿道景物。照預定計劃，於抵紐約之前，在密士失必河岸之聖路易城一停。次日早即到，到後即往華盛頓大學參觀。先到總辦事處一問，知將過東節（有如我國之清明節），今日已不辦公。但我在此時間，只有一天，不便放過，乃託打電話找地質系負責人。幸已打通，而他們也破例前來，見到研究普地質的赫奇，及研究古生物與地質的威爾尼，在系中詳爲參觀。

地質系建築，爲某一女士出資捐助所建者，雖不甚大，而由一系全用，已甚寬餘。除研究室及教室外，走廊及一部分空房，均作陳列之用。無脊椎動物化石，收藏甚富。一部由威氏研究。脊椎動物化石，以魚類爲最富，惟尙無人主持。威氏兼授地史及古生物，故時間有限。其他爲岩石礦物，亦尙可觀。據威氏言，他們不作宣傳工作，所以許多人不知華盛頓大學地質系之內容，實較聲名爲佳。據我看，

也爲實在情形，一切均很好，而外界知者甚少。此等主張實際，不事宣傳之作風，在美國尙不多見，故甚值注意也。

參觀以後，威氏並導遊附近市區，相談頗投機。彼云明日將帶學生到附近某地作地質旅行。惜我行期已定，未能與之同去。次日搭車東行，始於白天見密士失必河岸旁景色。美國城市，鄉間，均電氣化，工業進步，未知我國何日始可達此境地也。入暮，車過哥倫布士，爲我前次舊遊之地。半夜過皮磁堡。

次日早車抵紐約，於預定時間到達。此次由西岸東行，在三地停留，故爲時十二日始到，與當日西去時路線，不大相同。一來一去，橫過北美，乃來美後最長之旅行。

回到紐約以後，當然到資會辦事處接洽各事，無何特殊進展。因關於赴英非，均不能在此辦，但爲時尙早，所以也只有聽之。同時每日仍到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作未完的工作，並計劃赴其他數地之事宜。

回到紐約，第一使人注意之事，即街上紅綠電燈，除有關交通者外，一律取消。此因我離此後不

久，因燃料缺乏，爲節省電力，奉令取消。當然和其他城市一樣，入十二時後，各店停閉。在此令頒佈時，紐約市長，請求破例延長一小時，未得準許，所以從表面上看來，好像紐約有些淒涼了。這是紐約可以唯一看到的戰時景象。此外如還有的話，就是排隊買紙煙了，每次祇限一包。但這也不過表面而已，燈紅酒綠依然如故。若比我國內各城市，可以說還是十足的昇平氣象。

四月十二日下午，我與美國友人往公園散步。五時回到博物館，卽有司關很鄭重的告訴我們，說是美總統羅斯福逝世了。這個消息，頗出意外。因近日並未見有羅氏生病之消息，疑爲謠言。但後來在街上吃飯，已看見報上大登而特登。羅氏之逝世，當已證實。不但全美人民爲之震驚，卽我也十分驚異。而爲我在此所聽到的最令人震悼的消息。

羅氏休養於舊治州之某地。正午得病，四時許卽不治而逝，爲腦出血症。當日晚上，副總統杜魯門，卽宣誓就總統之職。次日靈柩移到華盛頓，白宮致祭，十四日卽移到海德公園安葬。時間雖短，而一切佈置及儀式，十分有條理而莊嚴。此事若在我國，不知要經若干日之籌備，及設立多少委員會，尙未必能如人家之好。由此可見人家之辦事精神。

羅氏歷任美四屆總統，打破立國以來之先例。去年作第四屆競選時，其惟一理由，即爲中流不能換馬。今者此馬竟在中流而逝，誠爲不幸。但就全部觀之，未必有甚麼大變化。因爲人家究竟是一個有組織而民主化的國家，一人之去就，殆不十分佔重要位置。不過羅氏志向，不但在美國於世界之領導地位，且負有創建世界永久和平之志願。觀舉世人物中，能比較有襟度，有遠大眼光，不完全作自私自利之圖者，殆不可得。所以羅氏之逝，自然是一個很大之損失。

說到對我國之影響，一時尙不易說。據新總統杜魯門宣言，外交政策，一如羅氏，殆有蕭規曹隨之勢。不過即羅氏在位，對中國爲有利，及有多少利，即美國人士，亦見解不一。甚有以爲羅氏對中國不但無利，且有害者。然新人物上台，將來難免不有更變。但說來說去，這年頭一切全靠實力。今日之世界，仍爲一惟「力」與「利」所適之世界。我孟子所謂仁義也者，雖這裏也有，不過在宣言上看，到些影子，並不是骨子問題。骨子問題，乃是力和利。可惜二者，我俱不行，幸賴七年多艱苦抗戰，才弄了個上不上下不下的地位。今後倘打幾個硬仗，則一切均好辦。如不能打仗，一切均皆仰人鼻息，結果就不可想像。說到此地，不能不自己警惕。羅氏逝矣，今後將更要靠好自爲之了。

回到紐約不久，又遇到一件大事，就是歐戰已勝利結束。當四月間，歐洲戰場，東西夾迫，俄國軍隊，距柏林不過數十里，西邊盟軍，過了萊茵河，向東疾進。空軍又日夜轟炸德國各城市。在此情形下，戰爭有隨時結束之可能。平情言之，自去年（一九四四）六月六月，法國西岸盟軍登陸成功，德國不能阻止之後，德國已成必敗之局。何以尙不放棄，使國內減少犧牲，無非因納粹當權，一般人無自由發表意見之機會。納粹輩明知無條件投降以後，自身無立足之地，所以還硬着頭皮幹下去，這中間自然只苦了德國人民。到去年年底，納粹作過一次回光返照的反攻，毒饑又到了比利時，但最後也不能挽救危局，那時候也就該投降，還可挽救其國內許多城市的摧毀。但終未實行，直到今年五月，始作投降之計，已是『悔之晚矣』了。

四月末旬，即有投降謠傳，聞由希麥來主動，但仍爲一種策略，說是只向英美投降，意在離間英美與俄之合作。盟方洞悉鬼計，堅予拒絕。等到五月一日，希特勒由德方宣佈已死，由杜乃慈繼任，始進行投降。此時意大利北部，已近崩潰，全體投降。德國內部，英美盟軍與蘇俄軍已會師，所有德國舊境，幾全爲盟軍所佔，在軍事上，實無挽救之餘地了。無條件投降，終於五月七日宣佈，在某地正式簽

字。於是歐洲五年六個月的空前惡戰正式結束，而德國終於不能不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之覆轍，其狀況較之前次，尤覺悲慘。

從德國方面言，此次結局，是相當悲壯的。許多納粹，服毒自殺。希氏本人，亦於五月一日，在柏林自殺。雖然有許多謠傳，說是他還活着，然想不可靠。就他個人言，把一個好好德國，弄到如此地步，尙有什麼活頭，苟顏偷生，反不如一死，以謝天下。至於莫索里尼在意大利之死，本身固死有餘辜，而意人對待之道，亦覺爲人所不取。

歐戰開始於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之後，而結束在前。當珍珠港事變初起，尙有亞洲第一、歐洲第一之爭論。及邱吉爾遊說成功，以歐洲第一，於是東亞戰場，一再惡化，成了現在的局。現在人家已打完了，而我們尙在四面呼救中，不知何年何月，始可收回故土。雖然最後勝利，必歸於我，以現在看來，已是「最後」了，難道還有最後的最後嗎？

回紐約後第三件大事，卽爲三藩市所開之世界安全會議，於四月二十五日開幕，延到六月二十六日始閉會。此會前後參加者五十國代表，我國代表多至五十人，尙有其他人員數十。中美英蘇

外交部長均參加，可謂空前盛會。會議期間，時有大小波折，但終於六月二十六日，將世界大憲章簽字。全憲章如能付之實施，或者世界可保若干年的和平。此乃一般人士所殷切希望者，我在此不能多述了。

回到紐約，又住了數月，由春初到盛夏，大部分時間，消耗於此世界有名之唯一大城市中。所住旅館，仍爲以前所住之旅館，仍以大部分光陰，消磨自然歷史博物院中。雖有時到會中辦事處一去，却也無甚可紀之事。照我計劃，想由此轉南非回國，然首須得到國內主管當局之同意。此點在西岸時，即已着手進行，然數月之久，仍無消息，一再督促，始得回音，乃進行先往英國，再轉南非之計劃。一切事均託人辦，自然需要相當時間。好在我一方面在紐約，尚有若干工作要做，一方面還想乘機到二三城市一去，也不算白費時間。所可惜的，早知如此延遲，可於回東岸時，再過那布拉斯加一行，以便看該地發育之黃土，及新生地質。今既已返此，往返不便，只有割捨，誠爲遺憾。後愛理士遠來信催去，只有道謝而已。

十二 東岸拾零

既決定利用在紐約的時間，到東岸主要地方一去，所以即計劃實行。所去地方，當然還以脊椎動物化石之中心地點為主。因而所去地方，不免有重複。但雖如此，有許多可以補前記之不足，而且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別的可紀，今依照地點，分段擇述於下。

(一) 華盛頓

回紐約後，華盛頓曾去過兩次。一次是五月上旬，住了六天。一次爲八月下旬，只住一天即回。華盛頓住的問題，比紐約困難。第一次去的時候，未預先定好房子，雖有阮維周君招待，找了七八家，均未找到，終於先在友人處暫住了一夜，後才搬到一家大旅館中。

這一回來華盛頓，比上一次不同。上一次中地質朋友中，只有阮君一人。這一次來，不但王鈺君

在此，在美研究土壤多年之李連捷君也在此，來美已數月，尙未見面之曾世英君也在此。加上阮君，共有四人，且均爲地質調查所同事。他地重逢，自有一番熱情。

我此次來到華盛頓之目的，一來爲看此地國立博物館，二來爲打聽赴英赴南非之實際情形。關於後者，雖自己有計劃，會中尙未批准，但總想一試。惟在紐約託人辦事，總覺麻煩，故來華盛頓。自到有關各方打聽情形，以便作最後決定。

在國立博物院，去了好幾次，與計爾摩長談多次。伊再導我參觀其陳列廳，特別說明自我上次來後（爲時約十一月）新增加之標本，與陳列方式改進之點。可見人家時時在進步，隨時求進步。我此來特別注意其儲藏室之設備與方法。其所作木料而可防塵之儲存標本櫃，甚爲實用而方便。伊打開數抽屜，云其內所放之標本，已有三十多年未移動，然尙整潔如故，如新存放者。我想此等防灰防腐之標本櫃，雖於古生物標本，不見得十二分需要，但如能增設，自可增加儲藏室之效力，而減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至於他們關於標本之登記，向來在各陳列館中，十分注意。此地之登記，因人力財力豐富，尤爲完善。大凡登記方法，種類甚多，新舊各有，利弊亦互見，但此乃小節。主要在選定

足一方法之後，要繼續，不可中繼，才有效力。否則登記的本身，就有許多麻煩弄不清楚，更談不到標本了。

與計爾摩雖相別一年，而他仍在此工作如常。他雖告老，因繼任之人調職戰時工作，故仍任實驗室之事。爲他繼任之蓋星君，係克斯之高足，前次來時，未能見到，此來曾約好，於一日在博物館中會見。因他每星期中，只有一天，可以出來。此君於新生代哺乳動物，多所研究，將來計氏故後，想此地關於爬行動物將少一員健將矣。

在此得到一些關於我國北方脊椎古生物的新發現的消息。東三省南部，八道溝煤田中，發見中生代哺乳動物化石一事，前在國內早已聽到，但始終未見到文章，今在此始看到。其文章所記，爲一下顎具有八九個牙。顎及牙之形狀，頗似原始哺乳動物。可惜所繪圖，及所附照片，均欠明瞭，尙不能作十分肯定之判斷。另外還有一個更新的發見，乃是在熱河凌原縣附近之中生代頁岩中找見的一種爬行動物，也是日本人記述的。據照像看，乃爲一完整之類似蜥蜴類化石。計爾摩告訴我，說前數年，那位日本古生物家，將那化石的照像，及發現大致情形告訴計氏，並說當爲一恐龍化石。

氏根據照片研究，其所示性質，決定並不是恐龍，又指出種種性質，說是有爲蜥蜴類之可能。那位日本古生物學家，就根據計氏之言，寫了一篇文章發表。我與計氏，共同再看此文章之結果，承認計氏原假定之說，並不可靠，恐爲原始之鱷魚化石。這表示一個化石的論定，是不容易的。尤其不見原物，單靠圖像，尤不可靠。此化石之發見，甚有興趣。因表示我北方各省，發育甚佳之中生代地層中，隨時均有發見新化石之可能。八年打仗以來，不但華北不能去，那些地方的科學消息，也不能知道。明知日人在其統制下，也有若干工作，必有相當發見，今在異國，看見強佔我土地的敵人所做的工作，當然有不勝憤恨之感。

其他在博物館工作之古生物人員，亦會到幾位。王鈺君亦即在此工作。關於純粹研究方面，國家博物院與地質調查所合作，前已言及。其他部門，較紐約之自然歷史博物館爲多，因亦兼有美術人文及其他等，實可爲紐約二大博物館之合併品。不過華盛頓也有其他藝術博物館，我去了一回，中以名貴之各藝術品如圖畫雕刻等爲主，亦不必贅述於此。

此次在華盛頓，除在城內參觀一切外，並於一日與曾王阮諸位，到近郊去遊美開國元勛華盛

頓之故居。地在距華盛頓三十公里，搭長途汽車可到。途中過飛機場附近，正值此日作某種競賽及展覽，遊人如雲。經過斷斷續續之鎮市，卽到了此一代名人之故居。

該地現已闢爲一公園，任人遊覽。但入其宅院，須另購入門票。地勢平坦，無何了不得的風景。不過草樹甚多，布置精雅，遂覺江山爲之生色。其所住之正房，爲一舊式三層樓，面對小河，亦爲風景生色不少。入宅瞻仰，有華盛頓生前各種用具及書房臥室等。有一室爲華氏彌留之室，床幃依然，令人起敬。出正室後，參觀附近各室，或爲廚房，有當日各種用具，或爲紡織室，及若干手工藝用具尚在。另外有一花塢，爲華氏當時蒔花之地。不過恐距當時，已有不少變遷。另有一小陳列館，陳列有關華氏之種種遺物，如文書服裝武器之類。

離此區約數百碼，至華頓盛基地，爲一簡樸之石閣。墓上刊有姓名，及生卒年月。閣外懸有美國旗及花園。墓旁尙有其他隨華氏立功數人之墓，更爲簡單。他們之墓，雖結構甚簡，而引人起敬之力，不亞乎大而無當之墓地。可見主要在能切實保存，不在建築時窮極莊麗，而若干年後，淪爲廢墟也。

美國歷史在各大國中最短，然雖以短短之年限，而具有歷史意義之物，無不保存。在我們歷史

悠久之國家看來，並不很久，惟我們一二百年來所當保存而未保存者，不知有多少，自覺慚愧。

參觀墓地後，回到後邊及公園中，略爲一遊，卽出乘汽車，仍返華盛頓。同時想到多年前曾訪之德國詩人哥德故居，不知尙保存否。因佛郎克府，早已被聯軍攻下，城市被毀甚慘，詳情不知。同爲名人，其故居之能保存與不保存，亦有幸有不幸。

這幾天在華盛頓，適逢歷史之轉捩點。自四月末以來，卽傳德國有投降消息。所以一週以來，時有變化，而人人情緒緊張。德國起先，尙欲對投降作若干保留，卽對英美投降，對俄不投降，顯然在離間聯軍。而事實上柏林已有俄軍攻入，柏林真象不明。希特拉之生死，傳聞不一。但有一件，是千萬確的，卽德國已完全失去戰鬥力，大勢已去，卽不投降，解決亦時間問題。後來終於由杜乃慈出面代希特拉維持，一面派人講說，於五月八日，簽定無條件投降文證，而舉世所盼之歐戰勝利日，終於降臨。此日我已在華盛頓，雖不及看到紐約人士之狂歡，然在華盛頓，今日之世界政治中心，亦自另有一番景象與意義。歐戰勝利日之當天晚上，華盛頓國會之巨廳及華盛頓紀念塔等建築之電燈，重放光明，爲開戰起停止放光後之首次。沿街人民，歡欣鼓舞。我躬逢其盛，當然也萬分高興。軸心巨犯

已撲滅，其從犯日本之投降，當然更不成問題。不過我苦戰將八年，近來樣樣情形，不能盡如人意。如國內之尙不能真正統一，各戰場上之一再失利，而外人對我之批評，亦多有微詞。我們在此情形下，看人家的狂歡，也忘不了我們目下的痛苦。更不知我們的苦痛，到何時才能解除！

德國此次的慘敗，自然是咎有應得，也不能算歷史教訓。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過，其教訓已經夠深刻了。德國民族之許多優點，爲世人所公認，可惜時存武力向外擴張之念，第一次即以無比之威力，兩面作戰，終於精疲力盡，訂了屈辱條約。然賴上下之努力，終於漸漸抬頭。到希特拉秉政以後，雖限制自由，防範思想，倡所謂納粹之組織，使德國地位，蒸蒸日上，儼爲歐洲政治中心。慕尼黑會議之時，張伯倫不惜移樽就教，何等威烈。此時爲德國打算，應持盈保泰，適可而止。倘使不進兵波蘭，而求和平解決，則許多問題，如殖民地問題等，均不難獲得其他國家同意。乃居然不顧一切，甘犯衆怒，造成大戰的局面。當其開戰，用閃電擊戰術，於短期內，將歐洲各國併吞淨盡，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境。更不顧一切，東犯蘇聯，在此等全戰時代，實已早種下覆敗之因。夫以一國而與蘇聯美國英國作敵，又有各國爲之後援，其不能操勝算，殆爲必然。自一九四三年起，在北非及意大利即節節退

却。至一九四夏初，諾曼底登陸成功，更奠定了必敗之局。所引爲遺憾者，納粹在希氏鐵的統治下，人民不能翻身，眼見國家覆亡在即，不能挽救，一聽各城市悉成灰燼，才舉行投降，成了雞飛蛋打之局。

平心言之，希特拉之所以一意孤行，並非獨創作風，還是近師墨索里尼，遠師日本。倘非日本侵我東三省，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成功，各國無法制止，則希氏之欲，或可少殺，而不致演成國破之局。今者意大利已完，墨氏亦於最近死於非命，德國已到了最後應得之局，而日本尙峙立如故，雖其敗亦爲必然，只是在此等局下，犧牲最大者，無疑的是我們中國。

由華盛頓回紐約時，曾在斐拉特爾非亞下車，重訪自然歷史博物館，與當事人會談，並見到李惠林君等，在此吃了一頓中國飯。因此城中國人亦相當之多，遊城中各名地，特別再到前次欲去而未去的前國會舊地，看那有名的自由鐘，參觀美國哲學會會所及其設備。觀畢，即於當晚轉車回紐約。

第二次到華盛頓，只住了一夜，除因會中事外，其他地方如博物館等地，均未再去，好像此來，專

爲與華盛頓辭別一樣。

(二) 波士頓與紐哈芬

這兩個地方，也均曾去過。此次在東岸候赴英非消息，乘暇再去一遊。雖所看地方，所見人物，與上次大致相同，然亦多有可記而須補充者。到波斯頓，由同事徐克勤君來接。徐君前在米尼蘇達，來美後並未見過。他於春間來此，在麻省工業學校研習以X光鑑定礦物，故得在此會見。卽到所定之旅館中，乃上次來時所住者。雖然上次來過一次，地方仍有些生疏。上次來此時之姚毓泰先生，已他去了。不過張其陶先生，還在此。拜訪之後，同往中國城吃飯，傾談別後情況甚洽。當晚回寓，又遇到趙元任先生夫婦，知道胡適之先生亦來此，且住同一旅館中。

次日卽到大學動物系訪羅美爾教授，並會到艾丁格及萊特等。此日又特訪在此主講古生物，現已告老之雷猛教授，導我參觀其無脊椎動物化石部門。其中收藏甚豐，尤以奧陶紀之三葉虫，保存完好，爲不可常見之物。雷氏會著有一部地史學，雖並未爲各學校多數採用，如休啓特教科書之

普通，然用另一方式編輯，亦殊值一看。

羅美爾正忙於脊椎古生物學教科書再版之校編，按關於脊椎動物教科書善本甚少最有名的，爲齊特爾教科書，原爲兩本，第二本脊椎動物，最新版爲一九二二年，英國譯本，把第二本分作兩本，魚至鳥爲一本，哺乳動物爲一本，最新版爲一九三二年。羅氏之脊椎動物一書，初版於一九三二年發行，因編輯較齊氏之本簡單明瞭，頗合教學及學生閱讀，故銷路甚暢，翻印多次。而我來美後，在各書肆中，尙購不到。遠在兩年以前，羅氏即着手於再版之準備。因在戰時，印刷困難，未能積極進行，然終於此時能以付印，誠爲古生物界一大幸事。如羅氏所言，最近十餘年來，脊椎動物化石的研究，有劃時代之進步。齊氏之書，雖有其參考之用途，實嫌其太老。今羅氏於再版之際，將十餘年來之重要材料，擇要加入。關於分類及對於若干重要化石之新見解，亦皆述及，可謂脊椎動物最新之教科書。原書在此，不能評論，不過關於我國重要化石如卡氏獸，亦已列入。中國猿人之近乎爪哇猿人，亦爲述及，可謂非常入時。此版與第一版不同者，在書中另加三章，分述脊椎動物在地史上之演變，作有系統之評述。我此來看到校對原稿，眞所謂先睹爲快。他的祕書萊特正忙於引得之編輯，因新加

入化石名稱甚多，工作十分繁雜。

艾丁格女士，還從事於化石腦之研究。現正從事於一古馬腦型之描述。她改入美國籍手續，尙未完全，然不成問題。論及德國覆敗情形，亦不勝慨然。此輩被驅逐而出之猶太人，其愛祖國之心，不下於真正之德國人。希特拉倡所謂日耳曼種族純粹之謬論，驅使若干有才智之人士，盡往他國，爲淵驅魚，一點不錯，今收此效果，後悔何及。

余曾仔細參觀人類學系及博物館，與主任人員，談關於各方情形。彼等對我中國猿人化石之下落，十分關心。我所知不詳，亦不能告訴他們實際情形。曾再去地質系，他們一再表示希望有青年到該系學習。按哈佛大學，爲我留美國生中心地點之一，學生衆多，然關於自然科學方面，聞少有人問津。此乃數量上比較之關係，一般言之，學自然科學之學生，究佔少數。

此時已值學期之末，學校各部均作放假準備。羅氏也要回其鄉下別墅若干日，先我離劍橋。前一日，特約我到其家，與其夫人及男女公子見面。入客廳後，首先見一書，乃趙元任夫人所著之中國食譜。據云她是首先購到的。此書詳述我國菜飯之做法，扼要而詳切，爲介紹我國飯食之佳作。但不

知他們用之，能實際收效至何等程度。其寓所地點幽靜，室內亦廣闊素雅。他們外國人，生活安靜，在我國大成問題的食住，在他們已無問題，所以能安心著述研究。我國固可以苦幹硬幹自勉，然此只可期之少數人。要一般進步，還須一般生活水準提高，至少不要讓日日爲油鹽柴米發愁。其男公子於吃飯時，有幾次電話甚忙。飯後忽忽告去。羅對我云，其子年不過十七歲，已有女友，時值放假，忙於交際。言雖不悅，而無干涉之意。他們所謂自由戀愛者，因社會相當公開，故易得到機會而非如我國之自由而實不自由也。

與徐君再到麻省工業學校一區，毛理士未在此，只由徐君導看關於岩石礦物，特別關於X光鑑定礦物的那一套設備。麻省工校，爲美國最有名的工業學校，我國人士由此出身者亦不少。天津前北洋大學，即以此爲模範而發展，但自開戰後，學校內遷，設備喪失，已不堪回首了。

在此遇到胡伯淵先生，首與張徐二君，一同往波斯頓附近之一避暑地去，地在海邊，遊人雲集。沿海海灘上，男男女女，或游泳，或憩息，裸體雜陳，有如肉市。沿街有各娛樂場所，如各項雜耍，及食品店等。西人娛樂，以關於運動者爲最多。游泳固爲一種運動，跳舞亦爲一種運動。即他們娛樂之地，如

轉運崎嶇車，打球，射擊等，無不爲運動，而於身體有益。次日徐君借得汽車一輛，徐君開車，由劍橋出發，過波斯頓，又到此地一遊，並再開車，沿海繞十餘里，至一小地，風景清幽，別墅甚多。我們停車到海邊岩石上憩息，望茫茫大洋。此時雖歐戰已停，而中國情形仍甚緊張，離國已一年多，自念年來日日在遊浪中，近雖各地應做的工作，均已將完，可望離美登程回國，然如何去法，如何走法，均尙不能定。對此海景，起了幻想，誠所謂望洋興嘆。正在沉思之際，忽有人來言，此乃私人地方，不許逗留。其實我們已早飽看風光，亦無逗留之必要，乃尋舊路返車，回到一小鎮，找一地吃了些東西，無非冰淇淋之類。此地亦有遊泳場，男女只穿遊泳短褲，街上跑來跑去，不以爲怪。離此循公路返波斯頓，入城已天黑。徐君因路徑不熟，開入城後，找不到過城返劍橋之正路，繞來繞去，問人亦問不出結果。有一次誤入一單程街中，使來車擁擠，幸未爲警士看見，勉強開出。正停一地，無辦法，後來忽開至一街，居然卽爲過河之橋，正是得來全不費工夫。過橋後卽在麻工附近尋舊路開回，始結束了一天的旅行。

在此又訪趙元任先生夫婦。午飯中，趙先生招待了許多在此的中國人。因胡適之先生在此教

書將完，不日回紐約，表示送行之意。胡先生自戰事起後，奉命任大使數年，備嘗艱苦。謝任後，即寄寓紐約，從事研究。其關於水經注考證工作，已大體完成。今年來哈佛講學，今暑假將至，又將回紐約。國內屢催胡先生回國，因身體不宜飛行，當尙有待。

重來波斯頓與劍橋，逗留六七日，各方均大致看畢，前日下午，再到學校，與他們作別。羅已返鄉，其祕書於明日返加拿大休假，一切都是將放暑假的景象。我回紐約後，也要積極進行美國回國之事。所以雖欲留連，也不能留連，只盼將來回去，能有一地，安心爲學術再努力若干年，把自己所學科學，樹起基礎，可與他們相比，卽爲滿足。次日，因趕車起身特別早，天大雨，街上流水成河，竟找不到汽車。無奈，冒雨到地下車站上車，往火車站，幸未走錯路，也未誤點，於預定時間前，上車開行。

由波士頓到紐約，經過紐哈芬，乃決定順便下車再訪皮保德陳列館一次。十二時到，在車站吃了飯，卽到陳列館。鄧巴教授尙未來，獨自在陳列館中，巡視一過，與上次所見無大更動，不過其爬形動物化石廳中，壁上之畫正在積極描繪。其設計爲盡全廳之長，上部約三十公尺，寬約六七公尺，繪整個中生代生物之風景，及動物圖共分三段，一爲三疊紀，一爲侏羅紀，一爲白堊紀。三時代之景物

雖相連，但無明顯之分界。每時代之畫有主要之爬行類動物再造圖，植物與風景，表示當時之環境。此等作法，當然十分勉強，不過爲使一般人得一概括印象起見，亦自有用。按美國各自然歷史博物館，關於陳列方式，力求新穎，引起觀衆興趣，幾無一陳列館，不對集體陳列，不加注意。尤以各近代動物爲然。此則非財力人力，俱爲充分，不易做到也。

關於哺乳類及其他骨化石之陳列，亦有其新特之處，如用不同顏色之布條貼於壁上，或陳列櫃內，由其寬度長度，表示其在地史上之分布等。總之，陳列一事無何定規，要在主其事者，能用心力，以求易於爲觀衆了解，而達到陳列之任務。看完以後，鄧巴教授已來，談別後各事，並參觀其樓上尙未十分完工之動物陳列室。又新有一模型，表示紐哈芬一帶第四紀初期之冰川風景，甚爲逼真。

在此忽忽半日，本不打算找其他人，但上次來時，曾見過北平研究院張香桐君在此，研究生理，用電話通知，伊於下午，便來陳列館。乃由伊導遊城市，至偉大之圖書館，及其他若干著名建築。耶魯大學，爲美文化中心之一，地質亦擅長，我國人在此研讀者，聞有數位。晚間張君導到某街，吃意大利烙餅，其做法與味道，頗類我國之烙餅。飯後即到車站，趕晚間車回紐約，而此八日之旅行，又告結束。

(三) 紐約北部

七月的紐約，是相當的熱的，每天總在八十度以上。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事，可算已完。靜等離美赴英，轉南非。不幸總尙未能得確實消息，以便作最後決定。於是很想乘機往鄉下一看，且可以看着地質。德特拉原爲德人，與我前明興同學，我在郊外旅行受傷時，他曾予以協助。後來他曾往我新疆及帕米爾一帶工作，又和德日進在印度及緬甸作過工作。伊來美後，先在耶魯大學教書，戰事發生，在地質調查所服務，但因爲德籍，頗受嫌疑。去年離地質調查所，往哥倫布士大學教地理，也不甚得意。以德特拉之所學，與在學術上之貢獻，如或爲美人，或爲德人，均可大展鴻猷，不致局促一隅。入夏後，他賣掉房子，在紐約北之斯托克布勒地方暫住消夏，來信約我前去小住，我想正可乘此時期，一避紐約的熱與煩，乃欣然前往。

斯托克布勒機，在紐約北約四小時火車，在紐約省首府阿爾班尼東南，約三十公里，爲一小城，歸麻賽邱賽慈省，完全爲一鄉下小城。我於一日下午到後，由德君導我到所定之寓所中，爲一民居，

雖小小一室，佈置尙爲精雅。由窗外可看見草地花樹，雖趕不上在貝克來的小花園，卻也使人心曠神怡。吃飯則在德所住之公寓中，一日三次，均甚豐富。惟不能自擇，由他們給什麼吃什麼耳。在公寓中住了許多各式男女，有爲音樂家，乃因暑中此地有音樂會，不時表演，有由紐約來此避暑者，亦有由加拿大來此者。相談雖不盡投機，然均十分客氣。

斯托克布勒機，與其說爲一小城，無寧爲一大村莊。附近地勢，有起伏之小山邱。極目盡草地，好像美國人並不種地。蓋麻省及康省，雖爲美國首先開發之地，但因後來西部如堪薩斯，那布拉斯加等省，宜於農業，所以農業區西移，此等地方，土壤不甚佳，乃改種樹木。所以在此一帶，不是森林，卽爲草地，耕地極佔少數。因之風景優美，除房舍住宅及公共建築與工廠外，看不到甚麼農村。他們一般之所謂農莊，不過是一些人在鄉下置的別墅，以備假日來休息之用。

此地有一個人名克木來，本人爲大夫，在此間醫院服務。彼有一女，約十四歲，在某校讀書，但已對地質發生了興趣。此次德特拉在此，又聽說我要來，很想乘此往附近看看，藉以增加他的女兒對地質的知識。我正可利用此，解決交通問題，所以欣然答應。到此地之次日，卽作了一次整日的旅行。

除克及其女與德及我外，尚有克女之一女同學參加共五人，驅車離新城，東北入山，先到一產銘礦地點。礦在古生代初期變質岩中。山坡盡草樹，路不可認，攀爬至爲費勁。蓋以礦已廢，僅見廢石殘機，表示當日工作而已。此礦停開之原因，爲產量並不豐富，在此雖找得若干舍銘之標本，因廢石太多，並不易找。離此東行數里，盤旋尋一小路上山，山上地形開闊，至一小屋，有主人招待，出示附近所產之雲母，大者直徑可盈尺。後由伊導我等至產雲母之各地點，距其房約五六里。此地產雲母，他們地質家，早已知道。後來有人欲投資開採，曾在此試開，不知因何故中止。開工用之摩托及其他用具，多棄置於山坡，聽其廢壞，甚覺可惜。所開地點，雲母觸目皆是，且有甚大者。據云目前又有人欲投資作大規模之開採，但在未開以前，須由地質家詳作地質研究，製定產雲母之脈之分佈，與約略估計產量，始可作最後決定。

由高山東望，已可於山際之外，看到開闊之康奈克梯寇特河谷。我們由此下山，再沿公路，開出山谷，即入康奈克梯寇特河谷。地質上，已非古老之地層，而三疊紀紅色岩層分佈之區域。不過紅岩之下，有時有老岩層之露頭，而紅層中亦夾有火成岩衝入層。河谷中平曠可耕，見有培植煙葉之泥

區甚多，均用稀紗籠罩，以防蟲害，及減少陽光。我們駛入由紐哈芬北接北漢普頓之公路，即沿路尋找有名之產恐龍足印地點。但因兩邊草樹太多了，竟找不見。後折程返，終於在賀爾約克以北河邊找到。爲沿一岩層面之紅砂岩，長寬可三數十碼，其上之三趾巨型足印，長約尺半者，不下二十，而小者不可勝數。此外尙有其他印痕，及浪紋等，洵爲大觀。按這一帶之三疊紀上部紅色岩中，向以產恐龍足印著稱。紐哈芬、皮包德、陳列館，及阿羅斯特學院，均有恐龍足印之收集，甚爲豐富，前已述及。但今在野外，看到其實在產生情形，實爲難得之機會。因該地經地方當局，負責保管，禁止損壞，列爲名勝之區。不過當我們去時，草垢掩蓋，不甚整潔，顯已久無人掃除。看完之後，即登車返斯城。此地距前次所到之北漢普頓不遠，今日來時，曾駛至此城午餐。此爲此遊與上次之遊之交合點，今離此別去，將不知何日方可來到。抵寓天已昏黑。

一日與德特拉郊遊散步，上附近之小山並到市中心，看一麻省最早之傳教地點，現已改爲陳列館。蓋當英人勢力初到美洲時，此地尙爲本地土著紅印人所佔。英人在此傳教，一如在我國之傳教師然，爲一種侵略工具。一房爲舊式小樓，房樓下藏經之室，及廚房，一切陳設均仍舊。乃至臥房之

陳列，均尚保存。房舍建築，自爲舊式，爲斯城最老之建築。附近一小房，則藏有紅印人若干文物。參觀以後，頗有感觸。一、他們對凡有歷史之事物，莫不注意保存。二、當日在此爲主人之紅印度人，那裏去了？只有附近墳地中，尚有幾個紅印人之墓，乃白人認爲服務忠於其主，留作紀念碑誌而已。離此到附近公墓中一遊，憑弔此地名人陵墓，亦有數百年之歷史。後在河坡旁眺望對河風景，看去好像我四川雲南，只是低涯處，盡爲草地，沒有稻田。

我們又擇了一天，同克木來父女西行，同去者尙有一位太太，伊亦對自然有興趣者。此次西行，比前往東行，在地質上大有不同。離開變質岩地帶，爲古生代初期地層。在一地會少停參觀一寒武紀化石層。據云，曾找得保存甚佳之三葉蟲，但我們總未找到，實因時間太急忙之故。後來到阿爾班尼附近，一與陶紀露頭，因化石特別多，找了不少的東西。卽由此地開入阿爾班尼城。

阿爾班尼城，爲紐約州省首府，與羅斯福競選之杜威，卽在坐鎮。我們首先到地質調查所，見了許多人。內有女古生物家一人，研究古生代化石，爲葛利普之高足。參觀陳列館，內容十分豐富，自然以紐約州的採集爲最多。在城略盤桓，卽離此西行，往距此約二十英里之海德山，爲古生代，尤其是

益紀地層發育最佳之地。葛利普在美時，其主要工作之一，即爲此一帶地質之研究。我們由山脚慢慢開上，沿途露頭，一一停留，採集化石。二女對採集化石，尤有興趣，所以得了不少完整之標本。此一剖面，由下而上，由老而新，層層均有好化石，可作年代詳細之鑑定，在此不能一一盡述。

海德山同時爲一名勝之所。山上地勢平坦，一部分闢爲公園。此日天氣晴和，遊人甚多。名勝中心，爲所謂印度梯，在山東邊，蓋以石灰岩形成之山，山上甚平，往東陡落爲阿爾班尼平地。當年由阿西行之人，須由此攀爬。我們此時由此沿梯可到崖下。岩上有瀑布懸空，東望平地，景色如畫，因沿此幾達千級之梯，故可逐層看此近於水平之石灰層，亦爲地質上有興趣之地。據云，當年交通未發達時，東部人往西部去，至此山，無他路，故由印人造成此梯，實爲東西交通孔道。今者印人已不可復睹，今日之梯，乃重經修造，極爲安全，只此一名，爲吾人今日憑吊之資料耳。

由印度梯返山上後，復沿山邊遊賞。有許多地方之風景甚佳，隨處備有桌椅，供人休息野餐之用。我們即擇一地，取出所攜食品午餐。東望阿爾班尼，已因天氣多霧，迷不可見。但俯觀平野，有如大海而已。留連許久以後，乘車尋另一道東返。蜿蜒下山，在中途尙看了好幾個剖面，仍過阿爾班尼回

斯城。

晚間有一家住在本地的人士斯緩君夫婦，約德及我往其家吃飯，其地距城尚有五六里之遙，惜在晚間，看不到沿途景色。住宅所在地方，則在曠野林木繁盛之處。來賓除我們而外，尚有克木來及其他許多人士。伊等多來此避暑者。主人對中國事，尙感興趣，時時要問及我國情形。惟覺他們只讀了許多市面有宣傳意義之書，對實情仍不了解，而我因內部問題，尙有困難，亦自覺有許多地方，不能令他們真正了解。

在斯城最後幾天，還到附近參觀了幾個礦場和鄉下地方，亦值一記。我們先到十餘英里之一小地，看一已停工之李氏石灰石廠，即開大理石以作建築材料者。華盛頓及紐約之若干紀念建築物，即用此地之石造成。此石廠因戰事停工，不過其工作設備及開採情形尙可見。開採方式，當然十分機械化，所掘之石壕，已成一池，水可鑿人，無異一游泳池。隨又到近參觀另一工廠，乃以石灰石做肥田粉者。自開石塊至磨碎成粉，均一一由主管人領導參觀。此等建築及作肥料之石廠，將來在我國，必有其需要。惜尙無人加以注意耳。次日又到以南數十里之一地，歸康奈克梯寇特州，參觀一造

鑛之工廠。乃由鑛質石灰岩製造鑛，及其他副產品者。此工廠因規模較大，且在戰時，介紹登記後，才許入內。先看各項設備，也是從打碎石塊起，到成粉末及鍊成鑛止。雖機械繁多，然甚井井有條。除鑛而外，產品中以鋁爲最重要。後來又到附近採石之地點看剖面，然後尋路回斯城。

我在斯城時，德氏夫婦曾與我往附近鄉下遊散一次，到以南數里之天農莊一去。該農莊乃斯緩之產業，在森林中。去時車過森林，見他們正以機器砍伐，樹身鋸末堆積成堆。他們之砍伐，乃擇大者或粗者先伐，故不致毀林。入林捨車步行而上，過林木界後，高處卽爲草地平曠地形，眼界開拓。西可望見前日所去之山，中間有一農莊，已無住人。可惜此名山勝水，無人享受，因他們樂於城市，至少離不開電與自來水。此地雖好，只爲偶爾來野食之所，無一人在此久住也。其實我久住城市，今來此間，睹此風景，頗引塵外之思。將來回去，還不是在都市中混，未知何日，始可享田園之樂，爲之悵然。

又有一次，往以北十餘里之山中。除我們外，尙有斯氏夫婦，及其友人與其小孩多位。共乘二馬力大而且及野外駛行之車，雖道路極不平而且泥濘，亦可通行。下車後，步行入林中數里，一片荒山，

無耕種之地。據云，此等地方，前曾種過，今則廢置，改爲荒林。林中野櫻桃甚多，大家都去採摘，我亦隨他們採摘半天，共得有二十餘公斤之多，亦野遊之額外收穫也。如久居此荒山中，當不知美國之工業發達，已臻極頂，因爲他們高度工業化，一切集中於都市，而此等地方，只爲遊人欣賞之場所。此等情形，在我國殆不可能。蓋我人口衆多，地區不如人家之大，而人口三倍之，所以農人開耕地，可到山頂。將來正常之演變，尙得許多問題合理之解決。

在斯城住了八天，以大部時間，看附近各地方。應去的地方，可以說全走到了，飽嘗了不少美國鄉間風味，得到了不少的新感想。我這裏所描述的，不過一部分罷了。

十三 太平洋戰事結束

由斯城回到紐約後，一方面進行離美手續，仍在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一方面收拾行李，待有船即動身。此時正逢到又一歷史上轉捩之期，即太平洋戰事，在短期內，竟出乎人意料之外而結束。我國抗戰八年多，終於得到最後勝利。我雖身居外國，不及在國內與家屬朋友，同祝此勝利之來臨，然在紐約，可以看到他們在勝利後之狂歡，而在海外，衷心悠悠之情，殊無二致，不可不在此一爲描記。

我赴斯城前多日，正是三強在德國波斯坦開會之時。雖知此會議，富有意義，且必談及遠東問題。但因我國未參加，感覺全世界大局，尙在少數人主持之下導演，不覺得十分起勁，也就等閒視之。想不到此次波茨坦會議，乃太平洋戰事完結之前幕。七月二十六日，美英蘇中，以最後警告致日本，促其早日無條件投降。數日後，日本正式表示拒絕。方以爲戰事將延長，不料有兩大因素，促勝利之

早日降臨，而第一因素，尤爲重要。

第一爲八月五日起，美軍以原子彈先加於日本之廣島。此空前武器，威力無比。以僅僅一彈，使該城之大半，成爲灰燼。消息傳來，舉世驚嘆。而日本當此不投降，即毀滅之最後關頭，自有一考慮其態度之必要。不數日，又以一彈加之名古屋。威力亦巨。日本此時，已是精疲力盡。此二彈實富有催促勝利提早降臨之偉大作用。

對日本誠所謂禍不單行，蘇聯又於八月八日，對日本宣戰，進兵我東三省。當初頗有謠言，以爲日本在其本土如不能支持，有在我東三省作根據地，以求孤注一擲之說。此前提乃在對蘇關係，不致惡化。今蘇俄宣戰，打擊其背，此已不可能。而以蘇俄在西線戰勝餘威，加之東方，先聲奪人，已可使日本喪膽。至於蘇聯此次動作，有人以爲已稍遲。因自原子彈施行之後，即無蘇聯參加，盟國實操勝利之券。蘇聯不忘遠東，爲取得將來在遠東地位計，早日參戰，亦在意中。據云，當春初耶爾他開會之時，蘇聯曾有歐戰結束後三月參加太平洋戰之諾言。今爲時恰三月，可謂實踐約言。無論如何，對蘇聯本身言，及對世界言，此日之宣戰，均有重大作用。所以消息傳來，使此富意義之八月，又多一驚人之

發展。

蘇聯對日戰爭，可以說是世界戰爭中最短的一個。到了八月十日，日本作投降請求，表示願接受四國波茨坦宣言，但只附有一個條件，就希望保持天皇不退位。此消息傳出，紐約市民，不管盟國接受不接受，是否已真停止戰事，已大喜大歡起來。街上遊人擁擠，商店生意興隆。後來知道重慶也是同樣情形。此乃由於日本現已表示投降，以後全爲小枝節，戰爭不久可止，乃是千真萬確的事。他們自然不管官方正式不正式，先自我慶祝起來了。

關於所謂附帶條件之是否應諾，當然還要四國往返商定。商定後，由華盛頓通知日方。此等投降接洽，由中立國作傳消息媒介。日與中國美國，由瑞士擔任。日與英國蘇聯，由瑞典擔任。誠是瑞氣重重，這幾天無時不期待着瑞士瑞典的消息。盟國答應的內容，是允許天皇暫時保留，但日本以後政府採何形式，須由日本人民公意決定。等了好幾天，沒有消息，有人以爲勝利不可靠，此乃日本人緩兵之計。但終於到了八月十四日，正式宣布日本投降，太平洋戰事結束，並公布於十五十六日兩日爲假期，以資慶祝。此消息傳布後，全市若狂，泰晤士曠場，及百老匯路，乃至各重要街道，遊人人山

人海，彩色紙片紛飛，男女相抱接吻跳舞，一種歡樂景象，難以描述。此夜資源委員會同人，亦在某飯店聚餐，並有跳舞。十二時離飯店回寓途中，尙途爲之塞。在一種十分欣慰的情形之下，我乃回到旅館。八年的苦戰，總算完結了，雖然前途還有許多問題。

在此慶祝空前勝利的假期，我作一次短旅行，亦頗值得紀念，並可藉以慶祝此勝利。這一天早上接電話，乃德特拉亦由斯城來紐約，逢此假期，約我同往漢德生河乘船一遊。我亦因博物館不能去，欣然答應。於上午清晨到碼頭會見之後，購票上船。我們本無一定目的地，後來決定到沿河某地下船，往海德公園，希望能一謁美故總統羅斯福之墓。駛行約三小時，到那裏下船。坐汽車到海德公園，至羅氏故居門口，守衛者告以須有某處發給許可證，始能入內。即到紀念圖書館，因假期關門，不能入內。但在附近，居然找到管理陵園之人，說明我們來意後，欣然發給我們兩張入門證，即再到故居門口，入內到羅氏葬骨之所。地在一小園中，草花滿地，佈置簡雅，羅氏所葬之地，不過七尺長三尺寬一塊地。上有兩花園，一爲新送來者，一已殘謝。因故去不久，墓上大理石尙未及修，只平平一方塊，少爲隆起，表示此一代名人葬骨之所而已。我在墓前肅立三分鐘，心中表示無限之敬意，與無限感

獨羅氏對此次大戰貢獻之大，殆無人可與比。不幸未及目睹勝利，於四月二十二日逝世，距德國投降不及一月，距日本投降不及四月。今全世界均狂歡，在慶祝勝利之來臨，而對戰事有大貢獻之羅氏，則墓地一方，其寂涼景象，羅氏有知當亦不勝其感慨，我今於勝利之日，特來謁羅氏之墓，亦值紀念。所令人驚奇者，即此日除一人送花圈外，此間竟無多人前來表示敬意耳。

來時曾沿途賞識沿漢德生河西岸風景，真是青山綠水，此等景物看慣了，也覺平淡。但一回想我國北方之荒山土原，自覺他們得天獨厚了。回紐約本可以乘船，但爲要趕回與友人約會，改乘火車，又於將暮回到了仍在狂歡中之紐約。

第二日仍爲假期，午間往中國城一看。勝利來臨後，我國人之喜悅，自不亞於任何人。我抗戰最早，犧牲最大。雖然自己力量薄弱，不能加緊反攻，把敵人驅出本土，但我八年多的苦戰，對目前之結果，實有決定因素，任何人不能否認。中國城我國人乘此時期舉行慶祝，除一般洋式慶祝外，尚有地道之耍獅子龍燈等遊戲。莫司街一帶，行人擁擠，或看耍獅子，或看當街跳舞。街上除盟國國旗，隨風飄揚外，彩色彩帶，點綴一片昇平氣象，有比之爲中國城之泰晤士方場。我在此留連許久，明知此等

慶祝，也不過那麼回事，不過總免不了隨俗欣慰一番。

現在我可以少微說一說，我對於勝利以後的感想。此次空前世界大戰，肇端於日本之侵略我東三省。因各國無有效制止之法，於是不但日人之侵略慾，由此大盛，而墨索里尼及希特拉，亦起而效法，於是才成了世界大戰。所以日本，實爲禍之首，罪之魁。自蘆溝橋事變起，我孤立攪頑敵四年之久，始有珍珠港之變。世界戰事，始聯成一片。然因盟國戰略關係，始終注重歐洲戰事，我不得不於極端困苦中支持，始有今日之最後勝利。回首過去艱辛，誠不勝其感慨。

我國爲文化孕育之國，接受西洋文化，努力自新，成爲世界強國，爲黃種人吐氣。向使日本與我國友好合作，不難取得亞洲領導地位。乃計不出此，竟先侵略中國，使我國忍之無可再忍，起而抗戰。雖我得勝利，然瘡痍滿目，國力大減，而日本則淪於全國被軍事佔領，幾等亡國，亦不能不算兩敗俱傷。不過自另一方面言之，日本之目下情形，尙許有政府。所謂天皇，尙能作兒皇帝，比之德國情形，尙覺稍勝一籌。以罪魁而得此結果，已算萬幸，爲日本計，亦可少以自慰。

我國一切落後，自塘沽協定後，雖有發奮有爲之心，而強敵不容許我有充足之國力，乃提前發

動戰事。然多行不義必自斃，終至觸犯衆怒，至於覆敗，亦可爲立國之殷鑒。我國值此時，誠所謂存亡關頭，所經艱辛，倍於任何國人，今雖倖免滅亡，竟躋於五強之列。然僥倖不能再致，今後若仍不努力圖進取，犧牲小我以全大我，前途危機，仍不可免。已往歷史，已告結束，此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爲未來世界開闢一新時代。我將如何利用此新時代，努力自新，則尙有待於全國上下一致之努力。

在沉醉於勝利，並期望着未來國家的繁榮的我，更急於回國。然一切仍得照預定計劃進行。卽還是先往英國，再定能去南非與否。如不去南非，卽由英直回上海。此時會中已來電批准加緊收拾一切。然弄到船位，仍是要耐心等候的。九月二日，爲日本在南京受降之日，聞我當局，將定此日爲永久紀念日。我在紐約，雖不能在國內，亦自有一番喜慰之情。

在離紐約之前，於九月八日，又到普倫士敦去了一天，再看一切，並與在普城的朋友作別。去年去時，正是秋深，殘葉滿地。此次去時，雖尙很熱，然已有黃紅葉子，表示秋意。時間真快，在外國已過了兩次的秋景了。

十四 由紐約到倫敦

終於經過了許多周折，定到船票，因美方之優先權，遙遙無期，乃改向英船公司接洽，訂到九月二十三日開行之依利沙伯皇后號，一有期限，比較上當然樂觀。總算赴英有期。在此行期已定之情形下，對紐約自覺不勝其依戀。自一九四四年春抵此，一年半以來，東西奔走，然大半時期，以紐約為中心。哈爾格內夫旅館，無異一臨時之家。而中央公園，漢德生河邊，均為足跡常到之所。在此過了空前世界巨變，今一旦辭去，未知何日方可重來。此次大戰，美國為功之首，雖華盛頓為世界政治中心，然紐約亦隱然操世界經濟之樞紐。瞻望未來，在世界上之地位，尙方與未艾。

將別前，對各方友好，當然有一番應酬。在自然歷史博物館，與他們作別，韓白諸同鄉，亦有應酬。離紐約的前一天，尼古拉夫婦，並約往以北數十里之白原，驅車一遊。先到一小館吃飯，遊附近公園。經過小說上有名的睡谷，穿過了許多山林，再看看美國鄉間景色，於暮夜後始回寓中。此乃在紐約

之最後一夜

行李相當繁重，故感覺到麻煩。下午韓白諸兄來話別到，五時離寓往碼頭，只白君隨行到了碼頭。照規定，路線入內，行李檢查及其他手續亦至簡。此時德特拉亦來匆匆話別，入船中找艙位，乃獨自一小室，十分舒適。上船不久，即登記吃飯桌號及其他手續。七時開飯，我所排者，爲第二次吃。因旅客甚多，分兩次吃。飯後在船上各處少一遊視，即入室睡覺。此夜即宿於漢德生河邊，尙未離紐約。

次日清晨，船即徐徐開動，駛向漢德生河下游。由船上可見紐約之摩天樓，雲霧繚繞，水面飛鳥成羣，此世界名城，剎那時即將別去。隨即看見自由神像，此自由神像，乃自由之象徵，並非自由之爭取，尙待人羣之努力。有二小時，即駛入大洋。東望雲水一片，萬里長途，即由此開始。

依利沙伯皇后號，爲最大之船，噸位八萬三千，設備甚佳。但因仍爲戰時設備，各艙中盡量加普通床，過道及少有空隙地方，均有床位，乃備盡量運載兵士之用。在戰時貢獻甚大。此時西駛主要任務爲運歐洲兵士回美。此行爲回程，不如載兵之擁擠，許多床位均空着。然旅客亦甚多。上船半日，往來遊散，發現此船上中國人，只有我一人。其他旅客中，婦孺不少。他們之優先證，至少一部分，並非必

要，何以取得，不得而知。在船上與數人攀談，大半均往歐洲重新經營事業者。遇有一英蘇格蘭夫婦，乃在河南某地傳教，後來被日本侵略，逃於後方，而由重慶加爾各答等地，到美國，現搭此船回英。他們說一口道地河南話，西人在我國傳教，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成就如何，不必詳究。若論功過，兩者兼有，然有一點千真萬確，即此等人對我國均無特殊好感。雖非甚麼宗教侵略，然至少對我國目下情況言，實非必要之圖也。在美國時，聽許多傳教士要回中國，重理舊業。可見他們之政策，並未絲毫改變。

船上的生活，相當單調。只一人旅行，隨大家一天吃三次。飯食比之在紐約日常所食者為佳，誠所謂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本可乘此清閒時期，把旅途感想，摘要寫出，但總沒有興趣去動筆，或找人亂談一起，或在甲板上散步，或望望着無際之大洋出神。離去祖國一年半了，這一年半中，從戰事不死不活到局面十分悲觀，又到了勝利。只抗戰中最後之階段一年多，未能在國內與國人共甘苦，來到外國，雖跑了不少的地方，看了不少新東西，開拓了許多新眼界，然在建國期中，我之所學究能發展至如何程度，可以說仍是一謎。北平的攤子，南京的標本，重慶所存在抗戰期中的新收穫，將來

如何集中在一處，如何整理起來，亦均尙待將來之努力。在紐約等了好久，終於成行了。然南非能去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雖然說是回程，然前途尙有許多問題，許多困難，有待於打破的。凡此種種問題，於腦際不招而來，頻揮不去。原想上船，以乘時休息幾天，不料在船中仍是得不到真正的休息。

船向舊世界航行，差不多每天時間，改前一個鐘頭。由紐約到倫敦，相差四點鐘，四天以後，知道船於二十九日到南漢普敦。本來此大船五天即可到，不知何故，行駛甚慢。聽說有一夜晚，幾乎停止於大洋中。將到的前一天，已作種種準備。旅客均要填登岸證，以便靠岸時交付，當晚船上有音樂會，因人數甚多，作兩次表演。多數節目，由船上旅客及兵士客串，亦聊勝於無。

二十九日下午四時許，已到英西南岸附近，由甲板上可以看見陸地。此戰後殘餘之英倫三島，仍爲山秀水明之區。惟海中尙有水雷，及岸上礮堡尙存，表示戰時之緊張情態。船在此區，駛行甚慢，於下午六時到碼頭以後，檢查人員上船，即在船上辦理手續。只詢問所帶貨幣情形，並無留難。當晚在船上十分緊張，大家忙於收拾行李。我因無事，與一加拿大人上岸，到街上一遊。距碼頭約三四里，

找得一小酒店，在此第一次用英國錢，購英國啤酒，淡而無味，後來才知所購者，非真正啤酒，或只是戰時啤酒而已。店內人衆多，幾無立足之地。遇一老水手，侈談其航海經過，及其遇險事，令我回到求學時代，所讀小說如金銀島中故事。彼自言爲倫敦人，告訴我們到倫敦，所應注意之事甚詳。離酒店返船，急忙中過了幾條荒涼的街道，房屋矮小，但街道整潔。在一二地方，看到被轟炸的房子，作爲戰時的標記，將到碼頭，交驗通過證，已十時許，當即入睡。

船雖於二十九日下午六時到達，但因已昏黑，找旅館困難，船上當日仍許旅客在船上再過一夜，於次日清晨，再上岸搭一趟專車到倫敦，早上起來特別早，早飯後即離船。到岸行李已按照字母排列，尋到行李，靜候檢查，只打開一件，草草一看，算是完了手續，即購票上車。

所購車票爲頭等票，但八人一室，相當擁擠。大家談及此，一人講頭等固不好，三等更壞，所以也處之泰然。倫敦到南漢普敦約二小時火車。但因在碼頭就誤過久，已覺飢餓，即吃些船上所送之點心。由車窗望沿途風景，雖是秋末，已有初冬之景象。過一區見有白色岩石，當即爲英南部有名之聖紀岩層，令我想到戰時的宣傳影片『杜勿爾之白崖』。今戰事已結，英國居然能於萬分危險中，屹

然存在且不失爲三強之一，此乃英民族堅韌之表現。十一時車到滑鐵爐車站，入市區後，即見斷垣殘壁，極目盡轟炸遺跡。車站亦部分被炸，殘破不堪。下車後，行李尙在行李車中，因照英國規矩，並無行李票，須自己到車外去認。過另一站台，前去領行李，好容易取出來，幸無錯誤。出站找汽車，須排隊等候。一人出門，行李無人照料，十分焦急，只有託之戴紅帽子者，彼即堆行李於道旁，並不注意。等了二十幾分鐘，始得汽車，裝上行李，開離車站，過泰晤士河，到了羅素廣場之帝國旅館，已下午二時矣。

倫敦人口，不亞紐約，而房屋被炸甚多，所以住的情形，比紐約還困難。我早料及此，所以離紐約時，即設法託訂此旅館。到後得一房間，只許住一夜，次日須另移一房。好在已許住兩星期，兩星期內，總可想到辦法的，所以十分放心。

帝國旅館雖大，而甚古舊。但時常客滿。吃飯須站班等候，極不方便。所吃東西，十分簡陋，而所費與紐約相等。一切仍戰時景象。當日一切部署定後，即打電話找瓦特生教授。電話也不靈，幾經試打才打通。約定下午，到其家吃茶。時間已到，後因不知路，當然要找汽車。而倫敦汽車之難找，出人意外。

終於等了許久，找得一部，才未誤事。

瓦特生教授，爲倫敦大學專科動物系主任。彼爲英國研究脊椎動物化石老手，尤以研究南非哈魯系類似哺乳之爬行類化石，蜚聲於世。我十七年前來此時，卽與相識。此次來美，伊知消息後，一再邀約我，務必於回國時到英一行。我亦因有若干問題，得當面商討，故決由美來英一行。今既到此，當然先找他，伊住於西北區郊外，地點清幽，非復如市內之紛雜，除瓦氏及夫人外，尙有其一女在座，女才由中學畢業，方入大學習地質。瓦氏之房，爲一小洋樓，在平時甚舒適，無如一部已受震破，聞當戰時，伊全家向外疏散，然大致尙人房無恙，亦可謂幸矣。其住所除住房外，尙有瓦氏平時在家工作之屋，盡陳各地化石，及參考書籍。可知瓦雖在家，亦不離研究生活也。

十五 戰後的倫敦

倫敦總算到了。戰後的倫敦，是頗值得一記的。回想十七年前來此時，感覺到倫敦之繁華，而此次重來，到後覺得荒涼。這當然是戰爭的關係。然我是從紐約來，亦不無影響吧！但實際講來，倫敦已恢復到相當的繁榮。從夏季起，歐戰停後數星期，街上已有了燈光，不像多年前之黑暗了。凡所過地方，隨地可見到被炸碎的房子。我所住的羅素廣場，即爲受炸最利害的一區。一般人的服裝，當然不及紐約的整潔。而人們的臉上，也常見顯出營養不足的神情。不過被炸的地方，多已清理，外有欄桿包圍。街道上，也相當清潔。人家恢復的力量，我們是不能不佩服的。

雖到倫敦，還有許多手續。第一，照上岸時檢查人所告，要於到後二十四小時內，到警察所報告，與在印度時相同。此乃未來以前所料到的。第二，要辦領食物證，須要第一項手續完後，始可領到。我因此，無中國人招待，地方亦十分生疏，所以於次日早即到動物系，見瓦特生教授，及在英被俘而

在此工作之德人孔龍。關於孔龍之來歷，及其工作，以後再詳爲敘述。今晤孔君，先與之辦理以上二項事情。初到一警察所，云報到地點，在另一地方。由他帶路，他也不熟，上車下車，幾經周折，始得找到。後即驗護照，填各種表格，及兩張照片，始領得居留證一紙。又持此到糧食局領食品證，也跑錯了。好幾次才找到。計領得食品證一本，外購衣證十，及購糖果證等。大凡在英一切東西，十九均要憑證，方可購置。我雖由美來，東西相當充實，但未料及此間旅館，不供給胰子及手巾等。所以首先用購衣證先購手巾浴巾等若干。由孔氏請其太太，代購四條手巾，已用了六個證，其餘四個，亦所購有限矣。

報到手續辦妥後，到我國大使館，也是報到性質，並打聽赴南非及東歸手續。到後說明來意，尤打電報到我南非領事館，詢問最近南非實在情形。談及由此開上海之船，尙無確實消息。而由南非到上海之交通情形，尤不得知道。總之，一切還是無具體結果。只有暫時聽之。由大使館出來，到附近訪陳通伯先生，他在此主持中英文化協會工作，乃文化界人，一見如故。當晚在一處吃飯，並遇到在美會會到之楊振聲，汪敬熙二先生，及大公報社記者蕭乾先生等。連日孤獨無聊之氣，爲之一消。

我在倫敦，即以瓦特生之地爲臨時辦公地點，每天無事即去。瓦特生爲我讓出一間房子，並有擴大鏡等，研究設備。不過我初到幾天，想看倫敦，與地質有關之機關。初到首次去，爲不跑冤枉路計，均有孔君帶路，因爲我雖來過倫敦一次，十七年的光陰，又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實在有些生疏了。不過那有名街道，有些印象。只是我上次所住的旅館，也找不見，至少說記不清了。現在動物系的房子，也不是我以前所到過的房子。據瓦特生云，原址於戰事期間已被炸了，乃於最近移至該址者。在學校中，受炸的地方也不少，不過他們於戰事中，照常維持，其艱苦可想。戰後很快的恢復，尤爲可佩。英人是有堅毅性的。

我首先要去的，爲倫敦之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在南肯星敦。到後看那建築，也還有些印象。會到館長佛士冠普，乃由劍橋升此任者。後去看地質部門之愛德華。此外並會到研究考古之奧克來，研究魚化石之懷特，研究新生代地質及昆蟲化石之曹以乃，研究新生代哺乳化石之胡步伍及貝德等。相談甚歡。戰事發生後，博物館並未積極疏散。後來轟炸漸烈，始開始遷移。到一九四五年戰事將結束前，博物館附近被炸甚烈，尤因無駕駛員炸彈有一二枚墮於附近，故損失甚大。大半房頂全

被震壞。據他們云，炸後在博物館巡視被毀情形，要用雨傘，其狼狽情形，可想而知。幸他們之重要標本，均已移至鄉下，而其他標本，半存於地窖中，得告無恙。現在他們雖照常工作，然一切並未復原，亦不開放，內部光線黑暗，櫃桌凌亂無次，若與美國博物館相比，真不啻天淵之別。據他們講，一切殆於短期內，尚無恢復原狀之望。其原因爲欲一切陳列就緒，必先將房子修好。而房子裝修，必須在倫敦其他房子修理，一般人住宅問題解決之後。而此則在目前，至少未積極着手也。他們估計，一切復員，當在五年之後。據我推測，或嫌太久，然其恢復之困難，亦於此可見一斑。

英自然歷史博物館，爲歐洲最大之博物館。英國殖民政策，開始最早，彼等以一二百年之時間，在世界各處，廣事收集，其成績之富，無寧謂爲當然。卽以魚類言，聞有二百萬號以上之多，其他可知。不過就脊椎動化石之關於我國標本者而言並不多。其所有標本，亦均限於奧文時代所收集之物，多間接收集自到過中國之教士，或外交人員者。我國在外國存之脊椎動物化石，目下以瑞典、伍捕塞拉，及紐約爲主。真所謂後來者居上。

但我此來，並非要看中國標本，乃要看其所存之其他標本。最主要者，爲英國中生代之魚化石，

人類化石，南非之爬行動物化石，及印度之新生代化石等。但經詢問後，知此項標本之大部分均已疏散下鄉，一時尙不能看。他們允不久可設法運回，不能運回者，可赴其存在地點一看。此當然須相當時日。好在我尙有相當時間，所以並不着急。

英國地質調查所，即在博物館附近。所以我亦以下午之時間，前去拜訪。會到所長馬堪脫，及副所長伍德及岩石與古生物之主管人員等。地質調查所之建築，乃戰事發生不久前所落成者，十分新式。不過在戰事期間，爲軍事機關所徵用。當我去時，正忙於遷移。一方面舊的機關要遷出去，而所中東西要搬進來，當然十分紛亂。其陳列館亦不開放，一切亦未佈置妥當。各實驗室及圖書館，則佈置妥當，故一般人可以照常工作。與馬堪脫會詳談英地質圖工作情形，我並以我所知道之我國作地質圖近況相告。副所長擔任偏重於實用方面之工作。英國地質調查所所收集之標本，完全限於英國。英國以外之標本，則存於博物館中，故他們對於交換標本，並不發生興趣。我與他們接洽，可否能乘機前往他們工作之地點，作一二次旅行。他們欣然答應，所困者，時已冬季，各隊工作將結束，恐不能如預期之有望耳。

英地質學會，在柏凌屯建築中。位於市區中心，為歐洲最老學會之一。曾前去訪問，職員均不在。但見管理人員。現任會長為杜魯門，在哥拉斯高大學任地質系主任。書記為克氏，在劍橋任地質系主任。及威爾士，在倫敦帝國學院地質系任教。學會圖書收藏甚富，亦於戰爭期間，疏散郊外，現正忙於遷回。有若干會員，自動幫忙工作，一大部分已可使用。在此可看新出版之各種書籍。我國地質雜誌雖有，多三四年以前者，其他地方亦不甚全。學會刊物，照常出版，並不誤期，殊可佩服。柏凌屯建築中，尚有許多其他學會。有名之皇家學會亦在此。地質學會之常會，亦照常舉行。平均每月有一次。十月份之會，我會參加。由某君講非洲之裂隙構造，座為之滿。講演約一小時，而討論熱烈，達兩小時以上。在此場合，遇到以上所述人外，並見到其他主要地質界人士。

乘便在倫敦，參觀了幾個地質系。設備最佳，規模最大者，為帝國學院之地質系。系主任為瑞德，前在利物浦為程裕淇之老師，由之導領參觀一切設備。該系以偏重實用見長，除地質外，尚有關於研究液體燃料等設備。皇家學院，亦有地質系。系主任為高登，兼地理系主任。地質系房址甚小，設備簡陋。至於大學學院之地質系，雖內容較為充實，然亦嫌地址不足，一切腐舊。這些地質系，以新從美

國來的眼光看，均十分簡陋。但我轉細注意其內容，莫不相當充實。至少我國各大學之所有地質系，尙不能與之比較。我們好像一人穿的很闊氣，實無財產。他們好像表面雖非大富戶，而實際上很有儲蓄。

現在讓我回頭說一說，我所辦公的大學學院動物系，及上邊所述那位德國人孔能。脊椎動物古生物，在各國大學中之地位，是十分固定的。往往因人因組織而異。大多數雖離不開地質系，然也有獨立，或與其他古生物研究，成爲一系的，如貝克來即是。也有在動物系佔一重要地位的，如哈佛之羅美爾，及瑞典之已故維曼均以古生物名家，而主持動物系。倫敦大學學院之動物系，瓦特生教授，亦爲此類。他本人地質很內行，於南非哈魯系化石，有特殊研究，爲此系之主任已二十餘年。其系中其他部門，我雖與各主要人物，經瓦氏一一介紹，但未及詳爲參觀。系中有一供講學及研究用之陳列館，亦十分完善。但古老爲通病，瓦氏則自有研究之小實驗室，能修理化石。並有一書記，爲繪圖工作。此外照像設備亦甚完全，只能與美國各地相比。然在英國，維持脊椎動物化石研究於不墮者，迄今尙以此地爲中心。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之南非化石，亦多由瓦氏研究。

孔能原爲德東部某地人，對於古生物極有興趣，後與其妻到丹麥，即從事於第三紀初期魚化石之搜集。蓋以不滿意德之現狀，逃出國外謀生。戰事起後到英國，以其採集之魚化石，售於大英博物館。博物館中人，對此魚化石不甚感覺興趣，只以廉價收買。彼曾告以如暇時間，當在英找尋富有意義之化石。在英西南部之門底堡斯一帶，常有上三疊紀，乃至下侏羅紀之裂隙堆積，伊頗注意於此。於某年曾得具有三瘤而有二根之小牙若干，以之售於劍橋巴內吞教授。後來他行動不甚自由，被拘於集中營中。得瓦特生教授之證明，得以在該區工作。其結果在某地發現大量類似非洲三瘤獸之牙，上下顎，頭骨碎片，四肢骨等不下數千件，乃英國空前之大發現。蓋此南非之三瘤獸發見以前，已五六十餘年，雖在英國及德國南部，有若干牙齒，類似此獸，但迄無大發見。我雲南之類似三瘤獸之卡氏獸，實爲保存最佳而豐富之標本。自我之初步文章發表，孔氏亦有一短文，述及在門底堡斯之發見。東西相隔數萬里，且均在戰中，而約略同時，對原始哺乳動物，或最近似哺乳動物之爬行類化石，有重要發見。此項採集，其方法與雲南化石大不相同。彼將裂隙中含有化石堆積，盡量採取，用水泡軟，加以沖洗，分數次篩出將化石始可分出。而化石之大部分，爲無脊椎動物之碎片如海百

合之梗及魚類牙齒。據彼云，每兩千各種化石中，平均可有一三瘤獸之化石。故此數千件三瘤獸化石之探獲，實代表有長時期之苦工與忍耐性。彼之工作，雖由瓦特生之鼓勵，而本人之苦幹硬幹精神，亦有足多。後來裴爾森（爲英國一女古生物學家，曾研究我們豬類化石。）告訴我，英國在古生物學上爲先進不落後者，百有餘年。而此項英國之寶藏，竟爲一德人所發現，誠爲英人之羞了。由此可見英人對此之重視及其不甘後人之情。

孔氏已將此項採集，全部售與大英博物院，聞只共得了七百鎊。彼數年來在英之生活，除靠此採化石爲業維持外，當然不足。故於工餘外，常作其他活動，以增加收入。彼設法拓印各教堂鐘之花紋及刻像，不下數百幅，已寄美展覽。又隨時在高塔或高建築上有燈光處，設法捕由遠處遷來之鳥。蓋由遠處飛來之鳥，常集於此等地方。他可不到遠處，卽能採取千里以外之標本。彼又用獸骨以手工作成女用之大衣扣。凡此等工作，一大部分由其夫人幫同工作。家中有德式之簡樸，而窮幹精神過之。然夫婦好合，共同協作，亦有樂趣，誠所謂貧賤夫妻百事不衰也。我看到孔氏之行，甚有觀感。彼以流亡之身，能集中精力於科學採集，且能在此困難情形下，維持其生活，實可爲模範青年。

孔氏不僅爲一野外採集家，實亦具研究能力。此等三瘤獸之化石，卽由彼作研究，不過由瓦特生加以指導。聞將於兩年內完事。以後孔氏之工作，則將視將來環境而定。孔之父母，尙在德國，目下戰事雖結束，信仍不易通。其遭遇亦殊令人同情。

我此次來英之主要目的之一，卽受瓦特生之鼓勵，前來一看此空前之採集。我並將我雲南標本攜來，親作比較。故連日在校看其各種標本，並作研討。而我所帶來之標本，於彼等亦幫助甚大。蓋門底堡斯之化石雖多，而無完好頭骨，今用卡氏獸之完整頭骨作比較，可尋出線索，將其頭作一比較可靠之再造圖。

按三瘤獸自發現以來，五六年十年間，爲古生物學上辨論最烈的問題之一。有人以爲爲原始哺乳類，有人以爲爲爬行類，不過後來大多數主張前說。故卡氏獸之初步報告，亦從前說。但後由門底堡斯及卡氏獸之進一步研究，知其下顎確尙具有其他殘餘骨格，故確定爲最近哺乳類之爬行類。在昔以爲三瘤獸爲白堊紀後期多瘤類之祖先，今既以之歸於爬行類，故哺乳動物之歷史，因之截短數百萬年。然此並非謂三疊紀無哺乳動物之可能。找真正原始之哺乳類，似尙須在三疊紀地

層，多加注意。

英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許多重要標本，寄存在純恩。純恩在倫敦北不過數十里，並不十分安全，但總比城內爲優。我爲看其一部分標本計，決乘機一去，在博物館研究哺乳動物類化石的貝德女士，卽在此工作。於一日清晨搭車前往，伊到站來接，改搭公共汽車入城，到博物館。此動物博物館，乃一有錢之某君死後，以生平採集所捐助者。內除動物標本外，尤以昆蟲採集最富。圖書館亦十分宏大。存此之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標本，仍放箱中，且爲數甚多，勢不能全看，只由他們引導，略爲參觀。其中最慘者，爲植物標本，因搶出時，在大轟炸之後，邊緣多已燒焦，又爲救火之水所浸濕，故形狀模糊，尤以號碼及名稱，多記在邊緣，今已不可辨，故大部分標本，事實上已無何價值。而此等標本，重新整理，亦甚費時日，尙不知何時方可著手。我來此主要目的，乃看南非之三瘤獸化石原型，及英國之侏羅紀白堊紀哺乳類化石。幸他們預先大致檢出，得草草逐一視。其負責人特別說明其動物部分之儲藏分類方法。不但卡片制度良好，儲陳亦佳。故任一標本，只要知道號碼，可於一分鐘內檢出。當場試驗數次，均甚捷快。非如一部分博物館之十分凌亂無章，可爲稱贊。

我由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愛德華伍克蕃曹以乃等之作伴，於一日往距英約二小時火車，在泰晤士河下游南岸之斯王氏堪普參觀，在此所發現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及石器遺跡。到此後看各層不同之產石器層位，並探得石器若干。此工作於今大致停止。但原地層仍爲工廠用，機器開採，作爲建築及做三合土之原料。此等工作，當然不注意科學上珍品，實不知有多少好材料，由此而毀，可爲嘆惜。斯王氏堪普之頭骨，爲舊石器後期之人類遺跡，所得者爲一不完全之頭骨。有報告刊行。此地點前同事裴文中君來英，聽他們說亦來看過。今我來此，亦由他們引導參觀，故不知不覺，每每談及裴君。

英倫已入了暮季，而戰後的倫敦，一切尙未恢復，不但食品衣服物等，購製困難，卽娛樂場所，除電影園及一些戲園外，無多可記。而此等戲從七時開始，到九時許卽完，故欲看戲，卽不能吃飯，要吃飯，便不能看戲。十時以後，街上已無什麼人，若與紐約百老匯相比，誠不啻天淵。

倫敦之中國人，似已不如以前之多。前次來時所到之所謂唐人街，此次來，曾去過一次，實蕭條不堪。不過中心市區，尙有不少中國飯鋪。尤以上海樓最爲生意隆盛。聞在英倫之中國學生尙有一

百餘人，但遇見者甚少，亦無研究地質者。有一中國協會，爲中國學生聚會之所，會內有報紙雜誌若干可看，而國內報紙，均六七月以前者。因寓地距離此會甚近，有時前去，藉可遇見國人，得到一些消息。倫敦雖大，對於我還是感覺到沒落。

十六 布內斯特附近考察記

到倫敦已是秋暮，天氣日短，時有雨霧。所以原想到郊外旅行的計劃，稍受影響。不過因英國地質調查所之幫忙，還可以看一些地方。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人們，陪我一同看斯王氏堪普第四紀地層，前已述及，今再述一次布內斯特附近的旅行。

布內斯特，爲英西岸一大城。英國地質調查所地質家克內衛，在該區作六吋之一地質圖已數年。本季工作，尙未完結。我因該所所長之介紹與安排，決往該地由克內衛陪同在該區略一看其區之地質。凡住宿及八日之旅程，及交通問題，均由克氏預爲安排，所以省了許多麻煩。我由倫敦出發，約四小時，到距布內斯特不遠一小城，名八司。下車後，克氏來接，驅車到一小鎮名鹽津，住一十足鄉村式小旅館。此鎮位於布內斯特與八司之間，地方幽靜，旅館位於河旁，風景宜人。雖云看地質，實無異在此休息幾天。實際原因，因克氏住於其岳丈之家，即在此鎮，於他也很方便。到旅館吃午飯後，即

驅車往布內斯特附近，看有名之阿末央峽谷地層。車經城內，觸目皆可見斷垣殘壁，其受轟炸之慘，不亞於倫敦。蓋因布內斯特爲西岸一要港，且爲一工業中心，當然爲德國戰事目標之一。

阿末央河谷，因爲布內斯特河入海前之峽谷，且兩邊多有石場工作，故地層剖面，大部暴露。最下部看到泥盆紀上部，與石炭紀下部接觸之地層，但界限不清白，主要靠化石分判。以上則全爲石炭紀下部地層，用他們之地質圖及剖面圖，一目了然。凡有化石層位，差不多均可找到欲要找之化石。雖只流連半日，却也看了不少東西。

以鹽津爲中心，住了八日，才回倫敦，每日均由克氏用車來接，按時間出去，帶些乾糧充飢，晚同回寓。這幾日所看的地層，除上述石炭紀地層外，自志留紀至第四紀，均大部看完，在此不能詳述。今只把我主要所看的及感想，分述於次。

凡在我國做過地質的人，一到外國鄉下看地質，總不免有多少失望。尤其來到英國，多數地方全爲雜草和樹木所掩蓋，並看不到什麼露頭。他們所言露頭，大多數全是石坑，卽是開過石頭以後的遺跡。有的或還在繼續開探。此等石坑，或隱於林中，或在道旁比較低凹之地，所以從高處一望，綠

野映目，看不出什麼岩石露頭。因此若沒有人領導或帶有很詳細的說明書或地圖，實在有找不出露頭的苦處。我們此次旅行，全用克氏的汽車。汽車由所中供給，所以可一直開到所欲去的地點。按圖索驥，省事不少，雖然說他們石頭露於表面者少，但大多數露頭上邊，也只是一薄層土壤，故詳細測量，或少用鑽子試探，仍可知這岩層性質，故其所作詳細地質圖，十分可靠，並非閉門造車。

我們以鹽津爲中心，先向以北各地，看侏羅紀及更老之地層。用兩天工夫，過門底布士山，爲石炭紀石炭所造成。中有裂隙堆積，並到曾發見原始哺乳動物牙齒之一裂隙一看。在門底布士某山口，另有一新的洞穴堆積，內有古代人類，及石器骨器，與各種動物化石。其年代比我國周口店洞似尙爲新。各物皆陳列於附近洞外一小室，作爲小型陳列室。其實此等東西，存之大城之大陳列館，或比在此尙易爲人注意，不過據說本地人及發見人，堅持在此，也只有如此而已。

由門底布士東北行，尙有許多新的或舊的裂隙，不及一一詳看，只在一二處找到破碎的化石。由此到海邊，一切戰時警戒尙在。經與守衛交涉，到海邊看地層大致構造。此日除門底布士一帶新堆積外，看的最完全的爲三疊紀及侏羅紀各地層，而且層層均有海相化石尤以腕足類及菊石爲

最多。蓋均爲海相，非如我國中生代地層，均爲內陸堆積。

由鹽津跑的最遠的地方，爲東北約三五十英里，可看到白堊紀之灰石堆積。此地層在英倫附近許多地方，由火車上即可清白看到。回來後到八司城，有一地質上古跡，可以憑弔。卽遠在一百年前，英國地質界老祖，也可說是全世界地質科學老祖，斯米士，曾在此工作，住於一街之某號。克氏同我到門口，當然主人已非，門口有銅碑，上書斯米士於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曾在此工作。按斯本一貧家出身，曾爲工人多年，彼由親身野外經驗，首先創出地質年代，可以由化石鑑定之說。彼之工作中心地帶，乃因水利關係，在布內斯特一帶，作地層實際調查，用不同之化石，判別各主要地層之年代，迄今所有各時代之名稱，多尙沿用斯氏之名稱。氏以後作一英國地質圖，乃英國最早之地質圖。英國地質學會，卽有一原本，每當開會展覽，若用現代地質圖比，大致上實相近，而不能不驚嘆氏之工作能力之過人也。聞多年前，爲紀念氏百年誕辰，地質界在八司曾有集會，可謂不忘本。地質科學爲歐西新式科學之一，而尤以英國爲先進。我國先哲，早有若干地質思想，然迄未系統化而成爲科學，實不能不敬佩他們之成就。

我有一天，曾過布內斯特到海邊歐士特，看海邊峭壁剖面。地層爲上三疊紀，有名之骨化石層。以前曾找得各種化石甚多，我們此去，適當大風雨後，海潮初退，露頭特別清晰。沿海可行數十里，望之不盡，我只巡視其一小段。在灘上隨檢岩石審視，即可見骨化石甚多，當即擇優採集，計有蛇頸龍類，鯊魚，及其他魚類鱗片。聞不久前，在此找一恐龍之臂骨，由瓦特生鑑定，爲與板龍類相近之屬，可見與我國雲南上三疊紀骨化石層，亦有相似之點。不過我們者爲陸相，他們者爲海相，此等陸地生長之恐龍，當係由河流冲刷於淺海中者。

在鹽津多日，於工作之餘，克氏約我到某家茶敘。到其夫人及其岳父母家中，佈置儼然一富麗堂皇之家庭。我覺克氏地位，在其地質調所中，不過一技士之流，然家中有安靜環境，而且所中爲之指派工作，即在其家附近，故能安心工作。其岳父所藏關於中國書甚多，當然爲英文譯本，中國古書及小說（紅樓夢、金瓶梅）。新出版物如林玉堂養珍珠之關於中國著述亦不少。可見彼對中國文物，十分感興趣。伊對中國歷代盜器圖譜與標本，均有收藏。談及各時特性及演變，十分內行，而不能不驚嘆其常識之豐富。

離布內斯特的一天，到其大學地質系參觀。系主任爲魏達德，係瓦特生之高足，亦研究脊椎動物化石。彼已由附近之瑞梯克層中，探得若干似哺乳類之爬行類化石，甚爲名貴。在英國一般學者，並不十分專，往往有什麼材料，卽研究什麼材料。所以他也有時候研究無脊椎動物化石。該系地方，曾大受轟炸影響，一大部分，尙未恢復。其附近之博物館，則完全炸去，標本亦損失殆盡。蓋布內斯特爲英一重要港口，值戰事期間，自爲敵人目標，所以受害特烈。以研究珊瑚出名之斯米斯，尙在此工作不懈。其實驗室相當簡陋，然伊等並不因此減少其研究之興趣。

離地質系後，上車時間尙早，與克內衛到車站參觀一關於彭尼西林之陳列，乃以新發現之醫學常識，普及於民衆者。陳列卽在火車中，除彭尼西林外，其他醫學普通設備，尤其關於維他命等，亦均爲陳列。此當然爲臨時展覽性質，而非固定之陳列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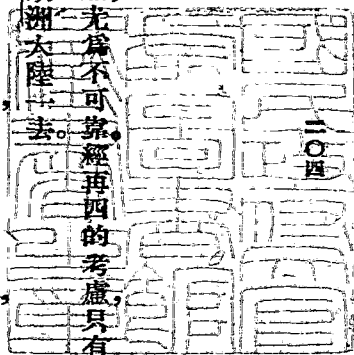
十七 到歐洲大陸

在倫敦打聽往南非的船隻，十分困難。由南非往上海的船，尤為不可靠。經再四的考慮，只有放棄原來赴南非之計劃。此當然為一遺憾。為彌補計，決乘機往歐洲大陸去。

歐洲大陸上可去的國家，只有瑞士、法國和瑞典。德國雖在佔領之下，而前去尚有問題，只得作罷。瑞典雖有人歡迎前去，而交通也有困難，且時值冬令，日短夜長，氣候寒冷，也只有作罷。因此始進行赴法及瑞士。

雖戰事結束，旅行還是十分困難。不但去的一切手續要辦好，回來的辦法也要早為決定。我打算由英倫飛巴黎，再由巴黎往瑞士，然後由瑞士飛返英。回程的飛機，初是不能在英定，後來費了許多周折，終於定好，只有由巴黎及瑞士之火車票，等到法後再定。

在初冬的一天上午，驅車離旅館，到航空站，過行李及一切手續完畢之後，搭航空公司車到飛



機場原訂下午一時開，而因天氣不好，飛機尚未到，等了兩個鐘頭，到下午三時才起飛。起身前出國手續很簡單，亦未有何檢查。所乘飛機爲法國飛機，而實是接收德國的。飛機甚小，只可容旅客十餘人，座位亦十分簡陋。開行不久，卽入雲霧之上，不過到海峽時，天氣稍好，由機上可看見海水，及沿邊時立之白堊紀石灰岩層。過海峽後，此一度爲大戰場之諾曼底，亦可望見。想不到數月以前之大戰場，今竟能平安在上空而過。世事究竟永遠是變的，德國一世之雄，現在那裏去了？

因起身誤點，到達甚遲，降落後已昏黑。幸大使館來接之某君尙等候，卽同入城。離機場檢查亦不嚴，不過要聲明所攜帶法國錢及外國貨幣總數而已。入城到航空站，接我之法國古生物教授亞讓堡，及其祕書，尙在此守候，盛意可感。亞氏不會講英文，其祕書亦不通法文，我不會講法文，一時甚窘，幾乎彼此不能了解。後來亞讓堡急得不得了，急出幾個德國字，我才發現他會德文，於是改用德語會話，解除困難。

在倫敦是汽車少，在巴黎是一般人根本不作坐汽車之夢。我們提上行李，入地下車。在倫敦經若干困難，還可定下旅館，在巴黎有時經困難也定不下旅館，而且人人心理上有通貨膨脹的暗影。

得不住旅館且不住旅館。亞讓堡因此約我住在他的家中，我也就不客氣的接受，將使館所代定的房間辭退。

亞讓堡住在巴黎植物園的名科學家布風故居。昏黑中由他領導前行，也不及辨二十年以前來過的巴黎，是否還認識。到後見其夫人，只會說法文，一切談話，要由亞氏翻譯。飯後導入休息室，十分簡樸，尤以巴黎生不起火，甚感寒氣逼人。然如非亞氏之竭誠招待，我在巴黎的情形，恐更爲狼狽了。

次日清早飯後，與亞氏同出赴博物館，穿行植物園中，始喚起我二十年前之回憶。據云雖經德佔領期間，一切尙大體無恙。時局緊張時，他們只將重要標本，由樓上移至樓底。事平後，又搬上去。所以他們的復員，可以說最簡單的。其損失之小，可以說在各國中佔第一，不可謂非莫大的幸運。只是植物園中，因戰事期間，戰後燃料缺乏，不能供應，以致溫室中熱帶植物，全部凍死，十分可惜。

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前由布爾主持，爲脊椎動物古生物家，對化石人類學亦擅長，乃德日進之業師。上次我來時，即由他招待，告老後由亞讓堡繼任。布氏則於二年前，在極惡劣環境下作古，亞

氏於德人進入巴黎之後，被囚作戰俘，運往德國集中營約半年，才被放出返巴黎。當氏在集中營時，曾撰一本講化石人類之小冊子，已印出，可見他們科學家，無時無地，肯放棄本位工作。亞氏在非洲及小亞細亞，均作有大規模採集，尤以魚類化石，甚爲豐富。目下實驗中，從事於古生物研究者，有五六位之多。從事魚化石之研究，在戰後困難情形下，能推進工作十分積極者，尙以在此爲初見。

在巴黎由友人介紹幾位久住巴黎的同學，也減少了不少麻煩。龍吟君在此招待，陪我到中國大使館。後來又會到林夫人李瓊，乃李璜之妹，其丈夫爲研究梵文專家，不幸於春間逝世。夫人隻身奮鬥，精神可佩。又會到一位黃君，本出來研究歷史，後來家鄉遭日本軍隊摧殘，大受刺激，竟皈依了天主教，並決心入修道院深造。龍君與我，勸亦無效，此亦一時代悲劇，可嘆。

在巴黎時間雖短，然仍利用時間，到自然歷史博物館參觀古生物部分。除看了他們實驗室已在研究之標本外，並將已陳列之各類，巡視二週。其陳列方式，相當古舊，大體用地史老幼分類。而每一區域之動物羣，則不時仍得保持一起。此方法於實用上，亦有相當便利，不過參觀者若非內行，稍易混亂。我國骨化石之留落於外國最多者，除瑞典之伍捕殺拉，美國之紐約外，當以巴黎爲最多。當

牟桑志華德日進等在我國桑乾河及河套一帶，所採之化石，連同石器等，大半均在此陳列或儲藏。瀏覽之餘，蓋感吾人有急起直追之必要。

此外也還參觀了幾個其他學術機關。最重要者爲孟那哥所倡辦之人類化石研究學院，由院長招待，導視其陳列館。石器，骨器，自然力破壞之類似石器，乃至人類化石，均收藏至爲豐富。我國斐文中先生，即曾在此工作甚久，在其曾工作之室，留連久之，不勝感喟。在此遇到研究石器大師步耶爾先生，伊前曾到我國研究周口店之石器，戰事起後，逃往南非，仍照舊作科學工作。今重返故國，雖容顏較前大爲蒼老，而精神振奮，不減往昔。氏曾與我重新將裴氏所研究之材料，重看一過，又仔細看了看第四紀以前類似石器採集，印象甚深。氏並謂將來情形許可，仍擬到中國一遊。

與以上機關相似而規模更大者，爲巴黎之人類博物館，以史前之發掘爲最多，與人類有關之各項標本，亦均有豐富收集。步氏曾與我同去參觀，並介紹若干人士。研究史前文化與化石人類設備之佳，規模之大，從未見有一地如巴黎者，此實由二三人士倡導之功。

此外並至巴黎大學參觀地質系。主任皮夫杜，亦爲研究骨化石者。該大學雖經戰亂，亦無重大損

失。惟我欲一觀其在越南所得之獸形類化石，則標本尚在馬賽，未能一觀，頗爲悵然。又到礦物岩石部門，略一參觀。

在巴黎停了六天，時間當然相當匆忙。除了參觀各學術機關外，還要與二三友人會晤。又要忙於訂赴瑞士之車票，原請使館代訂，後來竟云不能訂直達巴賽爾之票，但自己託人訂，反無問題，其故不解。在此承錢泰大使招待，一聽巴黎有名之歌劇，並曾往凡爾賽宮參觀，此地二十年前，來過一次。今又重到，景物依然，不過其中壁上之若干畫，已因戰時未加意保護，有許多毀損之處。林夫人招待我到里昂車站一小中國飯舖吃飯，附帶參觀那一帶的中國人區，自然也和其他城市中國人區一樣，還脫離不了道地的中國景象。

在巴黎經過數日的勾留，對巴黎的印象，頗覺熟悉許多。以前兩次來的印象，漸可由腦海中喚起。尤其是三米希爾一帶，及由巴黎學院到植物園的沿途，一屋一石，均有久別重逢的感覺。只是第二次來的住所，已尋不見了。不過方又熟悉，又要告別，此後不知何時可再來，人生就是如此的無常。經過這末規模大的戰爭，而巴黎仍無恙，不可謂非奇蹟。不過戰事的苦頭也夠吃的了。交通上

的困難，上已說過了。通貨膨脹的威嚇，也很可怕。當我在此時，官價外匯爲美金一元可兌五十法郎，但黑市可到二百。紙烟不易購得，在酒店中購一包黑市美國烟，須一百法郎，按官價即等於兩元美金。我臨行曾請亞讓堡夫婦及若干友人一餐，用四千五百法郎。我離此不久，匯率即改爲一與二百之比，百物當然也隨之而漲。在此情形下，外人到法旅行，是相當之貴。所以巴黎雖好，也不可久居。有人還勸我往里昂一行，拜訪維熱，參觀那裏的化石。因此情形，亦只得作罷。各機關研究人員，也相當之苦。名家如亞讓堡，每月不過拿六千佛郎，其困難情形，可想而知。但在此困難情形下，我竟打擾了他們好幾天，可見法國人富於熱情，不像美國人之好打錢算盤，真是如我國所說的越窮越大手。

我費了許多事，由友人幫忙，訂得赴巴塞爾的車票。車票已好，還要訂坐位，費用另加。據說一星期以前，交通情形，還是十分混亂。有時不但車內甚擠，車外也爬着人，直至最近，才爲改善，頭二等車，可以對號入座。十四日下午，亞氏夫婦龍黃諸君，均到站送行。汽笛一鳴，我的旅程，又進入另一階段了。

雖然訂了座位，只是一座位而已，並不能睡覺，一室共八人，四人一排，相當之擠。不過座位是軟

的，還相當舒適。我原來的計劃，想搭白天的車，以便可以賞鑑沿途風景。不過現時車次很少，沒有多少選擇的機會，能得到車票已不易，不便再存其他奢望。所以上車即入暮，開行已七時許，在燈影輝煌下，開出巴黎，已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了。好在這幾天在巴黎，東奔西跑，也相當之累，今一入車，得到了休息機會，也就昏昏入睡了。

次日早一醒來，車已在愛爾薩斯平原中馳行。愛爾薩斯為德法領土問題糾紛之一。居民大半用德語，今局勢如此，自也談不到其他。駛抵法境最後一站，也無何手續，聞到巴賽爾車站，一併辦理，途中過一小山洞，即入瑞士境。無何抵車站，下車後先到法方檢查處，蓋上出境印，再到瑞方，除蓋印及詢問帶錢多少外，還付與十八個飯票。因在瑞士，統制較他國為嚴。即旅客初入境，在飯舖吃飯，也要每次交兩個飯票。十八枚足供三日之用，照章旅客須於抵境後二十四小時內，到警所報到，說明住居期間，才可領得經常飯票。初得到此，頗有一種深刻印象，深覺有德國作風。不過行李並未打開，還算十分客氣。

出站後即遇巴賽爾博物館館長蕭布先生相迎，頗為欣慰。因我在此，無中國方面人士，只靠他

招待。相談之後，他已代訂好一便宜而簡潔之旅館，遂即步行到旅館。在瑞士旅館也不易訂，因各處均要招待由德來遊歷之美國士兵。旅館代訂一室。我所住的旅館，還有數十個美兵在此未走。

來瑞士帶的完全為旅行支票，所以來後第一事，為向銀行兌換。照規定每人每月至多只能兌換價值美金二百五十元之瑞幣。每次兌換，均由銀行註明於護照之上，以便稽查。這樣一來，雖云在瑞士許多東西並不限制，可自由購置，事實上限制較他國為嚴。因為您除了一月生活用度之外，實所餘無幾，可以購置其他物品了。第二件事為到警所報到，交驗護照，說明住居日期，還要交若干費用。然後領取所應領之飯票。瑞士飯票有兩種，一為我所用之一種，專為流動性人士來往旅行用者。另一種為有固定住所之人使用，分肉、牛乳、糖等，與他國者相同。以上二事，均由蕭布先生陪我前往尋找及辦理，均無困難。

來巴賽爾主要目的，為到此城之自然歷史博物館參觀。地在一小巷中，然建築相當的大。此館前由有名之古生物學石泰陵主持。石氏去世後，由蕭氏繼任。一切雜事辦完之後，即到博物館參觀，先由蕭君導看骨格學及骨化石部門。此地陳列有一特色，即現代骨格，與化石不分。各現代骨格，亦

多裝架。裝架技術，十分高明，作爲種種姿態，栩栩如生，再附一相近之化石，亦作同姿態之裝架，可以幫助參觀者之了解不少。其化石陳列，十分豐富。按瑞士乃一小國家，而大都在不產骨化石之亂山中。但他們居然能在各地，尤其是鄰近地邑，如法國德國，找到許多材料。這其間自然有許多困難，可想而知。除骨化石外，其他地質部門及動物植物等，也均相當可觀。瑞士爲歐洲避免戰禍之惟一地區，可說是歐洲的桃源，其一切工作，自然能順利推進，並無足奇。在此單就古生物部門講，安心工作之人，就有五六位。其修理實也甚現代化，尤其他們特用蠟與石灰和成以補黏化石之法，簡單經濟，大可效法。

蕭布先生爲石泰陵之高足。石氏於前二年逝去，尙有一部研究齧齒類牙齒的大作，在用齧齒類牙齒之演進構造，證明三瘤論之確實。正在由蕭氏整理，不久當可問世。蕭氏本人，則以專門研究各類哺乳動物化石見長，對於齧齒類化石尤多貢獻。彼曾把伍捕殺拉所存之我國此項化石，加以重新研究，頗多新論。我雖然在他的實驗室中，只留連了數日，却彼此均感到興奮與愉快。據他說，我是戰後惟一首先到瑞士觀光的地質家。

一天下午，他陪我往巴塞爾西南二十公里之地，作短途地質旅行。搭電車去，再步行六七里，至一小山山頂。雖天氣不十分晴朗，而以南之少女峯，尙隱約可見。近處於東邊可見平台式侏羅紀地形，兩方可見折曲之侏羅紀地層。東北遠處，萊茵河岸，則有黃土台地。蕭氏親爲指點一切，如數家珍。山上有咖啡店可休息吃點心啤酒等，真是標準的阿爾卑斯山中生活風味。雖吃茶點，也要交飯票，可見人家統制之嚴密。暮後相將歸來，踏林中草地上之白雪，隨步有聲。月光射入疏林，寒星在天，人影在地。步聲之外，萬籟俱靜。此等優良風景，好久已未享受，今能於故鄉外數萬里之山中得之，雖胸懷萬端，憂從中來，亦不忍棄此美景，而姑作及時行樂之遊。

巴塞爾位於萊茵河岸。過河雖尙有一部分爲市區，然不遠則爲德境。沿河以上，則隔河爲界。故德國領土，隔河可見。然河山依然，景象全非。今該區已在法國管制之下，度其不自由之生活，以與瑞士相比，誠有天淵之別。然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若非希魔一意孤行，則德國固仍一了不起之中歐強國。一部歷史，不忍追憶。我亦因受政治影響，此次來至德國邊上，而不能一去，重遊故地，尤覺悵悵。

在此過一星期日。上午蕭布先生，與其新到之親戚某太太，同遊市內之動物園。當然不及紐約

或華盛頓之偉大，然亦應有盡用。時秋末冬初，葉色斑斕，空氣清新。逐處訪視各種動物，頗增興會。關於假山佈景，蕭氏不甚滿意，謂其不懂地質，將石頭作成不合地質之原理之形狀。其實比之我國園亭假山，尙近情理多多。下午獨自一人，到萊茵河畔散步，又到一最古之教堂瞻仰後，過橋到對岸，在橋畔見有熱炒栗子。在現代都市化之生活，尙有如此原始作法之物。購一包一試，果不如我國糖炒者口味。過河後，到酒店沽啤酒自酌。對河俯視，感慨叢生。念此次於抗戰期中，隻身出外，一年多以來，到處奔走，表面上看來，爲未來的建設工作。其實目下戰事，雖已結束，而國內外危機四伏。默察大小環境，能否允許我尙有所作爲，實有疑問。此次在外，到處受人歡迎招待，在外人看我國，絕不會想到我國情形有如此之糟。將來回去，一籌莫展，負己負人，將何以自圓其說。內心煩燥，得酒一澆，更覺發悶，只有隨遇漂泊而已。今在瑞士旅行，雖置身於和平美好之空氣中，然歸期在即，已近尾聲，實不堪賞心樂事誰家院之感。

在巴賽爾最後一天，參觀本地大學之地質系及地質調查所。有一二人士，與黃汲清先生熟識，爭相詢問。豈知黃公連年種種，亦爲環境所困，只得勉強答以一切都好。地質調查所組織甚小，主要

在動員，在各機關之地質人士工作，所新計劃之二十萬分之一地質圖，方出一幅。編製印刷，相當精美。彼等於談後，莫不希望多有中國人士，來此研習。謂雖不熟諳法文德文，亦可破格以英文寫作，盛意可感。

在此由蕭布介紹，見一曾在中國海關服務四十餘年之瑞士人。現已八十餘，尚健康，能操流利之華語。彼家搜集各種中國美術品甚多，美不勝收，儼然爲一陳列館，並有中國產之若干骨化石，一部分爲產自萬縣之猿化石。彼曾作一篇論文，獲得博士學位。據蕭云，彼已立有遺囑，將所有東西，於死後捐贈自然歷史博物館。這就是西洋人的精神。

午間蕭氏夫婦，約到一處吃飯，以示餞別。數日以來，佔了他全部時間，今尙作此形式上之事，益增人感觸。晚間復約吾到其家中。家在萊茵河西岸，雖佈置不若美國科學家之闊綽，然圖書滿架，暖氣宜人，至少他們的問題解決了。一天所想的，不是油鹽米柴，而是如何推進工作，努力研究。只此一點我們的時間精力，要比人家消耗多少呢！

次日決由此往愁內溪去。蕭氏因在愁內溪有一科學集會，也決一同去，且可減我途中寂寞，與

在愁內溪之可能困難。由此到愁內溪，不過兩小時火車。未開車前，在站旁見有破碎之列車甚多，據云乃法國之被轟炸車輛，今運瑞士修理者。車開行後，蕭氏隨時指點萊茵河岸之形勝及地質。對岸即爲德領土，有時尙望見村鎮教堂時立。一已失自由之國家，自易引起人之憐憫，何況我曾以此爲我之第二故鄉乎？

到愁內溪下車，先找旅館。因蕭氏於數日前，已以長途電話，託人代訂，故毫無困難。少休息後，即一同往街市，到湖邊一遊。他於此地，當然十分熟悉，說來如數家珍。後來到一小飯館吃飯，由我請他。飯後同到大學之礦物岩石系，大學在小山上，有爬車可通。遇系主任元尼突里先生，爲此道權威。王潔秋先生，即從其學者。彼詢及王君近况，我也只能以答黃之態度答之。王之畢業論文，全部存此。他送我二冊，見物思人，不知我國艱苦奮鬥中之王君，今情况何如。此地之礦物岩石系，殆爲大陸上設備之最完全者。每一高級生，均有一相當大之研究室，附一實驗設備。標本之豐，幾難找得一地與之相比。建築亦極新式。能在此地作研究工作，實爲不可多得之幸運。惜目下國人，無在此就學者。

離此後到動物陳列館參觀。館長爲裴意，乃白老利之學生，可算同學。館中標本極多，但陳列方

式，相當古舊。化石亦不少。裴歷年在瑞士南部某地，就三疊紀之含骨化石層，大加探掘，尤以魚龍一類爲最豐富，已刊行許多論文。尙有許多材料，留待研究。其解石塊，連石塊，均用簡單之機器。修理方面有三四人，均能就石板作精確之修理，蓋彼用X光線，先將各石照像，依圖索尋，極易工作。彼又在萊茵河岸某地，找得瑞替克層之骨化石層，均爲小化石。掘運八噸至研究室，加以水洗，（亦用機器代人工）然後過篩，所獲之魚牙，及小無脊椎化石，不可勝數。最有興趣者，乃找得二可能爲哺乳動物之牙齒。我到之日，又找得第三。此等化石，低冠、長根，與英國所得者，不無相似之點。與裴氏一同工作者，尙有數人，均以研究脊椎動物化石爲主。裴氏曾兩次約至其家，見其夫人公子等，傾談甚歡。洽歐洲人士，對人熱誠，極爲普遍。言談中述及德國明興近况。據新由明興來人云，該城十分之七，已付灰燼。明興之德國博物館，及國立博物館，均付之一炬。惟究否有一部標本，運至安全地點，則尙言人殊。該地大學之各教授，均尙健在。惟白老利晚境甚爲淒慘。因除家庭中喪其愛子外，一生心血，全在博物館中，今付之劫塵，其心境可想。據對人云，彼之性命，已在旦夕，聞之甚痛。我雖打聽他之通信地址，但目下尙無法與之通信，只得付之一嘆而已。聞當希特勒秉政時，對於大學，亦施以黨化。用人

看在黨之地位，不依在學術之地位而升遷。明與大學地質系，有一次來一系主任，根本非地質家，後來又升爲校長。似此作風，要望成功，豈非夢想，難怪德國學術，已非多年前之景况，可爲一痛。

我幾以全部時間，在陳列館與他們研究問題，參觀標本。預計二十二日飛英，故只有兩天停留。這一天早到航空站等候甚久，始知倫敦大霧，飛機或不能準時來，等候許久，到了機場，行李等手續辦完之後，還無消息。此時我旅館已退，身邊僅有的瑞幣也用盡，忽宣告有不能飛之消息，午間與一瑞士人一同吃飯，幸免餓肚。以後仍進城，由航空站協助，始找得一旅館，又出外換錢，一天就這樣的消耗，也來不及再找他們。

瑞士雖爲一小國家，然因應付得當，竟免戰禍。但據蕭布告訴我，此次當戰初起，希特勒大有假道瑞士之意。但瑞全國備戰，在各地修築防禦工事，自然全國動員。我在巴塞爾，親見其許多防禦品障礙物等。可見就是小國，專依賴人也是不行。如無此等決心，瑞士也未必不淪戰場。

第二天早晨離旅館，再到航空站，不久即赴機場，又把所帶行李，詢視一遍。護照上用了出境印，在瑞士未用完之飯票，還須交回。一切手續辦完，才登機起飛。升空之後，因天氣晴朗，阿爾卑士山之

勝景，可在空獲一鳥瞰。惜爲時不久，卽已在視線之外，與此少一停留之瑞士作別。計約四時半，安抵倫敦。到倫敦時，天空尙有薄霧彌漫，幸降落時，無大困難。在出場時，英國人與非英國分別辦入境手續。行李只略一詢問，尙無留難。午至旅館，一切如舊，而一場大陸旅行，遂告結束。

十八 蘇格蘭

到倫敦已是真正的冬天，野外工作，無法再做。卽利用此時機，在倫敦各地質機關，或會見人士，或參觀標本，而以餘時在瓦特生處，將帶來標本及稿件，作最後一次之修正。南非既不能去，歐洲大陸已去過，此後卽打算一方面去倫敦以外之若干都市參觀，一方面積極準備回國。當此時國內中央研究完喻德淵及張文佑二先生到英考察地質，李慶遠先生亦由美與楊廷寶先生來英，聯大之王鴻楨先生亦來英。在多霧的倫敦，竟有中國地質人士五人之多，不時會談，與會良多。王君在劍橋研究所攜來之珊瑚化石，喻君專擅岩石，張君精於構造，均暫在英國皇家學院，隨瑞德教授研究。李君與我，情形相同，此後可以一同旅行，可解寂寞不少，因在以前，無一次不是一人獨來獨去，今能與李君在英，作短期他鄉之聚首，共訪英國地質界，亦不可多得之機會。

我們首先要去的爲蘇格蘭。因時間關係，只打算去哥拉斯高及愛丁堡二城。喻張二君，原約同

行，臨時張以病作罷，只我等三人前去。在戰後一切尙未恢復的英國，交通也還相當困難。車輛少而人擁擠，臥車票根本購不到，只限於政府中有重要職務者。清早開行，幸而找得坐位。雖然車輛破舊，然比之我國，尙覺優良萬分。車中可用中飯，且有地道之威士克可喝。下午八時，始到哥拉斯高。

哥拉斯高之大學地質系，在英國相當著名。丁文江先生，即曾肄業於此。現此間主任一職，由杜魯門擔任。氏爲研究煤田化石者，在英頗負威名，爲今年度地質學會會長。在倫敦會見面，故約來此一行。今到此之後，當然先去大學地質系參觀。由氏引導，介紹在此各教授，及參觀系內各設備。若石學大家齊乃爾，即在此執教，與氏會談英國地質之現狀，及一般有關地質問題甚詳。此地質系，若論地方，尙不若我北大地質系之寬大合用。不過其內容甚爲充實而已。大凡英國各學校，全有如此現象。即主要在內容，不在門面。系中附有陳列館，規模雖不大，而材料十分豐富，佈置亦精雅。杜氏自吹爲英國第一。其意以爲雖有地方不及劍橋牛津標本之多，然適合於教學與研究之用。其陳列方法，在英坭稱獨步。不過以我觀之，好自然是很好，不過不見得獨步。我印象最深者，除其地質標本外，爲百餘年前瓦特生所發明之蒸氣機。其銅管等，均用普通鐵作成，構造亦十分簡單。然此發明，不亞於

今之原子能。近代工業之革命，及過去一百餘年來經濟與政治大改變，莫不以此爲其導線。徘徊於其旁久之，深覺此一簡單之蒸汽機，有歷史上紀念之價值，將與日俱增。尤見英人保存名人遺物之篤誠。

哥拉斯高郊外，有一古生物界勝地，名曰化石塚，乃石炭紀之植物化石林，或橫或疊，很多保存其照片見於一般教科書者不少。杜氏親導我們前去參觀，附近有一小屋，爲看守招待人住所。化石塚則蓋以玻璃房子，不過因戰事之故，頗有損傷。但將來必有修復之日。此在習地質者看來，當然無何了不起，不過供一般市民及遊人賞鑑之用，藉以增其對於自然及地質之興會，則功用甚大，真不愧爲哥城一名勝。

杜氏因要赴倫敦開地質學會，當晚離此赴倫敦，所以以後幾天，全由其他教授招待，排有日程，我們並有一機會，參觀其他有興趣之學系，如地理學系，（卽在地質系旁，十分簡陋，主任爲對政治地理發生興趣者。）探礦系等設備，並參觀瓦爾吞教授之植物研究室，近代與化石，均十分豐富，可稱一完善之實驗室。所奇者，他們工作之人並不多，看去靜悄悄的，而一切照常進行，井然不紊，此中

固有時間持久因素，然其組織之強，與一般人作事能力之高，亦不可忽視。

哥拉斯高有一自然歷史博物館，即在大學附近，規模相當之大。戰爭時期，附近落彈數次，少有損失。但因復員迅速，雖有一大部分尚在修理中，業已照常開放。包括地質動物考古美術各部，尤以美術部門所藏名畫甚多。地質方面，只着重區域地質，尤其關於蘇格蘭之地質礦產。地方狹小，佈置擁擠，然正可想見年來採集之豐富。

到哥拉斯高，天氣已嚴冬，且常有雨霧。因之好幾次要到郊外去而不得。終於一天下午，天氣較好，系中派二高材生陪同往近郊附近看看地質。先到西南郊數十里一帶，看石炭紀地層各層化石，均十分豐富，惜無時間採集。後到距此十餘里之地，看一玄武岩，爲石炭紀之衝出岩，有大石坑採掘。時天陰日短，不能多停留，離此回城時，已萬家燈火。

哥拉斯高爲蘇格蘭一名城，英國工業化，實自此開始。惜今已墮乎其後。然戰事期間，仍能發揮其威力，故亦爲轟炸目標之一。街道建築，及一般街市情形，頗與上海昔日之英租界相似。此乃因上海英租界之建築，十足的帶了英式之故，抄襲人，非人模仿我也。

離哥拉斯高那一天，杜魯門由倫敦趕回來，再去傾談。言及我國地質界工作情形，及未來之進展希望，杜氏曾寄予無窮之期望。關於以後合作等事，亦曾涉及。此後一切，只在反求諸己，外來援助當不難得。

由哥拉斯高到愛丁堡，兩小時火車。忽忽上車，與哥城作別。哥城以多雨見稱，此次雖只短短四日，於雨霧中照原來計劃，一一辦到，尙稱圓滿。到愛丁堡，住於原訂之旅館中，決先訪此間大學之地質調查所分所。分所隸倫敦地質調查所，但事實上相當獨立，無異蘇格蘭之地質調查所。所長原爲瑞琦，新告退，由懷德接充，方就位。我們去時，懷赴倫敦未返，由瑞琦招待。介紹所各重要人員，並至各室參觀。古生物標本，收藏甚多，均爲無脊椎動物化石，只由一人主持。岩石礦物室標本亦十分豐富，因蘇格蘭以變質岩產地著名，故關於此項研究與收藏特別見長。其測製地質圖部門亦甚好，自草繪至著色，均一一以樣本見示。其通行之今英地質圖，正在印改正版，方看校樣。其擔任著色繪製之某君，在此服務已數十年，經驗自爲宏富，閱書館並不特多，然儘足分所之用。

愛丁堡大學之地質系，爲一新建築，乃某君捐助而成。於八九年前始完成，故一切甚合實用而

現代化。高材生均有個別之研究室，陳列館亦佈置精雅。中有一櫃，專陳列著名地質家，尤其是曾在愛丁堡服務之地質家之手稿，親筆信，至可供人流連。地史陳列，簡單中十分完備，不失為理想之學校用陳列館。系主任為胡姆士，乃現在英國知名之地質學家，以構造及研究地球年齡見稱於時。其所著之地質教科書，乃現在英國最普遍採用之地質教本。在此與氏談雖不及兩小時，而印象甚深。此地質系不在市區，有獨立建築，推窗一望，有名之地質剖面，即在目前。室中亦陳有當地之主要模型，比較自易，與會自生。告老之前任英地質調查所所長貝勤，即卜居愛丁堡，仍以餘暇，在校作研究工作，亦會再度會見。

原欲往人類學系及動物系參觀，因時間來不及，必須進城而作罷。下午到地理系參觀，最值記者，為其關於河流波浪等侵蝕沖刷與堆積之試驗，亦可作下雨現象之實驗。這些設備比較十分簡單易作，不過他們仍肯用心為之，即為可佩服處。地理系關於各種政治地圖，收集頗多。

愛丁堡之自然歷史博物館，比哥拉斯高者為大。但戰後復員工作，進行遲慢，只有一部分公開，尚為臨時展覽。此博物館不但包括自然科學，人文藝術亦已在內。有一廳中，有古牆一段，乃愛丁堡

舊日古城垣之一部。爲保存計，圈入廳中。可見他們對於遺址之珍視。古生物材料方面，各部均甚多。而尤以泥盆紀魚類化石最多，美不勝收，或爲英國之冠。惜目下無適當保管人員，較爲可惜。地質模型甚多，此陳列館之材料，如用新式方法陳列，當更見精彩。可惜建築因陋就簡，逐步擴充而成，不甚合新博物館之標準。地質調查所分所所長，及古生物學家安迭生，陪我等同往，並由館長招待，故得以整個下午檢視各重要標本。

地質調查所分所，爲我們計劃了數次野外旅行，分次派人招待說明，汽車亦由他們準備。故我等得於短時間內，將愛丁堡附近地質，作一簡單觀察。惜天氣不甚如理想之好，受到相當影響。

第二天往愛丁堡西北約一百里左右之斯特靈、杜拉、及葉特等地看地質。愛丁堡附近，爲古生代後期地層形成之低地，城郊多泥盆紀地層，真正之前古生代大山，則在此北數十里乃至百里之地。我們先沿公路，在有露頭的地方，一一探視，並可見冰期時代所沖洗之遺址，十分清晰。過斯特靈午餐後，天氣轉壞，雖北邊之塞武地層及高山變質岩等，近在咫尺，竟爲雨霧所迷，不能望見，只有照原來計劃往東轉，南過葉特附近。彼等對各地地層及構造，瞭若指掌，如數家珍，我等不過唯唯而已。

途中過一小湖，煙霧瀰漫，林中雨聲催客，蓋一絕佳秋暮景色。回到愛丁堡附近，輪渡過江。

第二天往愛丁堡東南之皮堡斯一帶，亦賴汽車，得以在不良之天氣中，完成工作。其以南之較高山地，爲古生代前期地層。在志留紀中，探得華石等化石甚多。此一帶均爲荒山荒地，乃蘇格蘭之養羊區域。途中天氣轉冷，雪霰紛飛。彼等輒謂，我們此次來得太遲，不能將所有要使我們看的盡量讓我們看。希望我們再來時早些，不要在冬天。蓋這一帶的旅行，最好爲夏季。目下多霧，即天不雨，視線亦不遠，看地質至爲不便。我們當然也有同感，不過此次在紐約久等，到冬方來英，實在非個人力量所能改變。至於重來，究是何日，亦只有付之一嘆罷了。

我們本想在愛丁堡只留二三日即折返倫敦。因主人熱誠招待，尙要我們看若干地方，乃延長二日。以一天往以西約六十里之地，看一油頁岩礦。此乃英國惟一油頁岩礦，並入地下隧道參觀。地面煉油各設備，亦一一參觀，頗增興會。又以一天往西北二十英里之地，看一打鑽工作。蓋他們就地質構造推斷，此地亦有油頁岩層，故不惜工本，在此一試。此殆一戰時之工作。下午以餘時在愛丁堡城內看若干有興會之地質露頭。

愛丁堡曾爲蘇格蘭之政治中心，其王宮亦在此，古跡名勝很多。因限於時間，均未能參觀。卽其他陳列館及應去之場所，亦均未去。不過在愛丁堡六天的停留，也得到了不少知識。比之在哥拉斯高，尙覺時間較爲充足。

二城均在蘇格蘭南部，真正的蘇格蘭山地，竟未能一去，當然遺憾。於是離開愛丁堡返倫敦。所購爲來回票，本還想在中途下車參觀一地，亦未成爲事實，又回到霧色籠罩的倫敦。

十九 劍橋，牛津與伯明罕

回到倫敦，已是殘年將盡，大家都忙於過耶誕節和新年。我本打算於年內往劍橋，後接來信，許多人不在，只得改於過耶誕節後再說。英國特別注重耶誕，然聞元旦之日，各機關照常辦公。可見對新年並不重視。但蘇格蘭則對新年也慶祝，必須放假。同在一國，而習慣上有如此之不同，可見地方性之不易革除。無論如何，耶誕對我們雖無謂，但總表示一年將完，又要迎接另一年了。去年此時，尙一人在貝克來，今又遠跑到了英國。雖然說不久要回去，然究何日回去，回去又將如何，此真令人煩悶之問題。勝利固然是勝利了，然困難與問題尙多，即以地質工作而論，也不是馬上可以恢復原狀的。光陰如此虛擲，大爲可惜。

利用此時間，仍在大學學院工作。並不時與瓦特生到大英博物館去看可以能看到的標本。因此時他們已允我請求，將置於純恩之一部標本遷回城內，可以觀看。至於原未搬出之標本，因塵垢

滿架，房內又無冬季設備，根本無法工作，只得作罷。

耶誕節在外國是一個家庭節，人人要在家中，或一同往郊外親友處度節。孔君夫婦，約我往距牛津不遠之鄉下過節，並乘便參觀附近斯純斯非爾特系之化石層。但因瓦特生事先有約，因而作罷。不料這一天，因不知倫敦地下車於假期不但不加班，反而減少班次，又因我路徑不熟，竟於約定時間之後兩小時，始得趕到，殊覺失禮。去年耶誕一人度過，今年耶誕，有李喻張諸君，且有瓦氏夫婦約會，形式上比較去年為熱鬧，但精神上還是很孤單。

在異鄉過殘歲，尤其是在倫敦，所要看的一切都看完，無事可作。同時不斷的收到他地朋友們的賀年片賀年信，其情緒之激動，可想而知。有時與朋友到公園散步。一天到海德公園，正是星期日。見各黨各派人士，在各角落作各種政治之宣傳與演說。或者擁護政府，或者抨擊政府。有者講台下雖只一二人，他還一樣講的面紅耳赤，十分起勁，這就是自由民主的作風。聽說有一次台下一人憤於講演者之痛罵政府，起了義憤，去打講演者，警察反將那位好事的人，處以警律，以保障人民言論之自由。此作風英國本非新的而為舊古董，在我們視之，覺得或為新奇，然不知究尚須若干年，始可做

到此程度。

除歲對於我是有創傷的。每年此時，傷痕依然，甚或猶有隱痛。今年父親的忌辰，就在異鄉中寂寞度過。猶憶上次來英時，對未來尙抱有無限期望，今竟何如。且今年的元旦，帶給我的，不是喜慰，而是一種驚耗。此日清晨到校看信，於楨信中，驚悉我母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即我由瑞士飛返英倫之日，因在家掃地傾倒垃圾，誤墮於已傾倒之界牆底下，受傷甚重，損及肋骨。此真無異一青天霹靂。幸醫治及時，已脫險境。但異地得此信息，雖急亦急不出辦法來。祇有默祝吉人天相而已。無可奈何之中，打一電詢問究竟。

無論如何憂煩，參觀計劃，還得實行。我們定二日前往劍橋。劍橋爲英國第一文化中心，有大學城之稱。戰事期間，未被轟炸。據云，英人曾警告德人，勿炸劍橋，否將轟炸海德堡爲報復。我們到劍橋後，住於大學附近之旅館中。天氣甚寒，而室中無火。交涉至再始要來汽爐，放二先令入內，始可生熱二小時左右，亦不甚濟事。客廳則爐火熊熊，溫暖如春。以英人至今尙放棄其柴火爐。果然坐於火焰之旁，雖一邊很熱，一邊很涼，而究有詩意與懷古之風，不如汽爐之冷呆。

到後首先到地質系，訪問系主任金氏，及古生物教授布爾曼。我國王鴻楨君正在此攻讀，研究其由國內所帶來之珊瑚化石，招待一切，很感便利。地質系一切甚完善，尤以所附之色幾威克陳列館，乃紀念大地質家色幾威克者。標本甚多，惜地方稍小，擁擠無比。然此乃他們國內各大學陳列館一般之現象，比之我國大學，空有房子，內無實物，高出萬萬，未可以非新式陳列方式，或稍爲落後，而多所非議。陳列館中，除無脊椎動物化石外，脊椎動物化石亦甚多。尙有未研究之侏羅紀哺乳動物材料，極爲珍貴。此外並參觀岩石系，設備甚爲新式。因此一部分爲新建築者，故英人亦知迎頭趕上，而非一味保守也。地理系亦較新式，爲在英所見地理系之最優良者。有某君在軍中服務，方回搜集關於有關軍事材料如地中海某某處之潮汐進退規度，以決定登陸與轟炸之時間與地點。均承一見告。

劍橋之惟一脊椎古生物學家，爲巴內吞，乃瓦特生之高足，在動物系任教。近患肺炎，在家休養，約我們至其家傾談一切問題。氏對於我國關於古生物進展情形，十分熟悉。不過我近年來以無重要表現，大有中止之勢，爲可惜耳。次日引領至動物院參觀，所收藏之各種標本，十分豐富。近代與化

石均備。並至其實驗室，出示其在南非所採之二疊紀三疊紀化石多種，均十分名貴。不但以保存完整見長，且多藏生物演化上十分重要之件。近年孔氏在桑麥色特所採之瑞替克化石中，曾得有近似哺乳動物之牙齒三枚，近經氏研究，定名始根齒獸。其真實系統分類，尚在爭執未決之中，然其對演化上之興趣之濃，殆不可否認之事實。由氏以原標本見示，擴大鏡下，講述一切。後又到動物系參觀圖書室，及一般教學設備。在外國各學術機關，甚慕其圖書之豐富，不但有總圖書館，每一單位均有其獨用之圖書室，故研究者能有甚多之便利。

我並以所餘時間，參觀劍橋大學各重要富有歷史意義之地方，深覺貴族氣味之濃，與學院氣味之十足。然其所以能成爲英文化中心者，亦即在此。自地質言，此間大學地質系歷次主教者，均爲地質界大師。色機威克，即曾主講於此。現任系主任金氏，亦爲目下英國甚負盛名之地質家。有此等持續不斷之組織，其有目下之成績，自非偶然。

由倫敦到劍橋，不過一小時許之火車。所以我們參觀完畢之後，即搭晚車回倫敦。回倫敦後，關於由英赴上海之請求，仍無消息，只有耐心暫等。次日王君由劍橋來，目下在英之五位地質人士，重

聚一起，因機會不可多得，乃同照一像，以爲紀念。這幾天究因羅英在卽，乃與李等同訪倫，故若干名勝，不過家中有病母，作客他鄉，亦說不上有何興趣。幸接家中來電，知母親於跌傷後，醫治經過良好，已漸痊愈心中少爲一舒。在此期間，作一些必要之應酬，曾請在中英文化會當書記之夫婦，其丈夫在某地一小陳列館服務，對史前各動物甚爲注意，繪有史前牛之繪像。因知我在此，極願一見故藉此一談。此乃其正式工作以外之附帶工作，西人有此癖，非我國人只注意本位工作，而對其他一切並不感覺興趣。中英文化協會由陳源教授主持，此來多承幫忙，亦會見數次，傾談甚快。孔氏夫婦，約至其家，示以其夫婦於正式工作外所作之各種工作，磨扣子，由非飛來之奇鳥，藉以補助生活，心中甚爲感動。

計劃赴牛津之旅行，於接洽妥當後開始。同行仍爲李等四人。由倫敦到牛津約兩小時火車。在中途第第口則須換車。到後旅館住定，即到校找地質系主任杜格拉，及教授亞克爾。牛津大學地質系，房屋甚簡，甚見擁擠。然內容當應有盡有，不如一般人所述之甚。（按英人談及此地地質系，均以爲簡陋）其陳列館則爲形如火車站式的高棚玻璃透光建築。據云此乃英國最早用鐵架修成之

建築，自有歷史意義。陳列館中，亦有不少名貴標本。如斯屯斯非爾特系中之哺乳動物化石原型若干，即存於此。牛津最近發掘之一種蜥脚恐龍亦在此，尙未裝架起來。我到之日，新在大學內因建築掘地基，找出更新統之象、牛等化石，氏用專櫃陳列，實可謂本地風光。動物系，人類系陳列館，亦相毗連。在人類系中，關於石器之採集，十分豐富，並有某君研究之石器造作法原來型態，亦陳列於此。民俗學部分搜集不少中國東西。劉威先生，昔曾攻讀於此，主管者出示其題記多種。關於英國石器之搜集，殆以此爲最多而重要。

地質系中，由杜氏出示在此所存大地質學家斯米士遺稿。如地質草圖手稿。最有趣味者，爲氏教學時所繪之各種繪圖，包括普通地質，及古生物等。英國最早之地質圖之底草本，亦有數份。流覽久之，彌增仰慕。由今視之，自覺此等圖件，不少簡單及應改正之點頗多，然我們若一想此乃百年前之物，而我國各地質系今日之地質教學材料，尙多有不如此者，可謂慚愧。亞克爾正研究一部分菊石類化石，示其許多菊石標本，亦美不勝收，因地方狹小，研究地方甚小，進修學生，亦多無充足地方。比之愛丁堡乃至劍橋，相差過甚。但杜氏有新的計劃，另在附近建築一合用之地質系，聞不久即可

興工，果能實現，數年後必可煥然一新。

牛津同劍橋一樣的古老，爲英國文化中心。也是有名的貴族教育中心。以法律政治見長，不過自然科學，亦不十分弱。亞克爾氏曾領我將大學中之主要建築及宿舍及教堂，一一參觀，可以大部分是古跡。不過此古跡，並未毀廢，還是當年一樣的新，這就是人家可佩服處。

回倫敦後，關於往上海之船，仍無消息。不但我招急，李公亦同樣招急。因他們不說斷頭話，窺不知等到幾時，才爲了局。在無可奈何中，乃重考慮由此再回美國，搭船回國。一方面到大使館打聽，據云這種辦法，較有希望。一方面打電去問在紐約的孫公度，回電亦云，月底可能有船開上海。這末一來，我們決定走這一條路，於是請收簽過美之護照。一方面進行作最後一次在英伯明罕之旅行。

因倫敦有事，所以去伯明罕之行，定的很短，只有兩天。由倫敦到伯明罕，約四小時火車。中在魯格比換車。到魯即直到大學，找地質系主任威理士及各教授。伯明罕大學，亦爲英地質中心之一。李仲撰先生，曾在此攻讀。全系在大建築中之樓下一部分。因一部分爲地理系所借用，（原地炸毀）故更見擁擠。走廊徧懸全世界有名地質家之像，及主要地質圖。系中之圖書室，搜集亦不少。陳列館

中，材料相當之多，尤以魚化石及古生代末期之昆蟲化石，最爲豐富。魚化石中之泥盆紀者，威氏正在自己研究中，新生代標本，則甚爲稀少。

附帶着地理系設備。因原地址被炸，暫借地質系辦公。其所有工作，以氣象與地理圖爲主。不過有若干工作，亦可謂與戰事有關。將來或有發展希望，現在則甚簡陋。我們並到採礦系參觀，關於各種採礦機器及模型等與構造等，均承一一說明。

在伯明罕地質系，有一教授名魏庭屯，原在緬甸工作，珍珠港事變後，退到中國，在四川住居相當時期，對我國抗戰時之地質工作，相當接頭。伊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若干時期，現在此間教古生物學。我們此來，未定旅館，一行四人，分住於各位家中。我即住魏氏家中，抵家後，全家招待，除其夫人外，尙有他的岳母。據云與其女一別六年，今始團聚。客廳大火熊熊，隨便談天說地。彼等語言之間，莫不希望將來再到中國。其實我現在對此語，已不十分感覺興趣，反而起一種惡感。我國情勢如此，究有何足以引起人重視與注意，想來想去，無非生活便宜（此在今已不盡然），易找有興趣之工作，及科學材料等原因。思及此，不知不覺感覺到次殖民地地位之可怕，其有反感，乃是當然。

次日再到學校看一部分化石。威氏並將其所研究之魚化石贈送若干，以爲紀念。威氏並示一化石原型，已失去數十年，中間研究，全賴模型，於前年竟在某處獲得，原璧歸趙，實爲佳話。又乘便到大學各處，略一參觀，即計劃回倫敦。此來十分匆忙，然賴他們招待之週，預將程序排好，故能於短時間內，達到所要作之各事。只是附近有許多野外有興趣地方，因在冬季，且限於時間，未能一去，不免有些遺憾。

回倫敦以後，立即開始到大使館，打聽赴美之事。據云一切已有辦法，大約一星期左右，即可成行。這一喜非同小可，大約不久就要離倫敦了。雖尚有若干手續，自爲易辦之事。船票在二日內已購妥，由倫敦到紐約共四十六鎊。尤巧者，所訂之船，就是我來英時所搭的那依利沙伯皇后號。

在離倫敦的前夕，我作了一次短而極有意思的旅行，就是與孔氏同往倫敦以南肯特之道因，一訪達爾文之故居。由倫敦出發，先搭地下車，又換郊外車，又換火車，又換汽車，距離短而手續十分麻煩。到道因後，即去訪達爾文之住所。在市區附近不遠，綠草一片，疏林一叢之旁，有舊式洋樓一座。入內有人招待入陳列室，凡達氏生前各重要照片，所遺手稿，所用器作，及所得之獎狀獎章紀念等，

均陳列於此室。另有一室爲客廳。大多器具，均爲達爾文當年所用。桌上有照像冊數本，均有達氏生平之照像，由此出來到達氏工作之書室。桌上陳設書架之書，所坐之椅，乃至達氏當年所用之煤油燈，均一仍其舊，實更足令人敬慕。當年在此沉想，完成一代大著作物種原始一代學人遺物宛然，感想甚深。其他當日所用之住室及廚房等，則因未公開，未能參觀。簽名處出售氏之重要著作照片等。此達爾文故居，已歸政府保管，一切保護維持之責，全歸政府。入內參觀，不取分文，可見人家對學人之崇拜。

達爾文故居後，又與孔氏拜訪在附近隱居之名人類學家凱斯氏，年已八十餘，爲人類學界之泰斗。對我國關於猿人研究工作，向甚注意，亦親和步達生魏敦瑞德日進裴文中諸先生討論過許多問題。現因年老，以大部分時間，在此靜養。然仍時作若干關於人類學之文章。看到此等人士，不知不覺，對於我可以增加勇氣。此後回去，若能繼續所學，凱斯無異對我打了一強心針。

循原路回來，倫敦已是萬家燈火。自覺在英要作之事，至此已告結束。只以離別前二三天，到常去的地方，如大學學院動物系，大英博物館，中英文文化會，中國學生會等地作別。瓦特生以英國僅存

之古生物學名家，此次對我來英，十分熱誠，並允將我關於卡氏獸一文，在英動物學會同誌出版，且擔任校對之責，十分可感。大英博物館之一般人，如館長佛士冠普，地質家愛德華，古生物家胡步伍，杜馬士，斯聞屯，懷特等，莫不盡其力可能者，協助一切，亦至可感。在中國學會遇張馬格，彼在英生長，極思回祖國工作。亦覺中國前途，究尙不十分暗淡。只是三月半居住的倫敦，此別後不知何時可再來。而張險二君尙在此，不免有些惜別之意。好在李君與我同行，此次西折旅途中，當不寂寞，少爲一慰。

二十 又折回美國

當初計劃由英取道南非返上海。或由英直返上海，或由英過印度回到重慶，或到上海。三個月
的試探，知道道路，條條不通。當初未想像到戰後英國，船隻與復員工作，如此遲慢。她的船隻，在戰爭
中損失甚多。戰後僅有的船隻，全用以運輸軍隊之用，普通人的旅行，當然是十分困難的。余當初絕
未料想到的，要轉回美國，而今因為省錢省事計，只得選這條路程最遠的路線。

倫敦！依然不失為世界一個中心的倫敦，前幾天聯合國還在此開會，冠蓋甚盛。雖然有說英國
將要變為美國的第四十九州，但也有人說，美國重新加入大英帝國，這兩大英語國家，目前的合作，
是必然的。兩者都有他許多衛星似的小國或自治領。至於蘇聯，也急起直追，不肯後人，也在加緊製
造他那一套衛星。獨我中國，雖列四強，而孤孤單單，前途已不甚妙，而自己還不能一致，眼看所得勝
利之果，要付之東流。英國也看了，美國也當然看了不少。看看人家，想想自己，在這一種情緒下，我由

倫敦登了歸程。

船公司通知，上船專車，二月十四日，由滑鐵爐車站開往南漢普敦。上午十點，即把一切收拾好。張孫諸君，均來送行。先與張馬格孫等，同到一飯館午餐。隨即返寓，與店主及喻張二君作別，偕李君同赴車站。二時半車開。喻君尙趕到車站，看我等起身。四時許到了南漢普敦屯，辦檢査出口等手續。檢査十分簡單，並未打開行李。大致對於離英人士均是如此。五時許即入船，住M二十八號，始知四人爲一屋。比之來時，一人一屋，稍嫌擁擠。四人除李君與我外，有中研院總幹事薩本棟，及另一位施君，均來英參加聯合會者。

第二天上午十時半，船始由港口開出。計自九月三十日來英，在英及在歐大陸，共停四月又半，今始真正登了歸程。一出海口，駛入大洋，依然乘風破浪的景色。所不同者，這次東返，不但有李君同行，還有兩位國人，頗不寂寞。

這次由英赴美的依利沙伯皇后號，比我來時，特別熱鬧。光是運由英回加拿大的兵，就有近兩萬人。此外還有好幾百旅客。旅客中有不少是各國赴聯合國會議之代表，今於會後，回本國或經過

美國回國。雖然船很大，然因人太多，每一次飯，分三次開。要四點鐘才開完，所以把三餐改爲兩餐。不過旅客於早餐之時，將所備之食品，帶一些去，作爲午間充飢之用。客廳則自朝至暮，旅客擁擠，尤以飯後晚間，地板上也坐的是人。三五成羣，大多數是打撲克或下棋的。亦有少數人以看書爲消遣。艙內地方狹小，寫坐不便，到客廳混混，看看熱鬧，久之亦覺生厭。走廊兩邊，每天晚上有兩場電影表演，而因人甚多，也無法看。總而言之，是亂哄哄，遠不及來時之清閑與舒適。蓋自戰事結束以後，西返人多，而東去之人則比較爲少也。不過船中飯食，雖少了一頓，還是照前一樣的精美。可惜旅途中心緒不靜，又兼一二日稍有風浪，少感不適，也吃不下去。

開船後兩天，即要領登岸證，及填稅單等。手續也很簡單。在船上無事，將旅行所有日記，賬目，均一一清理。或稍寫些遊記，以消磨時光。船上有合作社，可購日用東西，較爲便宜，也略爲購置一些。這幾天正值晚上月色甚好之時，每夜在船面看月，明月在天，巨洋無邊，人生渺小，百感交集，殆亦旅行中之常情。

此次船西航速度甚快，五天即抵美海岸。二十日早晨，船已入漢德生河口。那自由之神，又在海

灘歡迎我們。紐約高樓，已映入眼簾，不過已換了一裝束，即新下了大雪，一切均爲白色，倍覺可愛。因我雖在美一年多，並未在紐約過冬，此等冬景，尙係初見。八時許船即停泊於九十號碼頭。下船後，少許驗查，亦不嚴格。只是走出了碼頭，急切找不到汽車。路上泥水甚深，行李甚多，等了許久，始得一車，仍回到我那常住的旅館。紐約旅館，還是十分擁擠，有時不易找到，這還是離倫敦時打電報訂的。

稍爲休息，下午即到資會辦事處，我們又來了，我們有些不好意思，未知他們印象如何。關於由美往中國船期的事，好像還沒有真確消息。有說須等三月初甚或三月十五之說，這乃是預料以內的，所以並不着急。

晚間訪魏敦瑞先生夫婦，談及新生代研究室事，及最近伊之工作。彼云明日可與協和校長胡頤會面，作一決定。不過我對此事，亦早不好奢望，只有聽其自然演進而已。求人難，私人團體，都是一樣。

次日早晨，即往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見地質部門各位。他們全以熱烈與興奮的熱情，歡迎我，尤以尼古拉爲最。我也只得到處和他們略作周旋，並看看他們最近的工作。人家是繼續前進的，當

然日有效果。我自三十三年離開所中之後，所謂新生代研究及脊椎動物化石研究，早已中斷。若云中生代研究，老實說，自離北平後，除北平有德日進、裴文中，尙能勉強工作外，我這一方面，早已中止。興念及此，可爲慨然。

午間同魏到、羅氏基金會之中國醫學委會，看胡頓先生，共進午餐。彼對新生代研究室復興事，抱最大期望，從他之言詞看來，好像繼續補助，是不成問題的。飯後魏對我言，胡頓之所以如此積極，實由中國猿人標本之遺失，胡氏深覺負有道德之責任，故要將功折罪，努力使新生代研究室復活。據說基委會中人，已爲所動，不似從前那樣堅決反對。但說不久要派一考察團到中國調查各方情形，始能最後決定。我也只有姑妄聽之，且看以後效果及進展如何。

這天下午，又到辦事處，會見曾世英、程格、洪諸位，講些關於各人近况。不過過了一會，關於我們回國的事，有了奇蹟而興奮的消息。就是說某公司有船於二十三日，自紐約開上海，可以有兩個空位，問我們是否來得及起身。今天已是二十一，空位只有一天，還是華盛頓生日放假，時間當然匆忙。不過如捨去此機會，則下次船究於何日可起身，大有問題。且由紐約直開，雖繞道巴拿馬，相當之慢，

然可免去橫過大陸，上車下車的麻煩。考慮之後，還是決定搭此船。此時最要緊的爲要向稅務局領出境證。時已四時半，距停止辦公時間，不過半小時。與李先生前去，急切找不到汽車，只有仍坐地下車前去，而到四十二街與五馬路交叉處，因人多與李君走失，他拿的該局地址號數，我一人無法找尋，幾至誤事。後來幾經尋問，始得找到，辦事人多已走，幸尙留一二人，一再通融，始領得此必要之出口證，才回到辦事處，會到他們，一同購物數事，同去吃飯。

這樣提前起身，打亂了我許多原來計劃。原訂下星期四，二十四日，再去博物館，而二十二三均不辦公，所以無法再找博物館中人，只有於二十二日上午，到尼古拉處，找她作別，請她代爲告知博物館同人。她並與我同到博物館，取出我之一些東西，並取了幾本新出版的刊物，即與尼古拉夫婦及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作別回寓。

這一天是星期，各機關關門，所以無地方能去購置東西。許多鋪子也關門，只有少數的上午還開着。隨便購些日用品必需品，也不過是補充的意思。進了鋪子，也不知該買什麼好。再藉這在紐約最後的一天，把紐約再看看。然紐約太大了，可去的地方太多了，竟不知什麼地方去好。這短短的時間，

如何的利用，想來想去，還是在家休息。到了下午，一人往去音樂廳看電影，以消磨這僅有的時間，這就是矛盾。

晚上程曾韓、白諸友均來寓話別，談笑風生。韓白二兄，均爲老紐約，抗戰以前來的，今見我先走，也大有思歸之情。其實樂園雖好，不是久居之地。無論生活上如何舒適，精神是十分痛苦的。何況有時因經濟關係，物質上也是他人舒服，自己未能舒適。這幾天國內消息很好，好像內戰不至於爆發，而有時間可建國。讓我們建設起來一現代化的國家罷！這是我離開美國時，對中國的希望。

第二天早晨，再到城內辦事處，並到船公司，將支票交付，購得船票。計由紐約到上海，共四百元。在辦事處與同人作別。這一回可真走了，不再回來。然他們不說「別矣」，祇說「再見」，還是希望再見的意思。這也未能深究，是真情還是假意，姑妄聽之而已。完事後回寓，收拾行李，共有六件。十二時由旅館起身。上船的碼頭，在布魯克林一邊，相當之遠，汽車幾一小時才到，可以說穿了紐約的一半方過橋到布魯克林。到碼頭，辦出境手續，只填了一張聲明未帶違禁物品的單子，即算完事。我費力氣弄來的出境證，竟未用着，行李當然未檢查。不過在碼頭等了好久，才得上船。四人住一小屋，

除李君與我外，一爲高平君，乃早登計搭此船者。今竟得同行，多一地質朋友，可爲途中增加了熱鬧。一爲一廣東商人，乃由巴西來美，本打算搭飛機回中國，因弄不到飛機，改乘此船回國。四個中國人住一屋，二上鋪，二下鋪，行李上堆，也就顯得相當之擠。

這一次在紐約短短的兩天，一切事都未辦，事實上只有路過，換了一個船而已。而到紐約後，得感冒，喉痛咳嗽，至爲不適。在此情形下，當然無興致。可是因有李高二位，總覺可以少爲安慰，精神少佳。上船以後，開船尙無一定，據船上人云，下午十時以前，不致開出，他們提議，再到街上一行。我雖帶病，但因這是最後的一天，也樂於奉陪。於是同他們出去，先在布魯克林熱鬧地方看看，在幾家鋪子，他們買了許多東西。然後搭車到麻哈特島，先到中國區吃吃飯，以爲船上要吃一月多西餐，所以來過過中國飯的癮，不知此後回國去，吃中國飯的日子還多的很！飯後買了大批橘子，以備船上吃，隨即乘車返船。不料把車錯開到十四街一帶，只得再掉回車來，誤時間不少。下車以後，紙包的橘子，因有潮溼，紙破橘出，三個人想盡方法，才分別拿上，很費力的回到船上。只是靜待開船了，這一天自然還算在紐約。

從英起身時，萬想不到到紐約後，關於換船西行，有如此之順利。今已安然上船，只靜待開船西駛，心中反覺悵然。究不知在船上有多少日子，據公司人云，三十五天準可到上海。但在岸上聽到許多人的消息，都說不一定。因不久以前開出的船，均途中拋錨修理，誤時甚久。然今既上船，一切也顧不了許多。聽天由命，靜待在上海登陸，自己安慰自己，只此而已。

二十一 太平洋之太平洋旅行

船名海貓號，載重只八千噸，爲一小貨船。若與依利沙伯皇后號來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一共載了二十名客人，連船上員工，也有二百多人。此乃一新船，只往夏威夷去過一次，這是第二次航行，也是第一次開往美國以外的海上，可以說是處女航。以八千噸的船，來過巴拿馬，橫穿太平洋，很恐爲風浪所苦。但太平洋是太平的，希望能作一次太平洋旅行。

船由港內開出，自由神又站在那裏歡送我們。慢慢地看不見自由神了，而觸於我們目前的，乃一望無邊的洋。這才是征程的開始，心境泰然。因傷風正重，可藉此休息。以在岸上所購的新聞和書報消遣。因沿海岸行，風平浪靜，有如泛船湖上。據云明日早，抵維爾畿尼亞之紐普特紐斯，尙須停泊。原來所得消息，紐約開後直赴巴拿馬，今又要停泊於中途，看來一月餘到上海，或辦不到。不過今已上船，只得隨他，且可因此多看幾個地方，所以心中並不着急。

船內十分擁擠。我睡的是下鋪，但在艙內整理箱件，一不小心，頭碰了上臥之牆壁，將眼鏡之左邊打破，幾至傷及頭部。我只有這一付眼鏡，近視眼無眼鏡，自然不十分方便。只有希望到紐普特紐斯，可以修理。

船上有旅客二十人，除四中國人外，有到上海的，有到馬尼拉的，也有到中國再轉新加坡的。到上海之人中，有夫婦二人，云應中國之請，到上海主辦電力事業，氣派很大。有一位原在海南島傳教教士，今於戰後要到海南繼續工作。這就是西洋人饒而不捨的精神。他並不想升官，他只願在他本位工作，求其繼續。另外有二女，均是往遠東尋其丈夫的，萬里尋夫，在現在已是很普遍的事。船上因旅客甚少，所以不到一天，均彼此自動介紹而熟悉。

第二天上午八時，船到紐普特紐斯靠岸，但到十一時，才得上岸。往街上一遊此一美東岸名城。我的首要事件，為配眼鏡，找了好久，才得一家，云明日可取。因據船上人云，船於明午才開，所以即為答應。事後在街上散步，並再購了些零碎東西，到三時回船。忽又聽船上人說，船於明早五時即開。這末一來，我的眼鏡，大有問題，乃於晚飯後再上岸，幸眼鏡鋪人特別客氣，少待半小時，即為完成。重

新戴起眼鏡，自爲意外的順利。又到街上一觀美國城市，可以說千篇一律，有人名之曰藥肆的文化，卽到處均有營業業兼及雜貨與零食之鋪。又如電燈輝煌的街市，電影園的衆多，可以說大小城市一樣。但久住固覺其單調，然一個國家，要做到市政整潔，娛樂教育等問題均解決，真非易事，在我國不知尙須若干年。爲消磨時間計，到一電影園看電影。這是在美國最後一次看電影。電影以外，還有跳舞雜耍，也完全美國式的文化，八時許，回船休息。

次日早八時船才開動，但並非開出大洋，而是開到對過之諾爾普克。據云，船在此要裝拒磁性裝備。因在大洋中，尙有許多地雷水雷等未清除，飄浮海上，爲安全計，所有航行的船，全要裝置拒磁設備。經此作用以後，如有水雷一類之物，卽不易觸船身，此爲船在此停泊之大原因。在紐普特紐斯，不過還上了些貨物，均爲紙煙。在此則全作此工作，並未上貨。未作以前，船上盡收旅客之表，放於安全不受磁力影響之地方，以便使表不受影響，我們當然照辦。船在此一直停了一天未動，也不能上岸，只在船上談天散步而已。想寫些東西，也寫不下去，不知爲什麼，心境總是不能舒暢。回想兩年來到處遊歷之生活，自然不無所得，然我個人在科學上的工作，事實上自二十九年離開昆明以後，卽

陷於停頓狀態。往各處跑，不過應差而已。將來工作，不知如何。所謂實驗室者，自離渝以後，等於壽終正寢，將來能否恢復舊觀，亦是問題。近來國家社會的注意力，業已集中於實用方面，不實用的人，自然有他的悲哀。

本說是第二天一早開船，但到了十二點以後，才慢慢的開動，離了碼頭，却在海灣中兜圈子。原來作過拒破工作以後，還要在港內試航，看是否完善。尤其指南針是否有毛病。直到下午三時，才離了海港，開向大洋。

現在真是起身了。次日洋面，稍有風浪。或者風浪並不大，乃是我們的船太小。若是依利沙伯皇后號，恐怕這樣的風浪，也還不覺什麼。但強勉支持，不覺得什麼。惟一事未作，過了一天。在航上經了幾天的休息，和相當好的飯食，身體似已較佳，傷風雖未全好，也輕的多了。屈指船上生活，已過了七天。

船上雖只有二十多個人，到星期還要作禮拜。由往海南島的那位牧師和廚房中一位工人主持。我因在船上無事，也參加，不過歌是唱不出來。由牧師簡單講演，由另一位講述一段聖經的故事。

乍看此事好像很虛浮，其實他們凡事做之有恆，也有好處。至少對一些人，有相當效用的。我國通行之紀念週，也是由此抄襲而來，用心未常不佳，只是作的結果，頗有可議罷了。

三月四日早七時，抵巴拿馬，有人上船看驗護照。九時開行過運河。巴拿馬運河，是南北的。由北向南，過北口，共有四閘。每一閘船開入後，再放水，使船與前一閘相平，再開前閘，船即駛入。後又放水，法如前，蓋將上坡，改爲上水台階。船駛入閘後，開動時由兩旁之機車推拖，名曰電驛。連過四閘以後，即到海中，照前駛行。比及南口，成了下坡，其法與前恰相反。開入一閘，先放水，使與前閘相平，再開入南口，共有三閘，即到與洋面相平之水面。因此手續複雜，到傍晚才到了口外停泊，據說明日始可開行。

巴拿馬運河爲世界近代大工程之一。開當初開時，是由法人主持，而所招工入，均華工。當時衛生設備毫無，在酷熱天氣下，疫癘流行，五千個華工，幾全病死。於是後來關於飲水及防蚊等設備，大爲改良，重新開工，始得完成。今過此巴拿馬運河，尚多有人嘆息，追述往事。這次和我們同船那位廣東人，就是那五千人中之一個。

船停岸時，天色尙早，旅客中多有上岸遊散者。我們本打算也上岸，後來因護照上無巴拿馬之簽證，上岸後須到美國駐防以外之地區，若在上岸上辦臨時手續，則這天恰值巴拿馬有什麼慶典，全體放假，無人主持，所以也只得作罷。入夜看岸上燈火萬點，此有名之巴拿馬運河，只坐船穿過一次，不能上岸一遊，未免遺憾。

巴拿馬爲中美一共和國，執兩洋之樞紐。該國對巴拿馬運河，本已獲有管理權，而自戰事起後，把各重要軍事據點，均以和平方式談判，租與美軍使用。故運河及附近各要塞，無一不在美人控制下。小國在戰中，就是如此，可爲浩嘆。今在岸上，只少數本地人，真有誰家之天下之感。

原說第二天清晨開船，可是到了十時半，才見船離碼頭。初沿海岸駛，後卽向西轉而入太平洋中航行。巴拿馬的天氣，非常熱而悶，不過外有電扇吹汗，內則不時有清涼東西解暑，所以並不覺怎麼樣。巴拿馬和紐約，還是一個時間。但離開之次日，卽改早一小時。自此約每兩日，改早一點，就是距故鄉更近一點鐘。

同船那位廣東人，不會說國語，所以我們雖同住一房，交談的時候很少。偶有事要商，也須用筆

代口，實在感覺到同爲一國人，而不同一語言之苦。他自幼離國，在外當僑工，後來在巴西經商，頗有成績，聞現在有大鋪子好幾處，真是我國華僑在外奮鬪成功的一個模範人物。他能說流利之西班牙語。他因年事稍高，在船中最不活動，稍有風浪，卽臥牀上，甚令人同情。現在回國，就是告老還家休養，不再到南美去了。

船上飯食，一日三次，早八時，午十一時，晚五時，均甚豐富，不過吃飯太早。晚上旅客作各種娛樂，和打撲克下棋之類，直到十二時才止。旅客自己可到廚房冰箱，取各種食品消夜，並有咖啡茶，牛乳等，所以事實上是吃四頓。在船洗澡，也很方便，不過不是盆，而爲沖滌。所用均淡水，並非海水，可見帶的水特別豐富。這是貨船比客船優點之一。

自上船以來，每星期至少有兩次特別演習。一爲救生演習，驚笛一放，人人須穿救生背心，到船面，水手們則將救生船卸下，後又恢復原狀。一爲防火練習，驚號一鳴之後，水龍交作，以水注入船旁。此等事在許多中國人看來，或視爲無事找事。因我國向來主張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過他們一經規定，必須照規矩作，雖船長亦不例外。所以若真遇意外，立能純熟使用，不至忙無所措手足。表面看

去，好像很笨，可是我們歷來就吃了太聰明的虧，所以弄得一切廢弛，無有辦法。

自巴拿馬起程後，一直航行，以火奴魯魯爲次一目的。在西岸任何都市未停，船的行駛力也很好，所以好久以前的憂愁，一掃而光。頭兩天還是熱帶的風光，過了三四天之後，天也稍涼，人也有舒暢之感。每天速度，聞約四百三十英里。改早了五小時，到夏威夷又改了半小時，共改了五小時半，於十六日清晨，安抵夏威夷，也就是有名的珍珠港所在地。

離紐普特紐斯將近二十日，天天在船上，不免討厭。夏威夷居太平洋中心，爲美國一個不動大航空母艦，不能不遊，而且還有送信理髮等事。因此吃了早飯之後，即與諸友上岸。先到市區，一爲遊覽，並找一銀行，兌了些現款。至郵局把在船所寫的那幾封信發出，即到各鋪子一遊，也無特別主要東西可購。後來找一中國飯鋪吃飯，原爲吃一吃好久不吃之中國飯，然所吃的不入味，反被大敲一下竹槓，亦只有忍受。飯後搭公共汽車，到威克海濱一遊，地在此市區近郊，位於海邊，也有游泳場，游泳者甚多，我們只在岸上欣賞，無有下去一試之勇氣。附近商店及娛樂場所甚多，均供旅客遊賞之用。我等既無時間，亦無興趣，只在附近留連片刻，然後仍搭車回市區。在市區再略爲一遊，即行回

船。夏威夷之遊，即忽忽告結束，因聞船當日下午即開駛，事實上不允許我們多留連。在此相知的友人，也無法去訪問。

夏威夷羣島，在太平洋地位上的重要，人人皆知，不用我在此多說。居民除本地人外，以日本人爲最多，在街上到處可以見到。日本人自然多已入美國籍。中國僑民也不少。白人只是少數。在市面上忽忽一遊，很覺東方味之濃厚，好像已到了家門了。可是美國人的前門，已不是夏威夷，而是在琉球島了。

夏威夷是我途中惟一收信的地點，但只收到淑煒一信，別無他件。亦不知國內消息如何在。船上雖有無線電廣播，可是總是很簡單。中國的時局，好像介於和戰之間，還說不上恢復戰前情形，未知近來情況如何。在此情形下，地質如何，個人工作如何，當然小而又小的問題了，爲之慨然。

這隻船之順利，頗出人意料之外。在夏威夷居然停的很暫，於當天下午六時半即開船。還有一個好消息，就是不先往馬尼拉轉香港到上海，而先放上海，再往香港及馬尼拉。據云十二天即可到上海，下一次船再停時，就到了祖國了。旅程至此已過了大半了。

船上的那位牧師，對中國人特別拉攏。他在船上，很吃力的學習中文，並開始讀中國之命運一書。他會說海南島土話。他並未忘了他的任務，送了每人一本中文聖經。他對我們說過他在海南島傳教的經過，及他未來的願望。他還要以此爲他終身的事業。他希望我們能有機會到海南島拜訪他。這些好像都是宗教家的精神。無論宗教是怎樣的神祕，然一信教之人，對於生活嚴肅，有秩序，肯不顧一切的向前苦幹，就做人言，就個人修養言，很覺得有他的優點。

離夏威夷之次日，又改早半小時。此後還是兩日一改時。事實上在船上每兩日過一天二十五小時的日子。自倫敦以來，即改時間。倫敦至紐約相差五小時。至上海相差十六小時，看來好像沾了便宜。過了夏威夷兩天，就過國際線，整個取消一天，三月十九日整個取消，即到了二十日，並莫有沾得便宜。

連日風浪，均甚平靜。可以說自入太平洋而後，根本即無風浪，真是太平洋之太平洋旅行。我在船中，曾一再對他們戲講，太平洋應爲中國湖世界才能太平。乃隱刺太平洋今已變作美國湖。以我國之國勢，及現在政治上之跡象，此不過是一個夢境而已。不過風平浪靜，倒真像一個巨湖。但是也

不可以太樂觀，這偉大的湖，也會怒吼起來。只少一變臉，就受不了。過夏威夷約三五日，即不如以前之平，以後即稍有風浪。飯堂上吃飯的人，已不如平時的踴躍，有者勉強雖也吃得極不自然，誰謂太平洋真太平呢！

據云，二十七日即可以到上海，所以無事即開始整理行李，亦是消磨時間之一法。凡是到上海的客人，因上海日近，均有喜色。二十六日，已駛至日本附近，因船不停於此，故照常行駛。曾駛過幾個小島，也辨不出什麼地方，只是岸上一切清晰可辨。這就是一度危害世界和平的日本國土，今則盟軍登陸，聽人支配，當日之雄，而今安在，誠令人感慨係之。晚上因燈塔不明，船在叢島中，航線不清，未敢開走，只在水面打圈子，至次日始照常開行。據說水中未清除的水雷，以日本附近及由日至上海一帶為最多，所以行船頗有戒心。聞以前不久，真出過一回事。戰爭的淫威，在和平後半年多，尙到處可以感覺到。

遇日本時，又改早一小時，已是十一小時之數。換句話說，已用的是上海時間了。過日本後，風浪已稍平，不久又添上大霧，常鳴汽笛，以示警戒。因一夜未走，又遇着大霧，所以誤了時間，星期三到上

海之計劃，未能實現。到二十八日早，始抵吳淞口。清晨起來，即站立艙面，企望祖國。早見水色已變黃，中國式的帆船，飄泊海面，不可勝數。到八時已見吳淞在望，此地情勢，因我曾到過，尙清晰了解，這就是我抗戰八年，十多年未見的吳淞。二十六年十一月，由北平南行，赴港，在上海並未停。那時上海保衛戰已打得很起勁，方是抗戰的開始。今者暴敵投降，重睹故物，當然有說不出的愉快。不管以後怎樣，這歷史的空前巨章，已寫完了。下一章，已在開始。

計自二月二十三日由紐約上船，連三地停留在內，於三月二十八日到吳淞口，共三十六日。事實上只走了三十天，可算很快，一路順利到此。不久即見一船駛近我們的船，乃爲海關檢查人員，並帶來一美國人，接船上之女客者。他們有辦法，立刻登岸。我等則在船上，要簽入境手續，並無困難，只是說上海碼頭無空，要在此等待，亦說不出確實上岸的日子，未免令人有些招急。到了國土邊上，進不了國土，真是奈何不得，只有等着。

船停泊後，大小帆船羣集船旁，來做生意。他們所帶的爲皮箱，中國式衣服，及中國玩具之類，用以交換船上之紙煙，巧克力，糖餅乾等等。這些當然都是走私的小船。每船上有兜售者，有看攤者，多

船羅列，儼然成一小市場。大船上與交易者，多爲船中職員及水手，旅客中當亦不免。船上有合作社，售品售得甚便易，今以之與小販交換貨物，在他們視爲便宜，而此等小販，亦生財有道，大獲其利，可謂兩得其便。譬如現錢交易，他們以兩元購一條香煙，到市上可賣五六千元，自爲厚利。但船上人之成本，不過幾毛美金而已，亦何樂而不爲，此所以此等生意興隆，無法查禁。

吳淞口外停的船很多，不只我們這一條船。聞有等了十餘日，尙無進口希望者。我們很着急，船主云，可於次日先送我們上岸，行李以後再提。然把行李置在船上，不知何日始可取到，實在不是辦法，未能決定。在此狀況下，在船上呆着無事，看看他們做生意。第二天恰爲母親生辰，原定此日趕回家中之計劃，已成泡影。今於此已到國土邊緣，不能上去，眼望着西陲，百感交集。祖國雖已到，而國內尙不正常，交通未復，如何回去，還有問題。卽由滬到京一小段，亦聽說十分困難。總而言之，美國之方便旅行，卽至此結束，今後正是困難重重之時。旅行且如此，其他亦可想而知。

帶行李上去，船長謂要得海關同意。須等次日來接之船（海關人員同來）來再決定。在船上等，據云十時可來，其結果下午三時半才來。他們還要在船上和船長周旋，方准可帶行李上去。乃決

一同上小船，於四時五十分，始與船上人員及同伴旅客作別，離了海貓號，而上了駁船。雖知此時上岸，並不甚好，因到上海，當已爲夜間，旅館行李，均有問題。然已到此地步，亦顧不了許多，且硬着頭皮上去。船上生活，至此告一結束，而太平洋上之太平旅行，亦成腦海中之陳跡。

二十一 回到勝利後的中國

三月末的天氣，正是春回江南的季節。青草如茵，楊柳初綠。上駁船後，沿黃浦江駛行，看到兩岸的景色，真覺得這是可愛的祖國。沿江兩邊甚至江心，都停着美國的各式船。看此情形，好像到的還不是中國，也難怪新來的船，要在口外久等。

將近七點，才到海關下船。行李當然要經過一番檢查。我所報的單子，填了些維他命藥丸，海關人員，命改填一張略去，云可以不上稅。此乃他們之善意，相對的證明我這人真太老實。此時天已昏黑，無一人來接，旅館未定，不知何處去好。還是海關人員幫忙，叫了一手拖車，將行李裝上，我們三人，跟着沿街找投宿之地。後來在新惠中找得二房，勉強住下。我與高君同一室，他在牀上，我始打開我的新旅行被袋，在地上打地鋪。初回國便嘗這味道。新惠中原為一較好的旅館，今則陳舊不堪，到處污垢，令人難耐。上海的旅館，好的均為美軍所佔。普通旅館，人多房少，而旅館還要做招徠一般野鴛

鴛之生意，根本不喜歡租與旅客，亦爲一因。

總算回到國內了，而現在所住的，已不是租界，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領土，只有以此自慰。計此次出國，在國外共一年十一月又八日。佈置稍定，齊出外吃飯。三人到一寧波飯鋪，隨便一吃。因手中尚無國幣，在飯鋪只好以美金十元付賬，櫃上找零，亦用美鈔，可見上海美鈔之流行。國土固然是中國國土，然看此情形，不能不少打折扣了！

第二天是星期。資委會辦事處，是不能去。乃一人往中國科學社，看是否能找一二熟人。結果不大佳，只與秉農三先生一通話。再打了幾個電報到各方，報告已平安到滬。星期一到資會辦事處，洽商購車票到南京事。知翁詠霓先生方來滬，或可一見。但已定之離滬時期，或不致有影響。因旅館太壞，移到戈登路招待處，雖少清靜，而距市區大遠。在上海除要急於赴家外，亦無何要事。離此多年，也不知有何友人在此，無法找尋。市面上雖去了多次，也覺無東西可買。雖在東方大都市，反覺得更爲寂寞。所感覺到的，第一是物價。洋車隨便一坐，即千餘元，其他東西，當甚可觀。吃一頓普通飯，也須四五千元，比紐約貴一倍多。市上馬路，自收復後，大多改了名稱，新名雖公布，舊名未廢除，尋找太不方

便。馬路均好像敵僞佔領時期，並未維持原有標準。壞者未修，好者變壞，此大都市，既爲我東方大港，且新從外人手中收回，自當用全力維持改良，使成爲一真正之現代化都市。此不但是建國所必作之工作，也有面子問題在內。

赴南京的車票，終於訂好是四月三日夜車。離滬前曾與翁先生一會談，忽忽未論及未來之計劃。到站見滿車站全是人和行李，談不到秩序。以此情形，一個人出門之難，可想而知。像我們這樣，還算是特殊階級，居然弄到車位。勝利半年多了，一切尙如此，真令人爲前途擔心。頭等車上，走道上車前車後，全站的是人。所幸行李已掛牌子，否則還要忙亂。一其在上海住了四天，所感到的，還只是髒亂、貴。要恢復常態，還須要各方大大的努力。

一夜火車，天明後已將到鎮江。從車窗可以看到此久被敵人侵佔的山河。車稍誤點，到八時半始到下關。下車後因要取行李，須稍等。一等就等了一點鐘，還是無辦法。行李車上人，正與某方打架，觀者如觀，我們也不便擠前，只得枯等。直到十一時，才出站。無人來接，幸李慶遠夫人坐資會車接李君，遂乃揩油進城，直到珠江路九四二號地質調查所內。所中只有周柱臣侯洛村等數人，即暫住宿。

舍中。此一別十年之中央地質調查所總所一地，今得再見，自爲欣慰。然看到一切情形，又不禁令人傷心。

中央地質調查所，係二十三年由北平南遷。北平改爲分所。南京地址，有十畝地大，有總辦公廳。大樓二層，爲陳列館。有單獨之圖書館，有燃料研究室，及土壤研究室等，有宿舍，規模雖不及英美之大，然在地質研究方開始之中國，已算很可觀。兩層陳列館，包括地質岩石礦物古生物無脊椎動物古生物脊椎古生物，史前考古等部門。後二部門爲我二十二年，親領技工三三人到南京，將由北平運來標本，自爲整理裝陳者。周口店猿人地點之各完整標本，幾全部運此。其他名貴標本，如蒙陰盤足龍，臨朐之玄武岩蛙，及甘肅之名貴陶器，周口店及各地之重要石器，無不南運，陳列於此。其他部門，亦是把精華運京陳列。所以開幕後不久，參觀者甚多，中外人士，交相稱贊。然而現在如何，這些東西，那裏去了。

中央軍退出，日本人進城以後，當然有一度大紛亂，大屠殺，其詳不得而知。我在所中宿舍所存放之私人東西一箱一被蓋，當然同罹浩劫。聽說秩序稍復後，敵僞以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址，作爲藏

書之用。凡各機關之圖書，悉運至此，成立所謂中國圖書管理委員會。而把中央研究院之地址，作為博物館，將各處之標本，及考古東西全運至此。地質調查所之標本，當然亦運至此。但在未運以前，已損失了多少，無人能知其詳。據傳說云，日本入城時，在此駐紮，將樓上標本，任意擲至地上，自然免不了。一番損失。我到中央研究院看關於地質及古生物等標本，實已所存無幾，而且損壞不堪，標籤凌亂，事實上等於完全毀滅，真令人傷心。

我到時，大樓和西樓原圖書館，全堆放圖書，幾無隙地。各文化機關，組織一清查點委員會，約四五十人工作。凡能認出是某機關之書，即由某機關領回去。然工作進行很慢，不知何日工作始可做完。以東之兩大樓，尚為航會所佔。據云會答應不久可退出交還。各處房屋均破爛，門窗全毀，內部亦多損傷。這些都是人為的。據云接收之時，物不由主，任意侵佔。後來退出時，又任意損毀，其一種無組織無次序之情況，表現無遺。

北碚地質調查所已在預備搬家，大家忙於裝東西，無正當工作。南京又是如此，除宿舍一部分，供來京人員住宿，還稍微個樣之外，實未知幾時，才可恢復舊觀。因此，決定先歸家一視。然歸家交通

亦成問題。坐飛機到重慶，再轉西安，爲一走法。但重慶往西安之飛機票，很不易購得。由徐州轉隴海路西行爲另一走法，但隴海路尙不暢通，由洛陽到陝州一段，還要起早。抗戰勝利後半年多了，交通迄未能恢復，可嘆。

在南京住了十四天，開始過國內的煩悶生活。家中迄無信來，在此又無事，南京只是一個空虛的首都，什麼都沒有。正是春天，春也好像不在南京。每日狂風怒吼，塵沙飛揚，大有北方風味。一天我與洛村同遊玄武湖，看到一些春意，然而我們所希望的南京，實不止此。

政府機關，可以說都搬到南京來了。可是也只是一部分。正如地質調查所一樣。有的機關，家眷來了，無地住，就住在辦公地方，當然辦私，談不到辦公。政治中心，還在重慶。聞有定於五月五日還都之說，照目下交通情形，恐尙有問題，所以一切陷於窒息狀態中。

我於十八日辭南京，到浦口上車。過江，上車，全在萬分紛亂中進行。上車也不一定由入口進站。車站上人之亂，不亞上海。幸上車後，尙可得一臥鋪，已算十分滿足。次早到徐州，因無旅館可住，事前經人介紹，到經濟部接收委員會辦事處，得解決了住的問題。徐州雖在國軍手中，然四圍不遠，全是

解放區往東往北，全不能通。解放區的人，可以武裝到城內遊玩。我歸心似箭，關於一切，除悲觀二字外，也不願多說。在徐州住了一天，等到由上海來的劉步青先生，一行三人，西去有伴，心中大安。次日搭車西行，車票當然是託經濟部友人代購的。自己購，無辦法。白天的車，沿途可以看的很清白，整個的鐵路兩邊，全為壕溝，作防禦用。此大概為敵偽時代，日人用以防游擊隊者，今則用作防共之用，也是幽默。沿途各站，有不少地方，距解放區很近。不過近來好像彼此相安無事，但誰也知道，這樣對峙之局，是不能持久的。

直到開封，火車相當滿意，並未十分誤點。可是從此以後，速度大減，尤以過中牟橋一段，比走路還慢，乃因新經破壞，才改修的。到鄭州已是半夜，下車後除了亂哄哄的人外，看不到一切。只得推行李到一避靜處，推同行某君找旅館。好容易找了一個四人一屋，內除一桌外，無其他東西，當然睡地上。入夜臭蟲出動，不能入睡，又兼天熱，揮汗如雨，行路之難，蓋嘆觀止矣。

次日在鄭州少遊，知今日所過之鄭州，已非昔日之鄭州。車站一帶，已淪為瓦礫。通城的正街，雖尙有不少房子，但也破爛不堪。在此因劉先生等關係，找到幾位在此作運輸生意的同鄉，肯為代購

車票并事事幫忙，減去麻煩不少。在此時期，他們是有辦法的。

由鄭州到洛陽車位，不比以東之好，而擁擠過之人從窗口鑽進鑽出，不以為奇。車頂上也還坐的人，我不知道過山洞時，他們如何忍受。車的速度，比人行的稍快些。聞說前一天東來車在距鄭州不遠某站出軌，後來修復，因此我們在鄭未久等，總算運氣很好。經一天的工夫，才到了洛陽，又是一場紛亂，到處找不到旅館，後來因劉先到過熟識，才向陝籍一商人借一席之地過夜。

從洛陽到陝州，要改乘汽車。因這一段鐵路，當戰事緊張，洛陽退却之時，皆予以澈底之破壞。尤其是觀音堂附近的捌號大橋，一時尚無法修復。由此購西去的汽車票，尚不算難購。前一日雖未登記，卻也上了車。不過人與行李亂堆起來，坐的姿勢一經坐定，即不能更改，好像固定的裝在箱中一樣。沿途灰塵飛揚，因此所謂汽車路也者，也只是舊車路鋪成，既無路基，亦無路面，高低不平，顛簸殊甚。開出洛陽，望見以前建築之兵營，竟成瓦礫。此等摧毀，不一定是軍隊，或由戰事關係，青黃不接之時，百姓們趁火打劫，亦所不免。總之，在非常時期，一切都非正常的。而我們民族破壞性之烈，也實在可怕。午間過觀音堂，車拋錨，勉強前行，又拋錨數次。昏夜抵張矛，只得尋店住下，重過二十年前之豫

西旅行生活。次日早開陝州，幸賴劉君父子之力，得順利購得火車票，上車西行。火車仍開的很慢，有時比人行稍快而已。清晨開車，下午六時，始到潼關。過潼關後，車行較快，八時抵華縣車站。入城先至學校，國楨二子均在，悲喜交集。次日午回家，母親已能步履如恆，甚爲喜慰。骨肉重聚，尤其在勝利以後，自是多年未有之樂。

此次回家，打算盡量多住一些時日。曾以一週時間，往西安探視三四叔等，並訪西安親友。戰後的西安，也是在通貨膨脹和國共邊打邊談中掙扎，談不到繁榮與進步。國家個人都站在十字路口，茫然不知向何方向走，這就是戰後中國的縮影。

我的家還住着軍隊，自雙十二事變後，家中住兵連續不斷，可以說未停。村中共住一連兵，百姓的負擔，與所受的影響，不忍細述。最奇怪的，勝利已半年多了，尙是如此。所以一般人覺得前途無有希望，而陷於悲觀愁悶。後來晉南戰事吃緊，軍隊東開了，人民鬆了一口氣。可是接着來的，又是地方治安問題，好像做一個太平之民，一刻尙談不到。

在家住了三月多，南京必須去。但種種困難，只得留國楨及二子在縣。八月初辭別母親，與國楨

一同到西安，重過旅行生活。自西安搭飛機往南京，楨則獨返華縣。三月多的家中生活，看透了中國農村破產的社會和沒落的家庭生活。人家在進步中，所謂已進入原子能時代，我們尙保留在中古式的生活，不能進步，而自私自利，彼此傾軋，勾心鬪角，在小得不能再小之天地中，過其鬪爭之生活，誠足感嘆。

中國落後，西北更落後。華縣表面上看來，爲陝東文化中心，此不過說說而已，實際更落後。一切在無辦法中，一切一任戰後的反常病態支配着，在如此情況下，我離了華縣，離了西安，又回到南京。而三月不見的南京，也是一切在忙亂中。復員工作，還若斷若續，政治經濟，全無出路。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而內戰打得比以前更爲積極。小局面的地質調查所，當然也是一樣亂忙，無進展。這就是勝利後的中國！

二十三 新眼界與新希望

兩年多的旅行生活，看了不少新東西，擴充了我的新眼界。這新眼界，自美國高度化的工業國，到我們戰後殘破的農村，自未十分受戰事的新大陸，到東西兩大戰場的中心。看過的地方，接觸的人物，也都是極端到極端。從世界頭等學者，到目不識丁的農民。這樣一個新眼界，其所得印象，可想而知。

這一回出去，正值抗戰緊急之時，在如此危難之秋，竟得到一個機會，到各國看與抗戰無直接關係的事物，可以說是國家社會所賜予的殊榮。一切照預定計劃進行，只有南非因種種關係，沒有去成。其他大體上都照所提議者，完滿辦到。不過也不是無有遺憾的，戰爭期間和戰後的蘇俄，實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我竟未能一去。在倫敦時，遇見瓦特生，他新由莫斯科回倫敦，他說最近二十年以內恐怕古生物研究中心，不在英國或歐西，也不在美國，而在蘇俄。他們有極新的材料，豐富的人

力，再加上國家對科學的特別重視，前途自有無限希望，瓦特生慨乎言之，我聽了也感喟久之。一個國家之能強盛，實非偶然，也不單靠飛機大砲，一切都要算在賬上。此外許多小國家沒有去，譬如比利時，瑞典，均有人約我前往，並且可看到平時所不能看的東西。然因交通及其他困難，亦未能實現。

此次出去，所看到的東西，自然以地質爲中心。我決不追隨時尙，把應用拉進去，我還是我那一套。參觀的地方，均爲各地之自然歷史博物館中之地質古生物部門，各大學之地質系，及一些有名的地質調查所。有關的學會，當然也曾參觀。還有與所學相關的科門，如有機會，也盡量的參觀，如動物、地理、人類學等，雖然說是考察，事實上可說是學習。無一地不有許多新材料，無一地不會到所欲見的科學的老前輩，新後進。他們在進步中，在不斷進步中。美國爲天之驕子，未受戰事影響，一切工作如舊，自然無足怪。而英、法、瑞士等地，或曾淪爲戰場，或接近戰區，受到了戰事嚴重影響。但他們的科學工作，還是照常維持。就連德國，其地質古生物之出版品，自到一九四年底，還都照常出版，而完全是戰前水準，並未減少篇幅，改換紙張。什麼應用不能應用的問題，好像也未聽到，至少未成爲不得了的問題。人人在本位工作，人人都是在爲國家社會效力。

中國的一切，與人家是強烈的對照，是兩極端的另一極端。不過這並不是我們灰心的理由，我們即在戰前，本來不如人家，八年的苦戰，大部分地方淪陷，一切機關，過其逃亡的生活，政府忙於應付敵人，對於科學工作，未能做到應做的地步，毋寧謂爲當然。此點在外人看來，也很原諒，且表同情，甚或對我們稍有貢獻，交相稱贊，以爲了不起。其實我們應有自知之明，亦不可以此自炫，而當作更進一步的努力。

回來了！帶了許多新的觀察，新的感想。回來了！回來了！看到我們的一切，尙在內戰中掙扎。回來後如何能貢獻一己之長，繼續努力，卻成萬分渺茫之事。在如此情形下，好像只有失望悲觀，那裏還有新希望，新希望產生在那裏。

我所謂新希望不是別的，就是一種自信。九年以前，空前國難，我們那時政治軍事等情形，那樣的無根基，然尙能支持危局，終於看到敵人的覆敗，得到最後勝利。倘非上下俱有堅強之自信，恐早已精神崩潰，還談什麼抗戰建國。今日無論如何，有此幾瀕於亡而未亡之國家，又有許多真誠愛國與真正想爲國作事的人士，除非自己不幹，如幹，決無不成之理。

用較長的歷史眼光來看中國，中國不是沒有進步，不過比之人家進步得太慢了。本來一個大的國家，又兼種種水準太低，要一蹴而致與人并肩齊驅，幾乎是是不可能的事。能緩緩進步，至少要倒車的速度，不及進步的速度，那就有進步。如能設法去掉一些阻力，少開倒車，當然進步更快更速，以此論中國，中國前途，並非全無希望。我們不能執一些不愉快的事如貪污之類，而論國家的前途。我們也要看見樹葉，也要看到森林，不能光看一面。

大的國家大事不談，今就與個人有關者講，也覺得新希望並不是一個美麗的夢境，而真是希望。今先就博物館講，中央博物館，自戰前即籌備，抗戰中雖歷經艱難困苦，各處飄零，並未停止工作。勝利以後，那未完工的建築，亦於短時期內復工，不久當可照原來計劃成立，而為我國第一個完善之博物館。北平光復後，各陳列亦均迅速恢復工作。四川北碚，在戰事期間，尙能成立相當可觀之陳列館。可見這些一般人視為無關輕重的陳列館事業，還是有進步，工作並未停止，而還有逐漸發展的趨勢。

地質教育，在戰事期間雖未停止，然不及以前，為無可諱言之事實。但隨勝利而來之地質系，則

大爲活躍。不但已有長久歷史的北京大學地質系、清華大學地質系，均努力充實設備與內容，即中山大學地質系，亦力求恢復，尙有西北大學，亦有新增地質系之說。只要有台子，就有戲可唱。相信這些新有的設施，就是新希望的根據。

地質調查所在勝利後也有擴充，北平分所恢復了。台灣又擺上新攤，台子搭的很好。不過都是困於經濟，在通貨膨脹中掙扎。然這不是一個機關，或一部分人的問題，乃是整個國家問題，若是有辦法，都是有辦法。若是無辦法，就是整個的毀滅。不過用歷史的眼光看，似尙可不至於到此一步走不通的路。

私人的組織，自始即在堅苦中奮鬥，中國地質學會，仍照舊推行其會務。新的學會，如土壤學會，也在勝利後露出光芒。由此看來，大家並不灰心，仍是勇往直前。這些都是貪污、紛亂、內爭、農村凋敝、人心破產中的另一面。人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是舊的看法。我們應該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國家就有辦法，有前途，有出路，而這個希望，並不是沒有根據的。

就連脊椎動物化石的研究來說，雖然我們這一羣以環境與事實所限，未能有所表現，然也還

有人予以密切注意與努力。重慶附近歌樂山的骨化石產地，衛聚賢一再表示其關切，想作大規模的採掘。在甘肅科學館的王永燄，於萬分困難中，在武都找見了很豐富的第三紀動物化石羣，採集數次，成績甚著。他還在繼續努力中。

所以我說有一部分有充分的自信心，肯在本位努力工作，就可有很好的成績，前途自有可觀。悲觀，頹喪是沒有用處的。中國在科學上，在事業上，隨處都是新眼界，新天地，正不必光羨慕人家的新眼界，而當開拓我們的前途。所謂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今日中國的多數人，對科學不認識，須要我們絕大的忍耐力，為之啓發，使科學知識普及。少數靠宣傳科學吃飯的人，坐在客廳，看人家工作，自己奴役別人坐享科學的成果，這些都是歷史的殘渣，不久會自進墳墓的。中國今日所需要者，乃成千成萬的努力工作，埋頭苦幹的科學家，別的均不足道。未來的世界，是這一般人的，不是客廳科學家，也不是幾位官僚化的科學家的。我也不是預言家，也不只是期望，而是有許多徵候，表示事實的問題是如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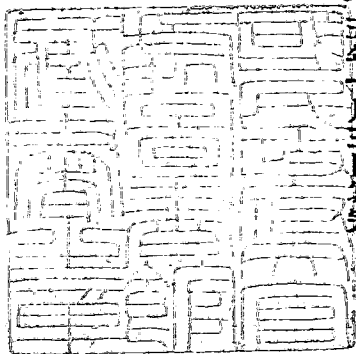
中國依然勝利定了不亡之基。然中國並未翻身，反而有再被壓下去的危險。這自然是危機，然

並不是無有辦法的。能有辦法，不但不至被擠下去，反而可以切實翻身，作一個名實相符的現代化國家。此等責任，即在青年的肩上。

二十六年開始抗戰，我也開始過流浪式的生活，長沙七月，昆明三年，重慶三年，嘗盡了抗戰中的苦況。兩年在外國，也看到了人家的一切，如何一日千里的爭取進步，如何在艱苦中奮鬥。如今回到祖國，又看了勝利後的種種失望，種種醜事。在過去九年中，名義上未離開本位工作，而且隨時還有若干貢獻，但事實上從前的基礎被摧殘了。大部分的時間，消磨於流浪中，旅館中，東西奔跑中，未嘗有可以合用之實驗室，更不能安心下去，作自己應作的工作。九年對一個人人生不是一個短的時期，然而竟這樣的平白的過去了，這是抗戰中的損失。九年的希望，完全在勝利。以後看有無機會，可以重整旗鼓，達到以往的願望。在這種心情下，我寫了這本新眼界。好的新眼界，與壞的新眼界，放在一本冊子中，其中有失望，有悲觀，然而也有樂意，也有新生。雖然所述，大半關於地質及陳列館，乃至個人旅行的瑣事，然而衡以我的「剖面」的本意，也都不是沒有意義的。舉一以概其餘，其餘盡在不言中。請讀者自己去判斷，去領略好了。

自有去國的動機以來，復興關的生活，離國前的回家辭母，三天半的天空飛行，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半固定式的研究生活，各大都市的旅行，太平洋東岸的春天，倫敦的大霧，巴黎的戰後景色，瑞士北部的短期停留，大西洋太平洋的海上生活，吳淞口的傷心，上海的四日，回家的所見所聞，南京的種種，一切一切，全像電影一般的過去了。這些陳跡，只留了十多萬言的一本非正式記錄。好也罷，壞也罷，走筆至此，也就鬆了一口氣。結束了九年的飄泊，重開我未來的天地，開拓未來的新眼界。

三十五年十月三日寫完



Trinidad 春尼達德
 Triton 春洞
 Truman, A. E. 杜魯門
 Tyrrell, G. W. 齊乃爾

U

Upsala 伍補塞拉

V

Viret, J. 維熱
 Victoria Lake 維多利亞湖

W

Wallace, R. C. 瓦來士
 Wallcott, C. D. 瓦爾寇特
 Walton, J. 瓦爾吞
 Wall st. 瓦爾街
 Watson, D. M. S. 瓦特生

Weidenreich, F. 魏敦瑞
 Welles, S. P. 威爾士
 Werner, C. 威爾尼
 Whittington, H. B. 魏庭屯
 Willis, B. 威理士
 Wilson, E. B. 威爾遜
 White, E. J. 懷德
 Whittard, W. E. 魏達德
 Williams 威廉士
 Willleston, S. W. 威理士特
 Wiman, C. 維曼
 Witmore 魏狄摩
 Wood, H. E. 伍德
 Wreight, N. E. 萊德
 Wyoming 威明

Z

Zeuner, F. 曹以乃
 Zuerich 悉內溪

Ontario Lake 翁達內湖
 Ost 歐士特
 Ottawa 吾他哇
 Owen, C. 歐文

P

Parrington, F. R. 巴內吞
 Pasadena 巴沙頂那
 Peabody, G. 皮包德
 Pearson, H. S. 皮爾森
 Peyer, B. 裴意
 Pennsylvania 潘沙凡尼亞
 Philadelphia 斐拉特爾斐亞
 Pittburgh 皮戚堡
 Piveteau, J. 皮夫杜
 Pope, W. J. 頗普
 Princeton 普倫士敦
 Puerto Rico 普托內溝

Q

Queens 坤士

R

Rancho La Brea 藍旗拉布拉
 Read, H. H. 瑞德
 Reinheimer, P. 藍恆木
 Raymond P. E. 雷猛
 Rechev, K. A. 瑞琦
 Reider, H. 來德爾
 Romer, A. S. 羅美爾
 Russell S. 羅素
 Rugby, 魯格比

S

Sadia 塞地亞
 Saltford 鹽津
 San Yuan 三原
 Schaub, S. 蕭布
 Sallisburg, 沙里伯
 Schenk, 沈克
 Schuchert, C. 休啓特
 Schultz, C. B. 壽爾慈
 Sedweck, 賽基威
 Simpson, G. G. 辛博生
 Simpson, J. B. 辛博生
 Smith, S. L. 斯米斯
 Sommerset 桑麥色特
 South Hampton 南漢普頓
 South Kensington 南肯星頓
 Stehlin, H. G. 石泰林
 Sternberg, C. W. 斯坦伯
 Stirton, R. A. 斯梯爾吞
 Stock, C. 斯托克
 Stockbridge 斯托克布拉攏
 St. Louis 聖路易
 Stout, T. 斯導特
 Swan, C. 斯緩
 Swanscombe 斯王氏堪普
 Swinton, W. E. 斯聞屯

T

Teilhard de Chardin, P. 德日進
 Texas 特克薩斯
 Thomas, H. D. 杜馬士
 Tolmachoff, I. P. 他爾馬可夫
 Toronto 托然拖
 Thorpe, J. 樓頓
 Tring 純恩

Hyde Park 海德公園

J

Jepsen, G. L. 簡傑生

K

Kano 堪奴

Kay, I. L. 克依

Karachi 哈拉奇

Keith, S. A. 凱斯

Kellaway, G. A. 克內衛

Kent 肯特

King, W. B. R. 克士

Knight, I. B. 耐特

Knopf, A. 克拉夫

Kuehne, G. A. 孔能

L

Lacroix, A. 拉該

Lahore 拉賀爾

Lamb, G. R. 藍普

Landes, K. 藍德思

Layton, H. E. 賴吞

Leiden 萊登

Laurence 勞然斯

Lincoln C. 林肯城

Llord, R. 勞爾德

Longwell, C. R. 郎克外爾

Los Angeles 洛杉磯

Londerback, G. D. 勞德巴克

Lull, R. S. 魯爾

M

Macgreg, P. O. 馬克隆

Manhattan 麻哈特

Marsh, O. C. 馬適

Massachusetts 麻賽邱色茲

Matthew, W. D. 馬修

McIntoch, W. R. P. 馬肯特

Mendips 門底堡斯

Merriam, J. C. 梅恩木

Miami 邁阿米

Monaco 孟那哥

Montreal 蒙特爾

Morris, F. 毛理士

Muenchen 明興

N

Natal 那他角

New Haven 紐哈芬

New Jersey 紐基爾賽

Newport News 紐普特紐斯

Niagara Fall 耐阿格拉瀑布

Nicholas, 尼古拉斯

Nichols, R. H. 尼古拉

Niggli, P. 尼克里

North Hampton 北漢普頓

O

Oakland 伍克蘭

Oaklay, K. P. 伍克來

Obrutzhev 奧布洛士啓夫

Oberlin 奧布林

Ogden 奧格當因

Olsen, E. C. 伍爾生

Omaha 伍穆哈

Caster, K. E. 賈士德
 Caterini 卡他內尼
 Chaney, R. W. 錢耐
 Cincinnati 澤齊納齊
 Cleveland 克勒維蘭
 Clark, J. 克拉克
 Clark, W. E. 克拉克
 Connecticut 康奈梯寇特
 Colbert, E. H. 寇爾伯
 Colorado 科落內多
 Columbus 哥倫布斯
 Condra, G. E. 康德約
 Cope, E. D. 寇布

D

Denver 頓佛
 De Terra, H. 德特拉
 Detroit 第鐸
 Dimars, R. L. 第穆
 Douglas, J. A. 杜格拉
 Downm 道因
 Dunbar, C. O. 鄧巴
 Dunkle, D. H. 董克

E

Edinger, T. 艾丁格
 Edwards, W. N. 愛德華
 Elias, M. K. 愛理士
 Erie Lake 伊內湖
 Evans, A. 伊凡斯

F

Florida 佛勞內達
 Forth-Cooper, C. 佛士寇普
 Frick, C. 佛內克

G

Gazin, C. L. 蓋屋
 George Town 喬治城
 Gilmore, W. C. 計爾摩
 Gower street. 高爾街
 Glasgow 葛拉斯高
 Glendale 格林達爾
 Gordon, W. T. 高登
 Grabau, A. W. 葛利普
 Granger, W. 谷蘭階
 Gregory, J. T. 葛雷高
 Gregory, W. K. 葛雷高
 Gutenberg, B. 顧屯堡

H

Hall, R. 赫爾
 Hargrave Hotel 哈爾格利夫旅館
 Harrington, G. 韓顏吞
 Heiderberg 海德城
 Heiderberg Mountain 海德山
 Hipbard, C. W. 喜巴德
 Hertwig, R. 黑德維希
 Hobbs 胡布士
 Howell, A. B. 胡外爾
 Holy Wood 荷萊塢
 Holmes 胡姆士
 Hepwood, A. T. 胡步伍
 Horyork 賀爾約克
 Hundson R. 漢德生河

重要人名地名索引

(以不經見者爲限)

A

Accra 阿克拉
Aden 亞丁
Agassiz, L. 阿家色
Albany 阿爾班尼
Albuquerque 阿貝格克
Amherst 阿摩斯特
Andersson, E. M. 安迭生
Ann Arbor 安夏巴
Arambourg, C. 亞讓堡
Arkell, A. J. 亞克爾
Arizona 阿內宋那
Ascension Is. 阿森島
Ashley Hotel 阿西萊旅館
Avinoff, A. 阿維諾夫
Avion Gorge 阿未央峽谷

B

Baltimore 巴爾梯摩
Bailey E.B. 貝勒
Bakesfield 貝克斯非爾特
Bate, D. M. A., 柏梯
Bath 八司

Barbour, E. H. 巴爾博
Barbour, G. B. 巴爾博
Basel 巴塞爾
Belem 貝勒姆
Berkeley 貝克來
Berkey, C. P. 貝爾克
Black, D. 步達生
Blackwelder, E. 布拉克威爾德
Bombay 孟買
Boston 波斯頓
Boule, M. 布爾
Bristol 布內斯特
Breuil, H. 步耶爾
Broad way 百老匯路
Broili, F. 白老利
Brooklyn 布魯克林
Buffalo 佈佛樓
Buffon 佈豐
Burlinton 柏凌屯
Burman, M. B. 布爾曼
Burt, W. H. 布爾特

C

Camp, C. L. 甘頓
Case, E. C. 克斯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初版

新 眼 界 一 冊

◆(2066)◆

定價國幣柒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楊 鍾 健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 版 翻 印 必 有 *

82
969282

12

